



曼殊全集

2

1929



曼殊全集

柳亞子編

曼殊全集

2

1928 7 1 初版
1928 12 1 再版
1929 6 15 三版
6301——9600

每册實價大洋一元

蘇曼殊全集

野殘署尚



曼殊大師僧裝像



曼殊大師中裝像

龍吟集

蘇曼殊全集第二冊目次

嶺海幽光錄.....	一
燕子龕隨筆.....	三三
慘世界.....	六五
娑羅海濱遯跡記.....	二七五

蘇曼殊全集第二冊插圖目次

曼殊大師僧裝像·····	「雜著集」前（目次後）
曼殊大師中裝像·····	同上
師梨像·····	三三
曼殊遺畫一·····	四七
曼殊遺畫二·····	四九
曼殊遺畫三·····	五一
露俄像·····	六五

幽光錄第一頁



吾粵濱海之南，亡國之際，人心尙已；苦節艱貞，發揚馨烈，雄才瑰意，智勇過人。余每於殘籍見之，隨即抄錄。古德幽光，寧容沈晦？奈何今也有志之士，門戶齟齬，狺狺嗷嗷。長婦妊女，皆競侈邪。思之能勿涔涔墮淚哉？船山有言：末俗相率而爲僞者，蓋有習氣而無性氣也。吾亦欲與古人可誦之詩，可讀之書，相爲浹洽而潛遂其氣，自有見其本心之日昧者，是亦可以悔矣。

幽光錄第二頁

僧祖心，博羅人，禮部尙書韓文恪公長子。少爲名諸生，才高氣盛，有康濟天下之志。年二十六，忽棄家爲僧，禪寂於羅浮匡廬者久之。乙酉，至南京，會國再變，親見諸士大夫死事狀，紀爲私史。城邏發焉，被拷治，慘甚。所與遊者忍死不一言。法當誅死，會得減，充戍瀋陽。痛家而哦，或歌或哭，爲詩數十百篇，命曰剩詩。其痛傷人倫之變，感慨家國之亡，至性絕人，有士大夫之所不能及者。讀其詩而種族之愛，油然而生焉。蓋其人雖居世外，而自喪亂以來，每以澳忍苟全，不得死於家國，以見諸公於地下爲憾。而其弟麟，騷，驪以抗節，叔父日欽，從兄

幽光錄第三頁

如瑛，從子子見，子亢以戰敗，寡姊以城陷，妹以救母，驪婦以不食，驪婦以飲刃，皆死。卽僕從婢媵，亦多有視死如歸者。一家忠義，皆有以慰夫師之心。嗟夫！聖人不作，大道失而求諸禪；忠臣孝子無多，大義失而求諸僧；春秋已亡，褒貶失而求諸詩。以禪爲道，道之不幸也；以僧爲忠臣孝子，士大夫之不幸也；以詩爲春秋，史之不幸也。剩詩有曰：

人鬼不容髮

安能復遲遲

努力事前路

勿爲兒女悲

又曰：

地上反淹淹

地下多生氣

嗚呼！亦可以見其志矣！

零丁山人，姓李，名正，字正甫，番禺諸生也。丙戌城破，其父及於難，山人乃髡首自名今日

幽光錄第四頁

僧，遯居零丁之山。遇哀至，放聲曼歌，歌文文山正氣之篇，歌已而哭，哭復歌。四顧無人，輒欲投身大洋以死，與厓門諸忠烈魂同遊。既又自念：吾布衣之士耳，與其死於父，何如生於君？死於父則無子，斯死父矣。生於君則有臣，其尚可以致吾之命，而遂吾之志也乎？於是棄僧服而返。性好獨坐，然亦非習爲禪觀者。一室深閉，人莫知其所爲。竊窺之，每一鬣髮，卽以紙錢包裹，具衣冠上山焚去，哭之嗚咽。試問之。則曰：“吾髮欲還之父母也；全歸之未能，故傷之耳。”酒酣慷慨爲詩，有曰：

身當病後哀歌短

家自亡來骨肉輕

又曰：

多病一身堪久客

故園諸弟尙重圍

又曰：

夜夜哀魂同夢父

年年孤影愧稱兄

幽光錄第五頁

又曰：

當天落日愁無影

到地悲風壯有聲

皆悲酸慘絕，如猿吟鶴唳，不堪入耳。久之，鬱鬱竟以死，年三十七。悲夫正甫！士之不幸，其至此耶？生既無可奮其才，死而忠孝之心又不白，後之人其終以正甫爲何如人耶？其爲桑門也，臣之終，其棄桑門也，子之始。終始之間，嗚呼，難言之矣！正甫一字零丁，零丁亦大洋名。自文文山一至，數百年乃有正甫以哀歌招其魂魄，文山亦幸矣哉！

女以烈見，不幸也；而烈以魂見，使人得傳其名氏，則猶爲大幸。初廣州有周生者，於市買得一衣，丹縠鮮好，置之於床。夜將寢，褰帷忽見少女，驚而問之。女曰：“毋近，我非人也。”生懼趨出。比曉，閭里爭來觀之，聞其聲，若近若遠；久之而

幽光錄第六頁

形漸見，姿容綽約，有陰氣籠之，若在輕塵。謂觀者曰：“妾博羅韓氏處女也，城破，被清兵所執，見犯不從，觸刃而死。衣平日所著，故附而來耳。”屈翁山哀之以辭曰：

彼綃者衣兮 水之不能滯

美人之血紅如茶兮

彼衣者綃兮 火之不能蒸

美人之心皎如雪兮

毋留我綃兮 吾魄與之而東飄兮

毋留我衣兮 吾魄與之而西飛兮

噫嘻烈兮 不自言之而誰之知兮

增城湛翼啣之女，及笄，受聘吳氏子。丙戌，廣州不守，女投井而死。吳生欲迎喪以歸，其親串止之。有李生曰：“凡女子許嫁字而笄之，死則以成

幽光錄第七頁

人之喪禮之；况死於節者乎？”於是吳生迎喪以歸。一夕月明，李見一好女子，身被濕衣，前拜曰：“妾湛氏女也，非君執議，遊魂無依矣。請賦詩志妾之死。”言畢而滅。屈翁山撫琴爲之操曰：

嗚呼嘻 井之陰陰兮

美人以其魂嫁猶不沉兮

匪一日之沉兮

何以得君子百年之心兮

謝君之友兮

以禮而合幽冥之瑟琴兮

甲寅春，廣州有請覘仙者，忽有自署蘇氏者來。問其誰。曰：“妾廣州繡花街人，年十七，嫁汪叔孟季子。庚寅冬，城破，吾父被殺。吾以兒擊清兵破頭額，因磔我而死。”屈翁山爲之歌曰：

幽光錄第八頁

擊奴擊奴

奴雖不死已碎顛

纖纖女手有霹靂

丈夫何必是荆柯

腦血可以濺吾夫

泰山難與秋毫敵

死爲鬼雄隨所擊

林氏者，廣州之河南鄉人。丙戌城破，投珠江而死。番禺羅賓王弔之，有曰：

黃泉隨母逝

抱玉雲飄海

白璧爲夫全

沉珠月在淵

李氏者，番禺三元市人。庚寅，廣州被圍，胡騎抄掠得之，不辱，賦詩十章而縊，有曰：

恨絕當時步不前

雙雙共入桃花水

追隨夫壻越江邊

化作鴛鴦亦是仙

味其辭，其夫必先自沈者。

幽光錄第九頁

丁亥某月，益陽王遇害廣州，妃某氏，色美，清兵欲妻之。妃曰：“王，故夫也，亟具棺衾，得盡一哀，以事新者，當無復恨。”兵出市棺衾，妃陰置小刀數十相衣中，整刃外向，喪服哭泣視含殮，與兵出葬北山。既畢，兵遽前犯妃，妃大罵。兵怒，抱持益急，身數十處觸刃，血漉漉仆地。妃乃反刃自殺。屈翁山爲歌云：

爲我殮王	送之 <u>北邙</u>
逝將從汝	不惜新喪
王魄已歸土	同穴終何補
利刃懷滿身	欲切奴爲脯
奴血何淋漓	痛楚莫予侮
自剄以報王	黃泉相鼓舞

幽光錄第十頁

王桂卿，廣州人，爲張參將之妾。丙戌，年始二十。清兵至，拜辭其夫，彈琵琶一曲，自經死。鄭湛若弔之，有曰：

墮樓未散香烟夢

披髮猶存石鼓歌

雁柱只今餘玳甲

爲憐落木晚風多

張家玉，號芷園，東莞人。中崇禎癸未科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甲申，闖賊破京師，家玉抵書罵賊。賊縛之，使兩武士夾之，問以故。家玉年少貌秀拔，聲巨詞辨。賊歎曰：“吾殺此曹多矣，臨死嘶戰，不能作一語；未有若此人者。”竟釋不殺。家玉慮不得脫，乃僞爲文譽賊，乘間南走金陵。會柄國者方借周鐘等案，以傾東林諸君子；而家玉與周鐘同館，又出周文忠公鳳翔之門，益惡之，竟羅織削籍。居錢塘，與總兵鄭鴻逵，副使蘇觀生等，同護唐王至

幽光錄第十一頁

閩；閩人立之，遂相蘇觀生，以家玉爲侍講，尋兼兵科，參永勝伯鄭彩軍駐邵武。家玉先驅抵廣信，戰許灣，頗捷，遂解福州之圍。丙戌正月，被圍於新城，力戰得出，加僉都御史，開府廣信。與鄭彩議不合，自請回粵招募。八月，至鎮平，諭山賊黃海如等，降其衆數萬。簡精銳萬人，爲武興營，餘散遣之。會清軍至赤山坂；聞上杭敗信，兵心已解，兼餉盡，潰歸東莞，居大父喪。蘇觀生立唐王弟聿錡於廣州，以兵部侍郎召，家玉辭不拜。十二月，廣州破，巡撫修養甲素聞家玉名，遣副使張元琳卽家召之。家玉衣冠出見，責張元琳以大義。張元琳亦癸未榜，與家玉同爲庶吉士者也，歸報修養甲，復飛書諭之。家玉答書有曰：“孔門高弟，太祖孤臣，如玉其人，安可以不賢之招招之乎？生殺榮辱，惟公命。”家玉旣義不肯屈，其師林洵復贊其起兵。會舊蕉到澹二鄉以被掠

幽光錄第十二頁

與官兵相攻擊，殺數百人。家玉與何不凡，莫子元等約，以大舟來迎。家玉出舊賜幢蓋麾葆，鼓吹登舟，襲東莞城；入之，執其新令，籍降紳李覺斯等家以犒士。騰檄遠近，所在嘯聚以應，時丁亥三月十四日也。十七日，清軍至，大戰於萬家租，遂陷東莞，家玉走到澹。清總兵李成棟攻到澹三日，破而屠之，家玉祖母陳氏，母黎氏，妹石寶，俱赴水死。妻彭氏被執不屈，斷股而死。家玉走西鄉，大豪陳文豹聚兵二千人保境，奉家玉進克新安縣，殺千餘人。四月十日，清軍攻西鄉，不克。家玉遣兵襲東莞，戰於赤岡。五月，復自率兵攻東莞，不克，卻歸西鄉。李成棟大軍至，攻圍數日，互有殺傷。已而舟師敗，家玉走，夜經萬家租，視其家廟已燬，祖墓發掘，張氏族屠戮殆盡，拜哭而去。張氏爲唐殿中監張九皋之後，宋末遷居東莞，地倚大江面四百三十二峯；先輩謂必

幽光錄第十三頁

生大忠孝人，主持名教者，十七傳而生家玉。同邑李覺斯以家玉籍其家，恨之刺骨，倡爲厭勝之說，燬廟發塚，且踪跡張氏族屬，輒指而戮之，幾無噍類焉。西鄉亦隨破，陳文豹等俱見殺。家玉至鐵岡，得姚金之，陳穀子等衆各千人，遂走十五嶺，復得羅同天，劉龍，李啓新等衆三千人。先是家玉遣兵攻龍門縣，克之。至是入龍門，進攻博羅，亦克之，並克連平長寧兩城，復振。攻惠州，三日不克，克歸善縣，還屯博羅。官軍攻之，家玉走歸龍門，募兵，旬日間得萬餘人。家玉幼好擊劍任俠，多結山澤之豪，故所至翕然，蹶而復起。至是分其衆，列龍虎犀象四營，進攻增城，入之。十月，李成棟至增城，馬步萬餘。家玉分兵爲三，倚深溪高崖以自固，大戰十日，力盡而敗。李成棟圍之數重，諸將請血戰潰圍出。家玉曰：“矢盡礮烈，欲戰無具，將傷卒死，欲戰無人，

幽光錄第十四頁

天明俱受縛矣。大丈夫立天常，犯大難，事至已壞，烏用徘徊不決，以頸血濺敵手哉？”因起徧拜諸將，自投野塘中以死；懷銀章一，篆曰‘正大光明’，閩賜也。時年三十有三。清軍得其屍，集諸紳殮視之，李覺斯再拜賀曰：“是已。某知其一齒缺，以銀鑲之，髮長可二尺三寸，今果然，死無疑矣。”蓋以為快云。然家玉父兆龍，弟家珍仍為人所匿，覺斯不得踪跡也。明年，以思恩侯陳邦傳，給事中李珍請，諡曰文烈。父封增城侯，少保大學士，如家玉官。家珍廕錦衣僉事。其先後從家玉而死者，為師林洵，從弟有光，有恆，及鄧棟材，韓如琰，楊光遠等數十人。粵中人又言：家玉常乘一黃馬，神駿趨捷，每臨陣，風沙慘淡，作勢怒鳴，以鼓士氣。及家玉死，馬亦自擲死谿水側云。

幽光錄第十五頁

陳邦彥，字岩野，順德人。乙酉間，以諸生走金陵，上政要三十二策，權奸沮不用。唐王得其策，讀而偉之。至閩，卽家授監紀推官，而邦彥已登是科賢書；以蘇觀生薦，改兵部職方司主事，監廣西狼兵。至嶺，聞變，勸蘇觀生東保惠潮，不聽。會丁魁楚等已立永明王於肇慶；蘇觀生前與丁魁楚不睦，撤兵回至韶，使邦彥赴肇稱賀，且覘動靜也。丁魁楚聞蘇觀生兵回，恐見逼，挾王西走梧州。邦彥至梧，太妃垂簾南面坐，永明王西向坐，丁魁楚侍；勞苦邦彥，卽改授兵科給事中，令回慰蘇觀生，召之入輔。迨邦彥東歸，而蘇觀生已迎立唐王弟聿錡於廣州；邦彥不敢入，貽書蘇觀生報命，且勸其與丁魁楚并力，勿國中自鬪，貽漁人利也，蘇觀生不能從，竟搆兵於三水縣。初戰，廣兵敗；再戰大同嶠，廣兵以海舟詐降，肇兵敗，邦彥遂去隱高明山中。未幾，清總

幽光錄第十六頁

兵李成棟破廣州，唐王弟聿鏞，蘇觀生皆死。先是，總督萬元吉使族人萬年募兵於粵，得余龍等千餘人，未行而贛州破；余龍等無所歸，聚甘竹灘爲盜，殘兵依附者至二萬餘人。肇慶總督朱治憫使監軍鄧研聰招之。既至，與督標兵不和，譁而歸，鄧研聰與萬年俱死於亂。李成棟既陷廣州，丁亥春，進攻肇梧，俱克之，走朱治憫，殺丁魁楚，前驅至平樂府。邦彥聞之，扁舟入甘竹灘，說余龍乘虛攻廣州，余龍許之。邦彥亦於高明山起兵，與余龍由海道入珠江，會城空虛；清巡撫佟養甲飛騎走桂林，召李成棟回，揚言便道徑取甘竹灘，余龍等家屬所在，遂退回。于是陳子壯起九江，張家玉起東莞，霍師連等起花山，皆圍聚徒衆，與邦彥相應。邦彥寄張家玉書云：“成不成，天也。敵不敵，勢也。方今王師風鶴，桂林累卵，得牽制毋西，潯平之間，庶可完葺。是我致力於此，而

幽光錄第十七頁

收功於彼也。”張家玉然之。邦彥復遣其門人馬應房與余龍攻順德，復之。李成棟至順德，余龍戰敗，馬應房被執，不屈，赴水死。馬應房卽前鶴慶守馬義祥子也。四月，余龍再戰於黃連江，亦敗死。邦彥乃棄高明，收餘衆數千人，別徇江門，下之。前者攻廣州，佟養甲得降人，知其謀出於邦彥，訪求其家所在，急捕之，獲其妾何氏，並子陳和尹，陳虞尹於肇慶，厚待之，爲書以招邦彥。邦彥不復書，但判其楮尾曰：“妾辱之，子殺之，身爲死臣，義不私妻子也。”佟養甲壯其爲人，仍善養其妾與二子。後郡紳李星一，舉人杜璜，以兵攻肇慶，始殺之。杜璜等戰不勝，亦死。七月，與陳子壯密約圍廣州。陳子壯先至，謀洩，內應者遇害，陳子壯欲引去；適邦彥兵至，因謂陳子壯曰：“李成棟方攻張侍郎家玉於新安，聞省警，必乘舟急還。邦彥伏禺珠洲側，伺其

幽光錄第十八頁

至，以小舟從蘆葦中衝之。公以大艦遮其西，使不得去，克城在此舉矣。望青旗而朱旂者，吾師也。”計定，李成棟果以戰艦數百，過禺珠洲，勢甚盛。邦彥小船少衝之，頗焚其數舟。李成棟引而西，邦彥尾之。會暮夜，陳子壯不能辨旗色，疑皆敵舟也。陣動，李成棟順風追之，遂大敗。邦彥欲歸攻城，城中已有備，乃疾引兵攻下三水，據胥江，與霍師連會。前湖南黃公輔，御史連成璧等，亦攻下新會新寧。八月，清遠指揮白常燦，殺清知縣何甲，以迎邦彥；因橫江樹柵，絕嶺東餉道。李成棟還師擊清遠，霍師連以舟師遏李成棟，李成棟縱火燒師連舟，兵亂，破柵而入，霍師連戰死，邦彥，白常燦與太學生朱學熙嬰城守。時民兵起者數千家，惟邦彥一軍最強，常分出以救民兵之敗者。至是精銳盡喪，外無救者。踰日城陷，白常燦死，邦彥猶率數十人操兵戰，肩受三刃不

幽光錄第十九頁

死，走朱氏園。朱學熙已自縊堂中，邦彥哭拜畢，索筆題其壁曰：

無拳無勇

何餉何兵

聯絡山海

喋血會城

天命不祐

禍患是撓

千秋而下

鑒此孤貞

遂被執，總督修養甲使醫來視創，邦彥却之，餽食亦不食。在獄五日，惟慷慨賦咏，或投以紙，輒隨而滿。所傳有：

大造兮多艱

時哉不我與

我后兮何之

我躬兮良苦

之句。九月二十八日被磔死。監視者視其肝，肝忽躍起，擊監者面，遂驚悸，數日而死。邦彥既敗，張家玉，陳子壯亦隨沒。逾年，得贈兵部侍郎。子陳恭尹，能以詩文世其業。李元蔭者，榆林人，本姓賈，

幽光錄第二十頁

爲李成棟養子，因冒姓李。成棟少時，從高傑爲羣盜，以勇決聞。及高傑封興平伯，成棟掛鎮徐將軍印，守徐州。高傑爲許定國所殺，成棟以徐州降。會故趙王由棟與黃蜚起太湖，成棟擒黃蜚，走趙王，授松江總兵。從定八閩，由漳州與巡撫佟養甲入惠潮，破廣州，執唐王與周，益，遼諸王，俱殺之，蘇觀生自縊，時丙戌十二月望日也。明年丁亥正月，成棟分兵取南韶，克肇慶。遣裨將楊大甫，張月取高廉雷三府，閻可義渡海取瓊州，自率兵向廣西，下梧州，攻平樂，先驅及桂林。會粵東義師競起，會城被圍，佟養甲遣人告急。成棟遂東回，往返攻擊，自春徂秋，始獲定；而西省之平梧以及海北高雷廉等城，俱復失，屢被責問。明年戊子春，江西金聲桓，王德仁反，密書約成棟；時佟養甲已授兩廣總督，成棟雖晉秩，例當受總督節制，自恃功高，恥爲之下。王德仁

幽光錄第二十一頁

園贛州急，修養甲趣成棟赴援。成棟與署布政使袁彭年等密議於三層樓，既定，語修養甲曰：“今出城數十步皆敵，安能遠行？計惟急改名號，以安人心耳。”修養甲愕然，莫可誰何。成棟遂反正，遣使赴南寧，一時喜出望外；封成棟爲惠國公，晉修養甲爲尚書襄平伯。修養甲懼禍及，盡以所部授成棟。六月，成棟使其將羅成耀以黃金千兩，白金十萬，及綵紵舟楫，迎永明王於南寧；至肇慶，拜成棟翊明大將軍，以其子元蔭爲錦衣都指揮，掌絲綸房事，擢袁彭年爲左都御史。先是廣東都司馬吉翔爲錦衣，從永明王入武岡，因內閣員缺，得與票擬，圖富貴者爭趨之。其在南寧，陳邦傳駐兵潯江，上下倚以爲重。因以其子陳曾禹爲錦衣，比馬吉翔；而陳邦傳亦以復欽廉功，加封思恩侯矣。至是成棟封公，陳邦傳意不滿，乃亦晉陳邦傳爲慶國公，並封其中軍胡執恭爲武

幽光錄第二十二頁

康伯。成棟聞之，亦爲其下杜永和，閻可義，郝尙久，羅成耀，黃應杰，楊大福，張道瀛等七人請封，皆得伯爵；而元蔭亦得錦衣侍衛。元蔭修整大雅，喜與士大夫交。袁彭年素負時望，掌臺綱；於是劉湘客，丁時魁，金堡，蒙正發等，皆與之善，持論侃侃，專以尊主權，別流品，斥倖授爲事，遠近悉望而畏之，因有五虎之目。五虎者：袁虎頭，劉虎皮，丁虎爪，金虎牙，蒙虎矢也。冬十月，成棟攻贛州不克。時清兵已至南昌，金聲桓召王德仁還救，贛州守禦已固。成棟至，總兵高進庫擊敗之，退避南康縣。十一月，佟養甲間使以聞，殺之。己丑正月，南昌破，金聲桓，王德仁俱死。二月，成棟兵敗於信豐，自斷後，披甲渡河，馬蹶，沉水死。贈寧夏王，諡武烈。五月，以杜永和爲總督，守廣州；閻可義守南韶，未幾死，以羅成耀代之；加元蔭車騎將軍，封南

幽光錄第二十三頁

陽伯，領兵宿衛。六月，楊大福爲亂於梧州，元蔭召至，縊殺之。庚寅正月朔，清平南王尙可喜，嗣靖南王耿繼茂等至南雄，羅成耀自韶州潰歸。十四日，韶州破，永明王西走梧州，留元蔭與馬吉翔等守肇慶。羅成耀走高州爲亂，元蔭以計殺之，人情恃以少安。初成棟父子方寵，陳邦傳居西，屢爲金堡等所排，積怨刺骨。會其下徐彪亦叛之，忠貞營李赤心等，又自湖南潰入粵，散處賓橫之間，陳邦傳不能制，威望日損。東事急，召之赴援，非其意也，願欲藉以洩前憤。將至梧，羣情洶洶。適西撫缺，衆議推劉湘客；兵部侍郎程源論其比黨，金堡等四人皆杖戍，惟袁彭年先以憂去，得免焉。陳邦傳抵三水，竟觀望不敢進。清兵薄會城，杜永和等與元蔭弟李建捷力戰禦之。杜永和等進爲侯，李建捷封安肅伯。廣州城三面臨水，成棟在時，復命築兩翼傅於江外，爲砲臺，水

幽光錄第二十四頁

遠之。地險守固，攻圍十閱月，不能破。偏將范承恩謀內應，決砲臺之水，清兵藉薪徑渡，遂得砲，返以內攻。十二月二日，城破，屠之。范承恩降，杜永和等由海道奔瓊州，元蔭弟李建捷奪圍至肇慶。陳邦傳等師俱潰於三水。隨聞桂林亦破，梧州君臣夜走，陳邦傳兵邀劫各官於藤江。明年春，元蔭在肇慶，其下亦多謀爲變者；不得已，與弟李建捷俱奔南寧，伏地痛哭，哀動左右。會孫可望遣賀九義等將兵至，殺內閣嚴起恆等。元蔭忿甚，請出靈山，收高雷之兵，迎王入海。至欽州之防城，爲士兵王勝堂所執，送靖南王，不屈，左右挺下。元蔭笑曰：“鼎鑊不懼，何有於挺？”又令作書招杜永和。元蔭笑曰：“杜將軍繕兵窮海，差有丈夫氣，乃招之耶？”王義之，使其故人往說之曰：“將軍昔未受國恩耶？”元蔭大慟曰：“某昔不過帥府一親人耳，今

幽光錄第二十五頁

爵通侯，司禁旅，狼狽被擒，計惟一死報國；豫讓不言之在前乎？吾父俟於九泉久矣。”故人曰：“李果將軍父耶？”元蔭曰：“岐陽，黔國，俱以養子自奮。子毋多言。”遂與弟李建捷，及前鋒將李用朝俱被害，投屍海中。明年壬辰，瓊州破，杜永和等俱降。

陳子壯，南海人，年二十二，登萬曆己未科一甲第三名進士，授翰林院編修。天啓中，魏璫執柄，子壯父陳熙昌以給諫疏璫罪，廷杖謫戍。子壯亦以天啓甲子浙江鄉試錄誹謗黜。崇禎初起用，累官至禮部侍郎，糾唐藩不法。時議以宗室授文武官，又力言不可，忤旨下獄。尋遣戍。乙酉，起江南禮部尚書，復忤時相馬士英，罷歸。江南破，桂恭王方避亂寓梧州，子壯發檄遠近，言桂王神宗子，光宗弟，宜

幽光錄第二十六頁

立。時唐王已立於閩，廣督丁魁楚以子壯人望也，集多官議之。子壯持前議益堅，海道湯來賀讓子壯曰：“如公議，閩立一君，粵復立一君，內自爲敵；蚌鷸卽無死，誰爲之漁人者？”議遂寢。後丁魁楚以擒靖江王功，封平粵伯。湯來賀進江閩總督。以人望，亦召子壯入閩，辭不行。丙戌冬，桂王子由榔監國，子壯以前議，卽其家拜大學士太子太保，兼兵部尙書，節制江廣閩楚軍務。會唐王弟聿錡至廣州自立，子壯未果行。十二月，清兵克廣州，唐王死。明年春，大兵出廣西，前兵部侍郎張家玉，兵科給事中陳邦彥，及新會王興，高涼崔良楨，潮陽賴其肖等，前後聚衆，攻克各州縣。夏六月，子壯起於南海之九江邨，與陳邦彥約攻會城。提督李成棟方東擊張家玉，會城空虛，故指揮楊可觀，楊景暉，及子壯壻前知州梁若衡等，結花山降盜三千人，謀陰召子壯，

幽光錄第二十七頁

期以七月七日兵至，內外舉火應。子壯喜甚，先二日，率水軍薄城。諜者入郭被執，事露，楊可觀等皆死。子壯兵駐五羊驛，李已破張家玉兵於新安，趨歸擊敗之。子壯奔還九江邨。前御史麥而炫破高明，迎子壯入居之。十一月，李成棟入高明，子壯，麥而炫與前知縣朱實蓮俱被執。總督佟養甲寘於館，厚享之。獄具，以犯旗示子壯曰：“不處公極刑，則威不立。”遂衣以赭袴，舁之遊城內外遍，更集諸降紳，燕飲聚觀，有奮足踢子壯面大唾罵者。臨刑，舉酒屬諸紳曰：“畏否？”諸人以頭搶地曰：“敢不畏？”左右皆掩口笑。子壯身被數十刀，呼太祖高皇帝，烈皇帝不絕口，與麥而炫等同日死於市。子陳上圖，亦在獲，以家僮伯卿請寸斬以贖主人之孤，得免死。戊子春，李成棟叛，子壯弟給事陳子升上書請卹，得贈番禺侯，諡文忠；子上圖，廢錦衣衛指揮

使。

明亡，屈大鈞遜跡爲僧，薙其髮，埋之羅浮黃龍洞中，並爲藏髮塚銘云：翁山屈子，藏髮於茲。四百山君，長呵護之。又有禿頌一篇，文云：吾友超然張子，行年三十，而禿如薙，感而作頌。余與張子生逢斯世，有髮而不能保，月一薙之；無使其短而種種，長而披披，故張子以其禿爲幸而頌之。嗟夫！禿也而猶可頌，然則余未嘗禿也，乃余之不幸矣；而亦爲禿頌者何居？蓋亦頌張子之禿也云爾。頌曰：髮吾外物，生之何爲？非馬何鬣？非牛何鬣？生而乃禿，遺體非虧。行父誰噉？巨君誰嘗？毀傷之罪，我今復罹，剝膚之痛，人皆患之。羨子之禿，不見刀錐，無煩髻結，不用辮垂。不毛之首，有如鼓槌。石亦有鬣，苔亦有衣，何子磽确，勾萌不滋？黑

幽光錄第二十九頁

之與白，不見毫絲，摩頂滑滑，似沐膏脂。勝於生鬚，白屑生皮，所少屋幘，覆此藟藟。受之父母，未損毫釐。根本在肉，且勿生莖。留須異日，以襯冠綬。方春而茁，方冬而萎，吾髮卓爾，與時盛衰。

庚寅冬，廣州城破，天濠街有婦襁負嬰兒，以長繩繫腰，接於樹身，赴池而死。事定，引繩出之，色如生。屈翁山爲之歌曰：

妾身不隨波

豈必長繩繫

所慮黃口兒

一去無根蒂

聶娘，增城人，崇禎庚午，清兵於增江口掠得之，戲謂其眉未婉。聶娘從容語曰：“女醮始掃眉。若欲婉，請假我刀。”刀得而刎。黎美周作聶娘婉眉歌，有云：

幽光錄第三十頁

丈夫髭髯媿如此

半尺垂虬掀不起

紫石稜稜婉婉爾

翠蛾如鐵真男子

又云：

人生安能知死期

沙場血戰吾當爲

借娘眉鋒不斬賊

先斬偷生巾幗兒

麥氏，香山小欖鄉人，諸生黃肇揚之妻。癸己冬，被掠，憤罵赴水，兵捉其髮，繫船間。麥氏乘間斷髮，又赴水。既沒，復湧出，作憤罵狀，如是者三。清兵競射之，乃沒。屈翁山吊之云：

入水不肯沉

罵奴猶未畢

身輕乘文魚

三躍江中出

佳人一赫怒

波濤爲羨溢

髑箭雖紛紛

難損芝蘭質

去爲湘妃姊

魂烈知無匹

幽光錄第三十一頁

嶺海幽光錄，在曼殊生前，曾登載在一九〇八年四月日本東京出版的民報第二十號上，係未完之稿，署名南國行人。據飛錫潮音跋，知爲曼殊的作品。一九二七年四月柳無忌輯入曼殊逸著兩種，現根據輯錄。一九二七年五月編者記。

隨筆第一頁

英人詩句，以師梨最奇詭而兼流麗。嘗譯其含羞草一篇，峻潔無倫，其詩格蓋合中土義山，長吉而鎔冶之者。曩者英吉利蓮華女士以師梨詩選媵英領事佛萊蔗于海上，佛子持貺蔡八，蔡八移贈于余。太炎居士書其端曰：“師梨所作詩，于西方最爲妍麗，猶此土有義山也。其贈者亦女子，展轉移被，爲曼殊闍黎所得。或因是懸想提維，與佛弟難陀同轍于曼殊爲禍爲福，未可知也。”

作寒山圖，錄寒山詩曰：

閑步訪高僧

煙山萬萬層

隨筆第二頁

師親指歸路

月挂一輪燈

廢寺無僧，時聽墮葉，參以寒蟲斷續之聲。乃憶十四歲時，奉母村居，隔鄰有女郎手書丹霞詩箋，以紅線繫蜻蜓背上，使徐徐飛入余窗，意似憐其踴躍也者。詩曰：

青陽啓佳時

白日麗陽谷

新碧映郊垌

芳蕤綴林木

輕露養篁筳

和風送芬馥

密葉結重陰

繁華繞四屋

萬彙皆專與

嗟我守甕獨

故居久不歸

庭草爲誰綠

覽物歎離羣

何以慰心曲

斯人和婉有儀，余曾于月下一握其手。

隨筆第三頁

世說：南陽宗世林與曹操同時，而薄其爲人，不與之交。及操作司空，總朝政，從容問宗曰：“可以交未？”答曰：“松柏之志猶存。”香山句云：“乃知擇交難，須有知人明。莫將山上松，結託水上萍。”

譚嗣同寥天一閣文，奇峭幽潔。古意兩章，有絃外音，曰：

鱗鱗日照鴛鴦瓦

姑射仙人住其下

素手閑調雁柱箏

花雨空向湘絃灑

六幅秋江曳畫繒

珠簾垂地暗香凝

春風不動鞦韆索

獨上紅樓第一層

嘗聞仁山老居士言：“嗣同頂甚熱，嚴冬亦不冠云。”

隨筆第四頁

寄劉三白門二絕句：

玉砌孤行夜有聲 美人淚眼尙分明
莫愁此夕情何限 指點荒煙鎖石城

生天成佛我何能 幽夢無憑恨不勝
多謝劉三問消息 尙留徵命作詩僧

“山齋飯罷渾無事，滿鉢擎來盡落花。”此境不足爲外人道矣。

余年十七，住虎山法雲寺。小樓三楹，朝雲推窗，暮雨捲簾，有泉，有茶，有筍，有芋。師傅居羊城，頻遣師兄饋余糖果糕餅甚豐。囑余端居靜攝，毋事參方。後辭師東行，五載，師傅圓寂，師兄不審行

隨筆第五頁

脚何方，剩餘東飄西蕩，忽忽八年矣。偶與燕君言之，不覺淚下。

豔女皆妒色

靜女獨檢蹤

任禮恥任妝

嫁德不嫁容

君子易求聘

小人難自從

此志誰與諒

琴絃幽韻重

此孟郊靜女吟也。今也吾國長婦妬女，皆競侈邪，又奚望其有反樸還淳之日哉。

昔人賣子句云：

生汝如雛鳳

年荒值幾錢

此行須珍重

不比阿娘邊

又女致母詩云：

挑燈含淚疊雲箋

萬里緘封寄可憐

隨筆第六頁

爲問生身親阿母

賣兒還剩幾多錢

二詩音節哀亮，不忍卒讀。昔陶淵明遣一僕與其子，兼作書誡其子曰：“此亦人子，須善遇之。”所謂‘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也。記朱九江先生絕句云：

新茶煮就手親擎

小婢酣眠未忍驚

記否去年扶病夜

淚痕和藥可憐生

風致灑然。

明末有童謠曰：“職方賤如狗，都督滿街走。”不圖今日滬上所見，亦復如是。

兵所以衛民，於此土反爲民害，真不祥之物也。力田今樂府有梳篦謠曰：

東家抱兒竄

西家挈婦奔

隨筆第七頁

賊來猶可活

况聞府帖下

此物貪且殘

掠人持作羹

莫言少爲貴

無功害尙小

問誰作俑者

蕭條夔子國

賊如梳

攏獮來

保寧賊未除

買馬須快劍須利

讀之令人扼腕撫膺。

兵來愁殺人

大調土司兵

千里無居民

析屋持作薪

國威嘗見輕

有功憂更深

必有林中丞

城郭爲荆榛

兵如篲

更如剃

霸州賊又熾

從今作賊無反計

十二月望日行抵摩梨山，古寺黃梅，歲云暮

隨筆第八頁

矣。翌晨遇智周禪師於竈下，相對無言，但笑耳。師與余同受海雲大戒，工近體，俱幽憶怨斷之音。寺壁有迦留陀夷尊者畫相，是章侯真跡。

張娟娟偶於席上書絕句云：

維摩居士太昌狂

天女何來散妙香

自笑禪心如枯木

花枝相伴也無妨

娟娟語余：“是敬安和尚作。”余曰：“和尚一時興致之語，非學吞針羅什。”敬安和尚即寄禪，有八指頭陀集。

黃仲則“如此星辰非昨夜，爲誰風露立中宵？”是想少情多人語。

泰西學子言：“西人以智性識物，東人以感情

隨筆第九頁

悟物。”

山寺中北風甚烈，讀放翁集，淚痕滿紙，令人心惻。最愛其：

衣上征塵雜酒痕

遠遊無處不銷魂

此身合是詩人未

細雨騎驢入劍門

一絕。嘗作劍門圖懸壁間，翌日被香客竊去。

十一月十七日病臥祇桓精舍，仁山老檀越爲余言秦淮馬湘蘭證果事甚詳。近人但優作裙帶中語，而不知彼姝生天成佛也。

南雷有言：“人而不甘寂寞，何事不可爲？”

‘籠雞有食湯刀近，野鶴無糧天地寬’二語，特爲今之名士痛下針砭耳。

隨筆第十頁

蘇格蘭雪特君爲余言：“歐人有禮儀之接吻（Conventional Kiss），有情愛之接吻（Emotional Kiss）。”

舊約全書，在紀元前四百五十八年及四百五十年間伊薩羅氏所輯，千四百八十八年意大利始刊行希布羅經典全集。

瑪哈默德本麥加產，少時家貧，備於嫠婦開池育家。開氏敬其爲人正直無私，遂嫁之，因而得廣交游，至埃及，敘利亞等地，受猶太，基督兩教感化。歸而隱退山中，住心觀淨，至四十歲始下山，自立一教，曰‘于思蘭’。‘于思蘭’者，此云‘隨順’。倡宇宙一神論，著可蘭經典。

隨筆第十一頁

春序將謝，細雨廉纖，展誦裴輪集：“What is wealth, as it to me, may pass in an hour,” 卽少陵“富貴於我如浮雲”句也。“Comprehended for, without transformation, Men become wolves on any slight occasion.” 卽靖節“多謝諸少年，相知不忠厚，意氣傾人命，離隔復何有”句也。“As those who dote on odours pluck the flowers, and place them on their breast, but place to die.” 卽李嘉祐“花間昔日黃鸝轉，妾向青樓已生怨，花落黃鸝不復來，妾老君心亦應變”句也。末二截詞直怨深，十方同感。

金堡祝髮後，住吾粵丹霞寺，著有偏行堂集，臨清詩等。昔余行脚至紅梅驛破寺龕傍，見手鈔

隨筆第十二頁

澹歸和尚詩詞三卷，心竊愛之，想是行客暫爲寄存，余不敢攜去。猶記其貽吳梅村一律，大義凜然，想見其爲人矣，詩曰：

十郡名賢請自思

座中若個是男兒

鼎湖難挽龍髯日

鴛水爭持牛耳時

哭盡冬青徒有淚

歌殘凝碧竟無詩

故陵麥飯誰澆取

贏得空堂酒滿卮

讀此，當日名賢，可知也已。

朱舜水墓，在日本茨城縣久慈郡瑞龍山上。舜水沒數年，有張斐者，慕舜水高義，追蹤而至，爲文以祭之。斐字非文，箸有莽蒼園文藁，水藩梓以行世。後太炎重爲排比，始得流轉中土。今日人已將舜水全集刊行，所謂飲水思源者也。憶舜水五古一首云：

隨筆第十三頁

九州如瓦解

忠信苟偷生

受詔蒙塵際

晦迹到東瀛

回天謀未就

長星夜夜明

單身寄孤島

抱節比田橫

已聞鼎命革

西望獨吞聲

其當日眷懷君國之志，鬱而不申，可哀也已。

日人稱人曰‘某樣’，猶‘某君’也。此音本西藏語，日人不知也。

相傳達磨至震旦，初入南海，有士人捧四書進。達磨不識華文，但以鼻嗅之，旋曰：“亦誠善哉，直是非而已。”

余嘗託晦聞倩如居士刊石印一方，文曰：

隨筆第十四頁

“我本將心向明月，誰知明月照溝渠。”燕君謂我結習未忘。燕君者，通州沈一梅，方正之士也，肄業美國惠斯康新大學。

海園，湘南曹氏子，天賦詩才，不幸短命。十四歲工豔體，有仙氣，非壽徵。十九歲牧牛村外，失足溺死。余僅憶其：“滴翠滿身彈竹露，落紅雙屐印苔泥”，“樂譜暗翻金縷曲，食單親檢水晶糖”數句而已。

日本‘尺八’，狀類中土洞簫，聞傳自金人。其曲有名春雨，陰深淒惘。余春雨絕句云：

春雨樓頭尺八簫

何時歸看浙江潮

芒鞋破鉢無人識

踏過櫻花第幾橋

隨筆第十五頁

趙百先少有澄清天下之志。余教習江南陸軍小學時，百先爲新軍第三標標統，始與相識，余歎爲將才也。每次過從，必命兵士攜壺購板鴨黃酒。百先豪於飲，余亦雄於食。既醉，則按劍高歌於風吹細柳之下，或相與馳騁於龍蹠虎踞之間，至樂也。別後作畫，倩劉三爲題定菴絕句贈之曰：

絕域從軍計惘然

東南幽恨滿詞箋

一簫一劍平生意

負盡狂名十五年

梵語‘比多’云父，‘莽多’云母，‘婆羅多’云兄弟，‘先帝羅’云石女，‘末陀’云蒲桃酒，‘摩利迦’云次第花，以及東印度人呼水曰‘鬱特’，與英吉利音義並同之語甚多。拉丁出自希臘，希臘導源於‘散斯克烈多’（Sanskrit），非虛語也。

隨筆第十六頁

劉三工詩善飲，余東居，畫文姬圖寄之。病禪爲余題飛卿句云：“紅淚文姬洛水春，白頭蘇武天山雪。”劉三以六言三章見答，其一云：

白頭 <u>天山</u> <u>蘇武</u>	紅淚 <u>洛水</u> <u>文姬</u>
喜汝 <u>玉關</u> 深入	將安闔此 <u>胡兒</u>

其二云：

<u>東瀛</u> 吹簫乞者	笠子壓到眉梢
記得臨觴嗚咽	忽忽三日魂銷

其三云：

<u>支那</u> 音非 <u>秦</u> 轉	先見 <u>婆羅多</u> 詩
和尚而定國號	國無人焉可知

又貽余絕句云：

早歲耽禪見性真	江山故宅獨愴神
擔經忽作圖南計	白馬投荒第二人

時余有印度之行也。

隨筆第十七頁

英吉利語與華言音義並同者甚衆，康奈爾大學教授某君欲彙而成書，余亦記得數言以獻，如：

‘費’曰‘Fee’，‘訴’曰‘Sue’，‘拖’曰‘Tow’，‘理性’曰‘Reason’，‘路’曰‘Road’，‘時辰’曰‘Season’，‘絲’曰‘Silk’，‘爸爸’曰‘Papa’，‘爹爹’曰‘Daddy’，‘媽媽’曰‘Mamma’，‘簿’曰‘Book’，‘香’曰‘Scent’，‘聖’曰‘Saint’，‘君’曰‘King’，‘蜜’曰‘Mead’，‘麥’曰‘Malt’，‘芒果’曰‘Mango’，‘禍’曰‘Woe’，‘先時’曰‘Since’，‘皮’曰‘Peel’，‘鹿’曰‘Roe’，‘誇’曰‘Luack’，‘諾’曰‘Nod’，‘禮’曰‘Rite’，‘賠’曰‘Pay’，而外，雞鳴犬吠，均屬諧聲，無論矣。

隨筆第十八頁

張憲崖山行云：

三宮銜壁國步絕

燭天炎火隨風滅

間關海道續螢光

力戰崖山猶一決

余恆誦之。曩作崖山奇石壁圖，太炎爲錄陳元孝詩曰：

山木蕭蕭風更吹

兩崖雲雨至今悲

一聲杜宇啼荒殿

十載愁人拜古祠

海水有門分上下

江山無地限華夷

停舟我亦艱難日

愧向蒼苔讀舊碑

風人之旨，令人黯然。

崇正末年，流寇信急，上日夜憂勤。一夕，遣內臣易服出禁，探聽民間消息。遇一測字者，因舉一‘友’字詢之。測字者問：‘何事？’曰：‘國

隨筆第十九頁

事。”測字者曰：“不佳，反賊早出頭矣。”急改口曰：“非此‘友’字，乃‘有’字。”曰：“更不佳，大明已去其半矣。”又改口曰：“非也，申酉之‘酉’耳。”曰：“愈不佳，天子爲至尊，至尊已斬頭截脚矣。”內臣咋舌而還。

曩羈秣陵，李道人爲余書泥金扇面曰：“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何故名“般若波羅蜜。”’佛言，‘般若波羅蜜。’”二十四字。並引齊經生及唐人書經事。余許道人一畫，於今十載，尙未報命，以余畫本無成法故耳。

草堂寺維那一日叩余曰：“披髮以來，奚爲多憂生之歎耶？”曰：“雖今出家，以情求道，是以憂耳。”

隨筆第二十頁

Spenserian Verse，譯云冒頭短章，古代希臘，拉丁詩家優爲之，亦猶梵籍發凡之頌也。

偈卽梵音伽陀，又云偈佗，唐言頌，譯云孤起。妙玄云：“不重頌名孤起，亦曰諷頌。”姚秦鳩摩羅什有贈沙門法和十偈，唐人多效之。

阿耨鞞婆，或輸盧迦波，天竺但數字滿三十二卽爲一偈，號阿耨鞞婆偈。蘊馱南者，此云集施頌，謂以少言攝集多義，施他誦持。

樓子師不知何許人，亦不知其名氏。一日偶經遊街市，於酒樓下整襪帶次，聞樓上某校書唱曲云：“汝旣無情我便休。”忽然大悟。因號‘樓

隨筆第二十一頁

子，焉。

余至中印度時，偕二三法侶居芒碭山寺。山中多果樹，余每日摘鮮果五六十枚啖之，將及一月。私心竊喜，謂今後吾可不食人間煙火矣，惟是六日一方便，便時極苦，後得痢疾。乃知去道尚遠，機緣未至耳。

緬人惡俗極多，有種族號曰浸，居於僻野之山社。凡遇其父母年歲老者，築臺一座甚高，恭請老人登其上，而社中幼壯男女相率而歌舞于臺下，老人從臺上和之；至老人樂極生狂，忘其在臺上歌舞，跌下身死，則以火焚葬之。謂老人得天神之召，爲莫大之榮幸云。

隨筆第二十二頁

桐城方氏維儀年十七寡居，教其姪以智，儼如人師，君子尙其志。然其五律一章云：

孤幼歸寧養

雙親喪老年

衰容如斷柳

薄命似浮煙

詩調淒霜鬢

琴心咽凍天

蕭蕭居舊館

錯記是從前

想見其遭時多難也。

佛國記耶婆隄，卽今爪哇。萬曆時華人至爪哇通商者已衆，出入俱用元通錢，利息甚厚；而今日華僑人口已達八十餘萬，自生自滅，竟不識祖國在何方向。

末里洞有人造石山高數十丈，千餘年物矣。其中千竈萬洞，洞有石佛，紆迴曲折，層出無窮。細

隨筆第二十三頁

瞻所刻石像，較靈隱飛來峯猶爲精美。詢之士人，云此石山係華人所造。日噀水城爲南洲奇跡，亦中土人所建，黃子肅芳約余往游，以病未果也。

土人稱荷蘭人曰‘敦’，猶言主也。華人亦妄效呼之，且習土人劣俗。華人土生者曰‘嘩嘩’，來自中土者曰‘新客’。

梭羅爲首都，其酋居焉。酋出必以夜，喜以生花綴其身，畫眉傅粉，侍從甚盛，復有弓箭手。酋子性揮霍，嗜博飲，妻妾以數十，喜策肥馬出行，傅粉塗脂，峨峨雲髻，狀若好女焉。酋之嬪妾，皆席地臥起，得幸而有孕者，始得賜以牀褥。宮人每日給俸若干，使自操井臼。宮中見酋，無論男女，皆裸上體，匍匐而前。酋每一語畢，受命者必合掌禮拜，退時亦

隨筆第二十四頁

蛇行也。

余巡遊南洲諸島，忽忽二歲，所聞皆非所願聞之事，所見皆非所願見之人。茫茫天海，渺渺余懷。太炎以素書兼其新作秋夜一章見寄，謂居士深於憂患；及余歸至海上，居士方持節臨邊，意殊自得矣。

塞典堡植物園，其宏富爲環球第一。有書藏，藏書二十餘萬，均是西籍。余以大乘起信論寄之。

自巴利八版出石叻，途次多悲感。晦聞見寄七律，溫柔敦厚，可與山谷詩並讀。詩云：

四載離棕感索居

似君南渡又年餘

未遺蹤跡人間世

稍慰平安海外書

隨筆第二十五頁

向晚梅花纔數點

當頭明月滿前除

絕勝風景懷人地

回首江樓却不如

後一年，余經廣州，留廣雅書院，一醉而去。抵日本，居士復追贈一律云：

五年別去驚初見

一醉殊辜萬里來

春事陰晴到寒食

故人風雨滿離杯

拈花衆裏吾多負

取鉢人間子未回

自有深深無量意

豈堪清淺說蓬萊

居士有兼葭樓，余作風絮美人圖寄之。

印度氣候本分三季，熱季，雨季，涼季。昔者文人好事，更分二閱月爲一季。歲共六季：曰‘伐散多’爲春季，曰‘佉離斯磨’爲夏季，曰‘縛舍’爲雨季，曰‘薩羅陀’爲秋季，曰‘訶伊漫多’爲冬季，曰‘嘶嘶邏’爲露季。

隨筆第二十六頁

印度 Mahabrata, Ramayana 兩篇，閎麗淵雅，爲長篇敘事詩，歐洲治文學者視爲鴻寶，猶 Iliad, Odyssey 二篇之於希臘也。此土向無譯述，唯華嚴疏鈔中有云：婆羅多書，羅摩延書，是其名稱。二詩于歐土早有譯本，婆羅多書以梵土哆君所譯最當。英儒馬格新牟勒 (Max Mulder) 序而行之，有見虎一文之咏。

迦梨達舍 (Kalidasa)，梵土詩聖也，英吉利騷壇推之爲‘天竺沙士比爾’。讀其劇曲沙君達羅 (Sakoontala)，可以覘其流露矣。

沙君達羅，英文譯本有二，一 William Jones 譯，一 Monier Monier—Williams 譯，猶起信論有

梁唐二譯也。

摩訶婆羅多，羅摩延二篇，成於吾國商時。篇中已有支那國號，近人妄謂支那爲秦字轉音，豈其然乎。

印度古代詩人好以蓮花喻所歡，猶蘇格蘭詩人之 Red Red Rose，余譯爲頽頽赤薔薇五古一首，載潮音集。

波斯昔時才子盛以薔薇代意中人云。

‘涉江采芙蓉’，‘芙蓉’當譯 Lotus，或曰 Water lily，非也。英人每譯作 Hibiscus，成木芙蓉矣。木芙蓉梵音‘鉢磨波帝’，日中王夫人取此花

爲小名。

中土蓮花僅紅白二色，產印度者，金黃藍紫諸色俱備；唯粉白者晝開夜合，花瓣可餐。諸花較中土產大數倍，有異香，經云‘芬陀利花’是已。

梵語，人間紅蓮花之上者曰‘波曇’。

梵土古代詩人恆言：‘手熱證癡情中沸。’沙士比亦有句云：“Give me your hand, This hand is moist, my lady-hot, hot, and moist.”見 Othello, Act III. Scene 4.

伽摩（Kama）者，印度情愛尊天，貌極端美，額上有金書，字跡不可辨。手持弓，以蔗幹爲

隨筆第二十九頁

之，蜜蜂聯比而成弦。又持五矢，矢尖飾以同心花，謂得從五覺貫入心坎。腰間繫囊二，用麻布製之，實以凌零香屑。其旂畫海妖狀，相傳尊天曾鎮制海妖云。余隨婆羅門大德行次摩俱羅山，于散陀那古廟得瞻禮一通。散陀那者，譯言流花。

秦淮青溪上有張麗華小祠，不知何代初建，至今圯蹟猶存。新城王士禛有詩云：

璧月依然瓊樹枯

玉容猶似憶黃奴

過江青蓋無消息

寂寞青溪伴小姑

二十八字，可稱弔古傑作。後庭花唱樂，天下事已非，當年風景，亦禍蒼生之尤者耳。

隨筆第三十頁

燕子龕隨筆，在曼殊生前，共登載過四處地方。（一）一九一三年十一月七日至十二月十日，上海出版的生活日報附張生活藝府，計六十三則。（二）一九一三年十二月至一九一四年一月，上海出版的華僑雜誌第二，第三期，計四十六則。（三）一九一四年五月，日本東京出版的民國雜誌第一號，計六十四則。（四）一九一五年十二月，上海出版的民權素第十二集，計四十二則。（內分詩話，隨筆兩部份，詩話是十五則，隨筆是二十七則。）其中則數的多少，排列的前後，都各各不同，而字句也有歧異之處。

照我們的推想，大概（一）是草創時的初稿，（三）是修改後的定稿，因為（一）（三）的字句不同處最多，而（三）似乎比較完善；至於（二）（四）只是從（一）中間隨意摘錄出來的選稿罷了。（華僑和生活字句，完全一樣。民權素的隨筆一部份字句，也和生活完全一樣，不過詩話內有幾則字句頗和生活歧異。）燕子龕殘稿是根據生活藝府的，但次序的先後，被他顛倒了好多，並且有幾處都把兩則混合做一則；所以照則數檢點起來，只有六十則，似乎比生活少了三則，其實內容是一樣的。燕子山僧集完全抄燕子龕殘稿，沒有變動。我們現在所輯錄的，是以民國雜誌為藍本，但末一則‘秦淮青溪上張麗華小祠’，却是根據民權素詩話第十三則加入的，所以變成六十五則了。一九二七年五月編者記。

慘世界第一頁

第一回

太尼城行人落魄

苦巴館店主無情

慘世界 第二頁

話說西曆一千八百十五年十月初旬，一日天色將晚，四望無涯。一人隨那寒風落葉，一片悽慘的聲音，走進法國太尼城裏。這時候將交冬令，天氣寒冷。此人年紀約莫四十六七歲，身量不高不矮，臉上雖是瘦弱，却狠有些兇氣；頭戴一頂皮帽子，把臉遮了一半，這下半面受了些風吹日曬，好像黃銅一般。進得城來，神色疲倦，大汗滿臉，一見就知道他一定是遠遊的客人了。但是他究竟從甚麼地方來的呢？暫且不表。

只見當時有幾個童子，看見是遠來的生人，就跟在他的後面。只見他還沒走到二百步，便在街上

慘世界第三頁

泉桶裏痛飲了兩次，隨後繞一屋角轉向左邊，直走到一座衙門。他將身進去約有十五分鐘，又走出來，就和顏悅色的，脫下帽子，向那坐在門旁的憲兵行禮。那憲兵也並不還答，還睜開眼睛，留神看了他一回。

此人轉身就走，行不多時，來到一所客寓門前；抬頭一看，上寫着‘苦巴館’，適是太尼城中有名的一個客寓。此人就放步一直進去，只見那廚房門大開；又就一直走進廚房，眼睜睜的看見那鐵鍋子裏的湯，一陣一陣的冒出熱氣，那煤爐子的火光烘暖了牆壁。店主人親自下廚，忙忙碌碌的正在做些好菜，和那隔壁房子裏趕車的受用。那時此人心裏正在羨慕那趕車的。

店主人猛然聽得開門的聲音，瞥見來了一個新客人，也並不轉眼望他一下，但隨口問道：“你來做

慘世界第四頁

甚麼事體的呢？”

答道：“要叨光在貴寓裏住一住。”

店主人道：“這倒容易。却是有一件事，你回頭看看那些客人，一個個的都是不能欠帳的哩。”

此人在身邊拿出一個大皮袋，對着店主人說道：“你還不知道我這裏還有點錢嗎？”

店主人說道：“這倒可以的。”

此人重復把大皮袋收在懷裏，氣忿忿的拿着行李，用力放在門邊下，手裏提著短鐵棍子，向火旁小椅子上坐下。

却說這座太尼城，原來建在嶺上，也就有些招風；況且到了十月的天氣，更覺得寒風刺骨。此人正在耐寒不住，忽見店主人，倉倉皇皇的前來看。

此人就順便問道：“飯已做好了麼？”

慘世界 第五頁

店主人答道：“快好了。”

這時此人仍是向火。忽然見有一管事的人，名叫做扎昆的，跑將過來，在袋裏摸出一枝鉛筆，又在窗台上拿一張舊新聞紙，撕下一角，急急的寫了一兩行字。寫罷，便摺起來，交把一個用人，並對着那用人的耳邊，唧唧咕咕的說了一會。那用人點了點頭，便一直跑到衙門裏去了。

此人也不理會這些事體，只管又問道：“飯做好了沒有？”

店主人答道：“還要等一會兒。”

此人糊裏糊塗又過了一會。忽然看見那用人，手裏拿了一片紙，飛跑回來。店主人接過了那片紙，用心用意的看了一遍，又低頭沈思了一會，就放開大踏步，顛狂似的走近此人身邊，說道：“我却不能留你住在這裏。”

慘世界第六頁

此人忙立起身來問道：“你怕我欠你的帳麼？若是要先交錢呢，我這裏還有點銀子。你不知道麼？”

店主人說道：“那裏是爲着這些事體。”

此人道：“那麼是爲著甚麼事？”

店主人道：“你是有銀子。”

此人道：“不錯。”

店主人又道：“怎奈我沒有房子留你。”

此人卽忙接口道：“就是在貴寓馬房裏住下，也不打緊。”

店主人道：“那也不能。”

此人道：“這是甚麼緣故？”

店主人道：“我的馬已經住滿。”

此人道：“也好。那邊還有一間擱東西的房子，我們等吃了飯再商量罷。”

慘世界第七頁

店主人道：“有甚麼人供你的飯吃？”

此人耳邊陡聽了這句話，正如跌在十丈深坑，心裏同火燒一般；長嘆了一口氣，說道：“難道我就要餓死不成。我從白日東升的時候動身，可憐一直走到現在，走了好幾十里。咳！老哥，還求你給一餐飯我吃，一發算錢給你。”

店主人道：“我沒有甚麼給你吃。”

此人聞說，便微微的一笑，回頭指著那鍋裏說道：“沒有嗎？”

店主人道：“這個已經是別人的了。”

此人道：“是那個的？”

店主人道：“是那車夫的。”

此人道：“車夫共有幾個人？”

店主人道：“有十二個人。”

此人道：“那些東西，二十個人吃也夠了。”

慘世界第八頁

店主人道：“怎奈他們一齊買去了，便怎麼樣呢。”

此人又坐下，低聲說道：“我好不容易來到這個客寓，肚子裏又餓的了不得，教我再到那裏去呢？”

店主人就附着此人耳邊說了三個字，就叫他渾身發抖起來。

看官，你道是三個甚麼字呢？就是那‘快出去’三個字。

此人聽了，垂頭喪氣的灣下腰，忽而向了火，忽而又背着火，不知道怎麼才好。正想開口說話，那店主人站在一旁，兇狠狠的圓睜着兩個眼睛，看了此人，嘴裏不住的說道：“快去！快去！快去！”還問道：“許我說出你的姓名麼？你姓金，名華賤，你是何等人，我也知道了。剛才你來到我這裏的時

慘世界第九頁

候，我就有些疑心。現在已經告訴了衙門裏，這張紙就是回信。”隨手便將那張紙交把華賤，說道：“你自己看看罷。”

華賤接過看罷，正在默默無言，那管事的人，在旁邊說道：“我平日待人，一概都是有禮儀的。你快快出去罷，免得我無禮起來。”

華賤祇得站起身來，行了個禮，連忙拿起他帶來的行李，獨自傷心去了。

要知道他去到何方，做些甚麼事，且待下回分解。

慘世界第十一頁

第二回

感窮途華賤傷心

遇貧客漁夫設計

慘世界第十二頁

話說華賤被苦巴館趕將出來，就隨着大道慢慢的走去，每遇到了一所房子，就格外現出一種傷心的樣子。這時他若是還回走舊路，那苦巴館裏管事的，和那班客人，必定鬧到街上，千人百衆，指的指，說的說，人多嘴雜，大家都要評評他的來歷。世上人的嘴，是狠輕薄的，那時倒不好看。

好在華賤心裏也曉得這個道理，就順着路，歇一會，又走一會，不知不覺已經走得很遠。心裏悽慘已極，也就忘記疲倦了，忽然肚子裏因饑餓得很，一陣苦痛起來。這時天色已晚，四顧無人，驚驚慌慌的，不知去到甚麼地方，方才可以安身一夜。忽然

慘世界第十三頁

前面遠遠的望見有一所小客寓，華賤就一意去到這下等的客寓去棲身。却好這時候街邊閃出一點燈光，那邊松枝上，也挂出一盞鐵線燈；他就急忙趁著燈光，向那客寓飛奔前去。

却說這個客寓，名兒叫盧茶福。華賤跑到這裏，停了一會，就對着窗戶眼兒向裏邊一看。只見小棹上，燈光如豆，那鍋子的火倒十分熱，有好幾個漢子，正在那裏痛飲。店主人自己坐在火爐子傍邊，鐵鍋子裏煮的東西，已經熱燙燙地。

這客寓有兩個門，一個大門對着街上，一個耳門在巷子裏頭。華賤不敢走大門進去，就靜悄悄的，走到巷子裏頭，停住脚步，聽了一會，將門一推，那門便開了。

店主人高聲問道：“是甚麼人？”

華賤答道：“是一個找飯吃的，找地方住的

慘世界第十四頁

啲。”

店主人道：“那怎麼不到這裏來呢？”

華賤一聲聽得這樣說法，即忙起身走進去。當時他的臉上顏色憔悴，又照着燈光，倒是有些怪像。那旁飲酒的幾個人，個個都回過頭來，對華賤瞧着，眼睛動也不動。

店主人接口對着華賤道：“火在這裏，飯還在鍋裏煮著哩。朋友，你到這裏來向火罷。”

華賤就將身來在火爐旁邊坐下，閉了眼睛，把兩隻脚一伸，靠在爐旁向火。這時他渾身疲倦已極，臉上的神色，好像死人一般。忽然瞥見鍋裏噴出一陣噴香的熱氣，就將他的靈魂，喚回來一半，週身精神全圍繞着那香氣左右。怎奈身子又疲軟不能動彈，那眼睛小小的光彩，藏在眉毛眼毛底下，好像那樹林子裏一點螢火，不斷的照在那鐵鍋子上。

慘世界第十五頁

看官，你想這時候的華賤是甚麼味道，現出了甚麼光景？若是請一位看相的先生來，把他看看相，他到底是個甚麼相呢？

閑話休提。却說華賤正在納悶。同坐的有一位漁夫，自從這日早晨，就在路上遇過華賤一次。待到華賤在苦巴館被逼的時候，他在馬房裏繫馬。隨後他也來到這盧茶福店裏，卻又看見華賤來了，不覺吃了一驚，尋思道：“我却忘記在甚麼地方，遇過這古怪的東西，莫非是在愛士可弗論麼，不料現在又辭着他。看他這種疲倦的神氣，好不討人厭。”想着，便兇狠狠的對華賤渾身上下打量了一回，又令華賤坐在他背後，自己急忙立起身來，逕自開門去了。不多一會，便急回來，將華賤的來歷，一一告訴了這客寓裏管事的，還低聲說了些別的話。

華賤看見這種情形，正想起苦巴館的事，忽見

慘世界第十六頁

這店裏管事的，走近華賤身傍，便用手拍了一下華賤的肩膀道：“哼，又要趕你出去哩！”

華賤還和顏悅色的接着道：“哎呀，你知道麼？”

那管事的道：“知道。”

華賤道：“別的客户已經趕我出來。”

管事的忙道：“我這裏也要趕你出去。”

華賤道：“那就叫我去到那裏呢？”

那管事的道：“到處都可以的。”

華賤聞說，沒奈何，祇得拿了鐵棍和行李出去。剛走出門，就有幾個童子，是從苦巴館跟他來的，看見華賤出來，就豫備檢起石頭來擊他。華賤一見，不覺怒從心發，提起棍子向前便打，那幾個童子都嚇得鳥飛似的一閃而散。

華賤又向前走了幾步，忽然看見一所牢獄，門

慘世界第十七頁

上挂着一條鐵鍊，此鐵鍊可以通到門鈴。華賤即便按一下這門鈴。不多一會，那門就開了。華賤取下帽子，恭身向前行禮，說道：“管監的大哥，你可准我暫且在這裏住一夜？”

那管監的道：“這裏是監獄，並不是客店。若是你犯了罪拏到這裏，那就可以住得。”

說着，即忙就把門關上。

華賤眼見無法，又只得向前走到一條小街。此小街上的景緻，倒有狠好的幾處花園，都是籬笆圍着，那當中却有一所尋常人家的房屋，從窗戶裏透出一點火光。華賤就走到窗戶，向裏一看，那屋裏却狠白淨，裏面床上鋪着一條印花布。那屋拐下又有一個搖床，和幾張木椅。牆上掛着一桿快鎗，中間放着一條桌，桌上鋪着粗白桌布，上面點着一枝黃銅的火油燈。靠着棹子傍邊，坐了一位男子，約摸有四十

多歲，抱着一孩子坐在腿上，嘻嘻笑笑的玩弄。又有一位青年婦人，坐在男子身傍，正在喂孩子奶吃。

華賤停住脚步，立在街上，探看多時，見他這般家庭的樂趣，不免見景傷情，心裏尋思道：“或者可以在這裏借歇一夜，也未可知。”就輕輕的將窗戶敲了幾下，那曉得也靜悄悄的竟沒有一人答應。又用力再敲幾下，只聽得那婦人道：“我的夫呀，我聽得好像有人敲門的聲音哩。”

那男子道：“那來的話？”

華賤又把窗戶敲了幾下，那男子聽真了，便起身擎了燈來開門。

華賤便道：“先生，求你寬恕我來得唐突：請你給點飯菜我吃，還求將花園拐角下的小房子，給我歇宿一夜，明日走時，一發算錢給你。不曉得可能俯

慘世界第十九頁

允麼？”

那男子問道：‘你是甚麼人？’

華賤道：“我是一個行路的客人，今日早晨從昧神丘動身，一天到晚，跑了好幾十里，粒米也不會吃過。我實在不能再走了，總求你給我一宿一餐才好。”

那男子道：“無論那項客人，若是有錢給我，便可留他；但是你爲甚麼不去到那些客店裏住呢？”

華賤答道：“因爲那些客店都沒有餘空的房子。”

那男子道：“呀，那來的話？那來的話？今天又不是開市日期，說甚麼沒有空房子的話呢。你會到過苦巴館麼？”

華賤道：“到過。”

慘世界第二十頁

那男子道：“怎麼樣呢？”

華賤便不好說出，躊躇了半晌，答道：“不知甚麼緣故，他們不肯留我住下。”

那男子又道：“你還到過盧茶福沒有？”

華賤這時更難回答，也祇好硬着頸頸子答道：“他們又不肯留我。”

那男子聽到這裏，霎時面孔上現出一種疑惑的神色，對着華賤從頭到腳細細的打量一番，忽然大聲問道：“你是一個人麼？”急忙轉過身來，將燈放在棹上，把那牆上掛的快鎗取到手裏。

那婦人只聽得‘你是一個人麼’一句話，猛然吃了一驚，便撲地立起身來，拉了他兩個孩子，急忙躲在那男子的後面，便開口道：“趕出去！趕出去！趕出去！”

華賤又道一聲：“求你發一點兒慈悲心，給我

慘世界第二十一頁

一杯水喝。”

那男子急忙道：“待我放一鎗給你吃罷。”

說着，就急忙將門拚命用力一閃，一霎時又聽裏面鎖聲，豁琅的一聲響亮；停了一會，那窗戶也緊緊的閉上了。

華賤當時，正是黑夜更深，走頭無路，還碰着天地無情，那亞立山上的寒風，又吹得一陣陣的凶惡起來。

要知道他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

...

...

...

...

...

...

...

第三回

世態炎涼有如此狗

婆心愷惻僅見斯人

話說華賤見那男子將門窗閉上，正在進退爲難的時候，朦朧間忽見街前花園裏，有一個泥和草做的小屋；卽放步向前，直從那花園的木欄杆進去，走到那小屋面前。只見那屋的門口，窄而且低，好像正在建造，還沒有完工的樣子。尋思道：“這屋必定是過路的行人所做，預備一時過往用的。這時又冷又餓，在這黑夜裏，那裏再尋得着這樣好的去處？就不問好歹，決意進去躲一會兒冷，亦是好的。”隨卽低下身來，爬將進去。那曉得這屋裏十分和暖，又在裏面尋得一張稻草的床鋪。他這時疲倦已極，急忙去坐在床沿上，歇息片時；又將背上的行李放下，當

慘世界第二十五頁

做枕頭。正想解衣睡下，耳邊忽聽得一種兇惡聲音，呱呱的叫來。華賤注目看時，只見是兇狠狠的一匹惡狗，走進門來。

華賤才猛然醒悟這屋是猛狗的住窩，心中又驚又惱，只得用棍子將行李挑起，拚命的跑出門外。定了一會，忽然看見自己身上穿的藍布衣服，比前更破，已經有些傷心。不得已仍向欄杆繞出來，孤身隻影站在街上，長嘆一聲道：“我無居無食，又冷又餓，就是這愚蠢的狗子，也不能容我。我如何到了這樣地步？啊呀，這是怎麼好呢！這是怎麼好呢？”

即便坐在地下，身上更加寒冷了。不覺兩眼汪汪，落下淚來，自己埋怨道：“我這窮人，比狗還要下賤些了！”

獨自傷心一會，只得收起眼淚，想個去路。便

立起身來，想去到城外，尋個樹林子乾草堆上，好去躲冷。立意已定，便垂頭喪氣不言不語的，直望前走，不覺走到田間，才知道離城已遠了。抬頭看時，只見黑雲朵朵，壓到山頂。忽又見那黑雲叢裏，露出一線小小的月光，射到地面，這時正是欲雨不雨的光景。

華賤看見天上現了這種兇惡樣子，就停了脚不住的戰慄起來，低聲自語道：“唉，太尼城呀！太尼城呀！你就真個沒有我立脚的一塊土嗎？”

說罷，急忙轉身照着舊路又回到太尼城，那曉得城門已經關上了。華賤到此，真是無法可設。

却說這太尼城，因為以前經過兵亂，所以到了現在，環城四面，還有圍牆；圍牆旁邊，又有幾座破壞的方塔。華賤四面一看，便計上心來，即忙從那破壞的缺口，爬進城去。這時已經八點多鐘，他又不

慘世界第二十七頁

曾認識路途，只得冒險向前亂走。走過了多少大街小巷，忽就走到一所衙門，又經過一個學堂，隨後來到一所禮拜堂旁邊。這時華賤渾身發軟，手脚不住的戰慄起來，不能向前再走了。在這禮拜堂的屋角，有一所印刷局；華賤疲倦已到極地，又沒甚麼指望，便不覺一交跌倒，睡在這印刷局面前石椅上。

不多時，忽有一年老婦人，剛從禮拜堂出來，黑夜裏忽見有人躺在石椅上，大吃一驚，說道：“我的朋友呀，你爲甚麼在這裏呢？”

華賤就帶着怨恨的聲音，答道：“我的慈善婆婆呀，我就在這裏睡了啊！”

老婆子道：“就睡在石椅上麼？”

華賤道：“十九年前，我還有一張木床，今天夜裏就變成石頭床了。”

老婆子道：“你會當過兵麼？”

慘世界第二十八頁

華賤道：“不錯，我曾當過兵。”

老婆子道：“爲甚麼今天夜裏不到客店裏住呢？”

華賤答道：“因爲沒有錢，那有人肯教我白吃白住呢？”

那老婆子，聽他這樣說來，便嘆道：“這樣真是可憐。我現在袋裏只有四個銅角子，就一齊給你用罷。”

華賤接在手裏，便道一聲：“多謝。”

那老婆子又道：“這幾文錢，雖然是不能夠作客棧的用費；但是我看你疲憊已極，必不能捱過今夜。你這時又餓又冷，他們見了，也必當見憐。”

華賤長嘆一口氣說道：“已經問過好幾處了。”

老婆子道：“那怎麼樣呢？”

慘世界第二十九頁

華賤道：“都不肯留我住下。那有甚麼法兒呢？”

老婆子就拉着華賤的手，指着那邊一所房屋，說道：“你曾經問過那裏了嗎？”

華賤道：“未曾問過。”

老婆子道：“何妨去問問。”

要知道他走到那裏，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第四回

鬼域官場萬般不管

人奴賤種遇事生風

却說太尼城有一位孟主教，一日晚上，到太尼城四處閑遊。後又因公事忙碌，所以睡得稍遲，到了八點鐘的時候，他還攔着一本大書在腿上，手裏拿着一塊小紙，正在不住的寫字。忽見使喚的女僕凡媽，拿了些飯菜，和那吃飯用的銀器。孟主教見飯已拿來，便收了書，走到吃飯的房裏。

這間房子，長而窄。牆壁裏嵌了一個火爐子，火正熱着。大門對着街上，窗戶口正向着花園；窗戶門大開兩扇，凡媽正在那裏一面收拾吃飯的桌子，一面同孟主教的妹妹寶姑娘，東談西講，說得十分高興。不多時主教也進來了，凡媽又同主教，寶姑娘，

你一句，我一句，說得出神。

隨後說到小心門戶的話，凡媽忽然想起一件事來，忙道：“我今天出外買菜的時候，各處喧傳有一個可厭的無賴漢，來到這城裏面，不知躲在某處。若是有人夜間行路遇着，必定要受他的大害。現在各樁事體，又不能靠着那班巡捕來保護。現在一班這大小官員，一個個的都只曉得吃飯弄錢，民間的是非禍福，一毫也不管，還要互相嫉忌。他們倒狠情願出了這種不法的事體，藉着還可誣害良民。有主意的人，總得要自己小心，各人保護身家，萬萬不可不小心門戶哩。”

凡媽說話的時候，孟主教正在火爐向火，另外還想着一樁事體，因此也沒聽得他說些甚麼。凡媽就從頭至尾再說了一遍。

寶姑娘却頗留心，就放着嬌嫩嫩的聲音說道：

慘世界第三十四頁

“凡媽所說的話，哥哥可聽真了。”

孟主教道：“我聽是聽了，還是沒有懂的那細情。”即忙轉過身子，抬起頭來笑呵呵的問道：“是甚麼事體？是甚麼事體？我們難道要遭甚麼大禍不成麼？”

凡媽見主教這樣說，更張大其詞說道：“有一赤腳無聊的惡告化子，來在這城裏。他今天傍晚的時候，手裏提着一綑行李，和一桿小鐵棍子，從假新黨小路進城。進城以後，在街上躡來躡去，他曾到苦巴館投宿，被店主人趕出來了。”

孟主教接口道：“不錯，確有此事。”

凡媽聞說，以爲主教聽得他這些言語，一定吃驚，又揚揚得意的說道：“主教，這是真事呀，人人都是這樣說法。但是這城的巡捕，却狠混帳，街上都不曾設些路燈，很不妥當。主教呀，不但我這樣

慘世界第三十五頁

說，寶姑娘也是這樣說。”

不料寶姑娘在旁聽得，便接口道：“嘆，哥哥，我並不是這樣說的，我和哥哥的意思一樣。”

凡媽假裝着沒有聽見，接着又道：“我們的門戶現在却不穩當，主教，你肯叫我去尋個修拾門鎖的來麼？不過十分鐘就可以把門鎖修拾妥當。現在時風可怕，主教總得要不論日夜，都不許生客進來才好哩。主教呀，主教呀，生在這樣世界上，何必要做好人。古語道得好：‘殺人放火金腰帶，修橋補路有尸骸。’這兩句話，還說錯了嗎？”

凡媽剛說到這裏，忽然聽得門外大聲一敲。

欲知來者何人，爲着什麼事體，且聽下回分解。

慘世界第三十七頁

第五回

孟主教慷慨留客

金華賤委婉陳情

慘世界第三十八頁

話說主教聽得敲門的聲音，便道聲：“請進來。”

忽而門已大開，只見一人將身進來，立在門後，背上駝着行李，手裏拿一短棍，臉上現出一種猜惡的神色，儼然是一個覓食投宿的凶漢。當時凡媽嚇得渾身發抖，滿嘴的牙齒碰着直響，想說話又做聲不得。寶姑娘立起來，半驚半走，悄悄的到了爐火的旁邊去向火，看見他哥哥并不在意，也就不十分打驚。孟主教只管平心靜氣的，注眼看了華賤，待將要開口說聲‘你要什麼’，華賤就對着這屋裏人，一個個的輪流看了一遍，大聲說道：“請各位聽來。我

慘世界第三十九頁

姓金，名華賤，曾經犯罪，坐監一十九年，四天前才釋放出來。現在我想到潘大利去，前天就從道倫動身，今天已經走了好幾十里。今晚我到這城裏的時候，就到一所酒館裏投宿，他們因為我曾犯案，照例拿一張黃色的路票，就是解放罪人的憑據，報了此地的衙門，所以不肯留我住下。我又走到別間客棧，他們也是照那樣辦法趕我出來。這時沒有一人能容我。到了一所牢獄，那看獄的人也趕我出來。極至於爬進狗窩，那狗也咬我，不許我停留一刻。你想我這時候如何是好。我隨後又想到田裏，睡在星光底下，那曉得天上又沒有星，還要下雨的樣子。因此我又轉身回到城裏，想尋一家大門弄兒裏，暫且避避冷。却好來在那印刷局的面前，我就睡在石凳上。忽然看見一個慈善的婆婆，他叫我到府上來求宿一夜，所以我才來到這裏。府上是不是客店？我身上還帶了

一百零九個銀角子，和十五個銅角子。我曾經坐了十九年監，這些錢都是在監裏作工所得的。我必不少你的飯錢，你看怎麼樣呢？我已經走了不少的路，又倦又餓，你肯留我住下麼？”

孟主教聽到這裏，就對凡媽道：“多拿一碟子菜來。”

華賤聞說，便走近三步，立在桌子旁邊，說道：“你可知道我是什麼人？我是一個有罪的犯人，剛從監裏出來。”華賤一面說着，一面就在衣服袋裏取出一張黃紙，給主教一看，並說道：“這就是我的路票。我拿着這個票子，什麼地方都可去了。你情願我念給你聽麼？我在監獄裏的學堂曾讀過書，待我念給你聽罷，這路票上寫的是些甚麼呢？”只聽得華賤高聲念道：“有一某地方人，姓金，名華賤。”

慘世界第四十一頁

主教接口道：“是什麼地方人呢？”

華賤答道：“你不必管他是什麼地方人就是了。”又接着念道：“他曾經坐監十九年，前五年因為夜裏作賊，後十四年是因為他想逃跑四回，這是一行爲不正之人也。”念畢，還問一聲主教道：“人人都要趕我，你可能留我呢？你這裏是客店麼？請你給我一餐飯吃，和一安身的地方。府上有馬房麼？”

主教看見他這樣說，又對着凡媽道：“鋪些白布的綿褥在那邊屋裏床上。”說罷，便對華賤道：“我已經叫那個女人預備一切了。”

凡媽聽了主教的話，即便轉身去了。主教又對華賤道：“先生請坐下向火，我們就要吃飯了，吃完飯的時候，你的床鋪也就可以收拾妥當了。”

華賤聽他那樣說，好像瘋瘋癲癲一般，大聲

慘世界第四十二頁

問道：“你真留我嗎？不趕我嗎？你爲什麼稱呼我做先生，却不叫我做狗，趕出去，和別的人那一樣說法呢？哎呀，那老婆婆真是慈善，教我來到此地，有得吃，又有床睡，我已經十九年都沒有床睡了。你真留我嗎？你真是好人了。我明日去時，便一發算錢給你。請問你高姓大名，你是不是一個店主人？”

孟主教道：“我乃是住在這裏的一個教士。”

華賤道：“哎呀，難道還是一位有錢的教士，那你必不要我飯錢了。師父就是在那大禮拜堂的主教麼？”

主教接口答道：“是的。”

華賤道：“呀，不錯，我還沒有留心看師父的帽子，真是太糊塗了。”

說罷，便將行李和棍子，放在屋角下，又把路

慘世界第四十三頁

票收在衣衫袋裏坐下。寶姑娘對他看着不轉眼，狠覺得有趣。

華賤說道：“師父既然是一個慈善的人，就不用算我的飯錢了。”

那曉得在這個悲慘世界，沒有一個人不是見錢眼開，那有真正行善的人呢？

孟主教果急忙答道：“不然，不然，一定要算飯錢的。你共有多少錢呢？你曾說你有一百零九個銀角子。”

華賤道：“還有十五個銅角子。”

主教道：“你費了幾多天的功夫，才得這些錢呢？”

華賤道：“十九年。”

主教嘆道：“十九年嗎？”

華賤道：“不錯，現在這些錢，還在身邊，沒

有用去。”

孟主教聽得華賤說一聲現在錢還在身邊，即忙把門和窗戶閉上。

不多時，凡媽拿了一碟菜進來，放在桌上。主教令他放在火爐旁邊，又對華賤道：“亞立山上的風很大，先生一定受寒了。”

你看孟主教口口聲聲只叫華賤做先生，那種聲音，又嚴厲又慈愛。你想他把先生二字，稱呼罪人，好像行海的時候，把一杯冷水，送給要渴死的人，不過是不化本錢的假人情罷了。

閑話休絮。却說主教忽對凡媽道：“這個燈不亮。”

凡媽會意，便去到臥房裏架子上，拿來兩隻銀燈台，點了兩枝白蠟燭，放在桌上。

華賤洋洋得意的道：“現在蒙師父待我這樣好

慘世界第四十五頁

法，師父這一片仁心，我真是感謝不盡。既然是這樣，我也不必瞞着我的來歷，和我的苦處，待我細細的說把師父聽罷。”

主教就用手拉着華賤的手，和顏悅色的道：“你也無庸將你的來歷，告訴於我。此處不是我的家，是上帝的地方。無論什麼客來，也不問他的姓名，和他的皮氣；而且你已經受苦，又餓又渴，我必歡迎你，你切莫要使客氣罷。”

華賤道：“我現在狠餓，又渴。當我進門的時候，見了師父這樣仁慈，也就令我忘記了。”

主教道：“你會十分受了苦麼？”

華賤長嘆道：“哎呀，獄裏那野蠻的慘狀，真是不堪聞問了。姑且說他幾件事，就知道了。用雙重鐵鍊細了我的手脚，坐在那黑窟裏頭，青天白日裏也不看見天日，夜間就睡在一片板上。夏天熱得要死，

慘世界第四十六頁

冬天就冷得要死。那窟裏空氣悶人，常時一病不能起。我這樣在獄裏過了十九年，今年四十六歲了，才得了一張黃色的路票。你看好不可憐？”

主教道：“但是你現在知道傷心悔過，却比好人更加快樂。你出獄以後，若還以惡意待人，那就格外悲慘；若以好意溫和待人，又何處不是樂土呢？”

主教說罷，凡媽拿飯進來。

欲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第六回

孟主教多財買禍

寶姑娘實意憐人

慘世界第四十八頁

話說凡媽拿飯進來，華賤看時，有湯，有水，有鹽，有油，有豬肉，又有羊肉，又有無花果，又有一大塊烘乾的麵包，又有一大瓶紅酒，樣樣都用銀器盛來，光彩閃閃，映在鋪桌子的白布上面，真覺異樣好看。

孟主教滿面堆着笑容，請華賤坐在自己左邊，寶姑娘又坐在華賤的左邊。坐齊了席後，孟主教就按教例念了禱告，念罷，即使用飯。此時華賤心中樂不可言，那種神氣，可惜沒有照一個像下來，把大家看看。

却說他三人吃了一碟，又上一碟，完了一樣；

又來一樣。華賤放量飽餐一頓，好像老虎吃蚊蟲一般。幸虧主教尋常吃飯，都有六樣，還可以飽了華賤肚子。不知不覺，一會兒就吃罷散席。

華賤對主教說道：“盛筵難再。哎呀，苦巴館那班車夫，不許我和他們同桌吃飯，不料竟蒙師父這般厚遇，真是難以報答了。”

主教道：“此事雖可痛恨，但是他們也比我勞苦。”

華賤道：“那也未必，我想他們比你更有銀錢。但是上帝若居心公平，一定是保祐你。”

主教道：“那有上帝不公平的道理呢？”少停，又道：“華賤先生，你明日真要到潘大利那裏去麼？”

華賤道：“這也是不得已罷了。我想明日趁着日頭未出來的時候，就要起行。這一次又狠辛苦，

慘世界第五十頁

白天裏雖然稍暖，夜裏却是狠冷。”

主教道：“你這還不算十分受苦。前幾年正當革命的時候，我全家都被毀了，我跑到東方，交瑞西國界那富郎之情地方，却靠着我兩隻手尋飯吃。那地方有機器局，有製紙局，有酒廠，又有油廠；至於鐵廠，也有二十多處，倒好找工做。”

主教說罷，又對寶姑娘道：“我們有無親戚在潘大利住？”

寶姑娘答道：“有的，盧逸仙先生不是在那裏住嗎？他還是故川洞口的船主哩。”

主教道：“不錯。”

此時華賤並不留心他們的談話，自己也一言不發，那種神色，却是十分疲倦了。

主教見華賤這樣情形，就回頭來同凡媽談了片刻，又對華賤道：“先生，你必是要安睡了。”

慘世界第五十一頁

寶姑娘又在一旁，吩咐凡媽道：“今天夜裏狠冷，去到我睡房裏，把那一件鹿皮袍子，取來鋪在客人床上。”

不多時，凡媽回來說道：“床鋪都預備好了。”

主教便同寶姑娘，在客廳裏，按教規行了祈禱的禮。寶姑娘就對華賤同主教各施一禮，並請一聲‘晚安’，獨自走進睡房去了。

此時主教就在桌上拿一盞銀燭，又把那一盞交與華賤，說道：“先生，我帶你到臥房去睡覺罷。”

華賤就起身跟着前去，走過主教臥房的時候，凡媽正在要將銀器放在孟主教床頭下碗櫃裏面，放急了，碰得豁浪一聲響亮。主教只顧引了華賤，還沒聽見。不知不覺的已到了臥房，主教令華賤把燭臺放

在桌上，指着床上道：“今晚請先生就此安歇。明天早晨起來，再請用一杯新鮮牛奶。”

華賤答道：“多謝師父。”

說罷，歇了半刻，華賤忽然現出一種希奇的樣子，兩隻手捏了拳頭，睜了一雙兇狠狠的眼睛，對主教道：“哎呀，現在你留我住下，還離你這樣近嗎？”

剛說到這裏，就停住了，忽然又哈哈一笑。主教看見這樣情形，心裏倒有些驚慌。

華賤又道：“你情願我告訴你聽麼？我是一個兇手，你還不知道嗎？”

主教答道：“上帝總難瞞過。”

說罷，又低聲禱告了一會，便轉身去到自己的臥室安歇去了。

華賤看見主教已去，即忙息了火，並不脫衣，

慘世界第五十三頁

就和身倒睡在床上，即刻鼻子裏呼聲，好像打雷一般。這時一屋的主客，個個都化作莊生蝴蝶了。

欲知後事，且待下回。

第七回

無賴村逼出無賴漢

麵包鋪失了麵包案

話說孟主教一家主客，都悄悄睡去，沒有了人聲。這事隨後再表。

却說從前法國有一個村莊，名兒叫做無賴村，裏頭有一個姓金的農夫。這農夫有一個女兒，和一個兒子。他的女兒成人出嫁之後，只剩下一個兒子，那兒子倒很聰明伶俐。只是可惜一件，因為他家道困窮，他的親戚，和那些左右隔壁的鄰舍，雖說是很有錢，却是古言道，‘爲富不仁’。那班只知有銀錢，不知有仁義的畜生，那裏肯去照顧照顧他呢。因此他自幼就沒有錢上學攻書，天天玩耍度日。

却說那農夫的女兒，一日在家閑坐無聊，忽然

慘世界第五十七頁

想去探看他的父母兄弟，就立刻起身，鎖好了門戶，獨自出來。不知不覺已到他父母的家，只見門還未開，就吃驚道：“爲甚麼現在還沒有開門呢？”停息，又聽見他兄弟在裏面號啕不住的大哭，說道：“奇怪，奇怪。”即忙把門敲了幾十下，也沒有人來答應。此時他心裏好像火燒油煎一般，幸虧這個門都是用爛木頭做的，他此時性急了，拚命用力一推，連門門都推折了，一直飛奔進去。

只見他的兄弟從房裏出來，臉上掛着幾條眼淚，直跑到他面前，行了一個禮，急忙說道：“我的姐姐呀，你來了麼？你爲甚麼不早些來呢？我從昨天下午，直到如今，都沒有吃飯，肚子裏又餓又痛。”

他的姐姐即忙問道：“爲甚麼沒有吃飯呢？阿爹阿媽都到那裏去了？”

慘世界第五十八頁

他兄弟道：“都沒有出去。自從昨天下午，他們就未曾起身，只是呆呆的睡在床上。後來我的肚子餓極了，就叫他們起來弄飯我吃。不知道甚麼緣故，他們不肯起身，又不和我說話。我又大聲叫他們多少次，還是不肯動躑。我已經痛哭了一天多，那左右鄰舍人家也沒有一個來看看我的。你快去弄飯給我吃，隨後再叫他們起來罷。”

他姐姐聽說，即忙跑進房裏，只見他的父母都直躺躺的睡在床上，便知道他的父母，都到五殿閻王那裏去了，不由得放聲哭了一會。

他的兄弟站在旁邊說道：“姐姐呀，你的肚裏不餓麼？不要哭了，我們快去弄飯吃罷。”

他的姐姐聞說，也就收了眼淚，對他兄弟說道：“你隨我去，到我家裏吃飯罷。”

說着，即忙攜了他兄弟手出了門，又把門戶鎖

慘世界第五十九頁

好，手裏牽着他的兄弟跑回家裏；急忙弄了些飯菜，和他的兄弟飽餐一頓。不多一會，他的丈夫也回來了，他就連哭帶說的把這樁事情告訴了一遍。

他的丈夫就糊裏糊塗的說道：“我現在覺得肚皮有些疼痛，隨便你自己去辦罷。”說罷，就睡在床上。

他的妻子看見這樣情形，就一言不發，只得忙忙的在箱子裏拿了些銀子，又吩咐了他的兄弟，在家裏等他回來，不要跑在街上玩耍。說罷，就起身急忙跑到父母家裏，就去叫了一個教士，和幾個土工，忙忙碌碌的一直到了天黑的時候，那齋祭埋葬的事體，一一料理妥當，照舊將門戶鎖好，回到自己家中。

從此他的兄弟就在他家裏，住到三四天，忽然對他姐姐說道：“我要回到家裏，看看我的阿爹阿

媽。”

這時候他的姐姐就不免落下幾點傷心眼淚來，又見他兄弟不懂事，只好說道：“阿爹阿媽現下還沒有起來，你不好回家裏去。你倘若一定要回家去，還沒有人弄飯把你吃哩，你天天就在我這裏過活便了。”

他兄弟又說道：“我在這裏，雖然是有飯吃，難道我的肚子飽了，就忘卻我的父母了麼？”

他的姐姐見他說出這般可憐的話來，就不得已直說道：“阿爹和阿媽已經在地下了。”

他兄弟又問道：“爲甚麼在床上還睡不夠，又去地下睡呢？真真是睡得長遠了。”

他姐姐聽得他這樣說，還未開口，先已酸心，忍著眼淚說道：“阿爹阿媽，再沒有能同我們相會的日子了。”

慘世界第六十一頁

他的兄弟聽見這樣說法，也就號啕大哭起來，倒睡在地上，聲聲說道：‘我定要回家裏去，看看我的阿爹和我的阿媽。’但是他的姐姐那裏肯放他回家。

從此都靠着他的姐姐照料，日月如梭，不覺過了十多年。他姐姐已經生下子女七人，那最小的才一歲；到了他丈夫死的時候，他兄弟剛剛二十五歲，已經可以回家，接管他父母的幾間破屋，成家立業，也好照應他的姐姐，這本是分所當為的。當時他姐弟二人，也無他項生活，或砍柴度日，或幫人耕種。到了夏天樹木茂盛的時候，每天可尋得十八個銀角子。但是他姐姐膝前兒女，如是之多，又不能自謀生計，就不得不稍受貧寒。

却不幸遇着一千七百九十五年，那年冬天極冷。有一禮拜日，雨雪連天，寒風刺骨，也就不能出

外做工覓食了。那時一家人口，都白白的餓了一天。

看官，你看他們將來作何打算，難道就袖手待死不成嗎？按下不表。

且說同時法國巴黎有個財主姓范的，他三兩年前在鄉下本很貧寒，隨後來到巴黎，就胡亂學了幾句外國話，巴結外國人，在一個外國洋行裏當了買辦；兩三年間，就闊氣起來，因此人人都喚他做范財主。

這范財主只生一子，名叫做阿桶。那范桶自幼養得嬌慣，到念多歲，還是目不識丁。只因他家裏有些錢財，衆人都來巴結他，要和他做朋友。一日，有兩位朋友，前來探訪。你道這兩位是什麼人呢？一個姓明，名白，字男德。一個姓吳，名齒，字小人。范桶見他們來到，就和他們各施一禮坐下。

慘世界第六十三頁

范桶便開口道：“今天很冷。”

那小人急忙連聲答道：“是，是，是，是，是，是，是。”

那男德便問道：“今天報上可見甚麼新聞了？”

范桶就答道：“我天天只曉得吃飯和睡覺兩樣事，那裏還要看看那報紙，有什麼好處呢？我的父親他倒歡喜天天看那個什麼新聞報，也不過是爲着生意的行情，和那彩票開彩的事，考試發榜的事罷了。”

男德聞說，便道：“哎，世上的人，有幾個真真知道報紙是什麼東西的呢？”心裏還尋思到這等的人，目不識丁，只知道有幾個臭銅錢，這也就難怪了。又對范桶道：“你去拿今天的報來我看看罷。”

慘世界第六十四頁

不多一會，范桶就拿了一張來。男德接着，就道聲‘多謝’，隨手放在桌上，那雙眼睛，一直釘在那張報紙上。

此時范桶又隨口說道：“很暖。”

那小人也在旁邊說道：“我熱的了不得。”

范桶問道：“你也暖嗎？我因為穿了這件虎皮外套，所以覺得很暖；難道你穿了這件夾衫，還不冷麼？”

小人又道：“不是這樣說。我的身體本來覺得很冷，不過我無意中跟你說出罷了。”

這時男德回頭向范桶問道：“你是無賴村的人麼？”

范桶道：“不錯。有甚麼事呢？”

男德道：“沒有甚麼要緊。不過有一樁事體，我心裏見得很不平，請你看這條新聞罷。”

慘世界第六十五頁

范桶聽說，忽然滿臉通紅，說道：“我不想看，請你念給我聽聽罷。”

男德就看着報紙，念道：

前天晚上無賴村有個麵包舖的主人，正去睡覺的時候，忽聽得舖面的窗門一響。那主人立刻翻起身來，只見窗門上有一個拳頭，將玻璃打破，忽然又見一雙手，從那窗孔裏伸入，拿去了一塊麵包。那主人就一直飛也似的跑出去，捉住那人，用腳很很的踢了他一頓。那人就把麵包丟在地面，渾身被那主人踢得鮮血淋漓。後來又送到衙門，衙門裏就定他為夜入人家竊盜的罪名。此人姓金，名華賤，原來是一個安分守己的工人，只因合家人口，凍餓情急，就到了這樣地位。

慘世界第六十六頁

那范桶聽罷，便道：“呵，金華賤乃是我的老友。我早幾年前在鄉下住的時候，不時到他家裏去，又是飲酒，又是吃肉。他怎麼現下居然做了賊呢？真真是想不到的。那支那國的孔夫子也曾說道，‘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這兩句話真說得不錯。”

那小人就在一旁接着道：“是，是，是。”又向男德道：“你還有甚麼不平的事呢？你看那做官的大老爺都定了他的罪名，難道你說做官的還辦錯了不成麼？”

男德只聽到‘做官的’三個字，立刻火發心頭，不由得一脚踢得那小人魂不附體，還大聲罵道：“你這無恥的小人，我早已忍了你一肚子的氣；你現在又在我面前放甚麼臭狗屁！”

慘世界第六十七頁

這時范桶驚慌無措，好容易才將男德勸住。小人也就扒起身來，對男德躬身行禮道：“我說錯了，你休要動氣罷。”

男德正氣憤憤的答道：“你這小人，我恨你，我又可憐你。人家吃飯，你就吃飯，人家吃矢，你也吃矢。”

這時范桶只好在一旁勸道：“休要發氣。請你慢慢兒將你不平的事，告訴我聽聽罷；難道孔夫子的話，你都不服嗎？”

男德即忙答道：“那支那國孔子的奴隸教訓，只有那班支那賤種奉作金科玉律；難道我們法蘭西貴重的國民，也要聽他那些狗屁嗎？那金華賤只因家裏沒有飯吃，是不得已的事情。你看那班財主，一個個的只知道臭銅錢，那裏還曉得世界上工人的那般辛苦呢？要說起那班狗官，我也更不屑說他了。

怎麼因為這樣小小的事情，就定他監禁的罪名呢？所以我就不平起來了。”

范桶道：“只是他做了賊，就應該這樣辦理。”

男德聞說，立刻站起身來，就一拳頭把個范桶打得撲地滾了一丈多遠，大聲罵道：“你這木頭人，只知道吃飯，還知道甚麼東西。”

那小人見事不好，即忙跑出門外，也不知道他到甚麼地方去了。

那范財主在房裏聽得外邊吵鬧，慌忙跑出看時，只見范桶剛在地下爬起來，一一告訴了他的財主老子。此時那范財主見男德的體格生得十分強壯，也知不能奈何他，只好說道：“你這樣年少氣盛，我也沒法兒和你說；但你是一個有見識的人，怎麼就幫起做賊的來呢。”

慘世界第六十九頁

男德氣憤憤的答道：“原來我是一個明白的人，所以才如此。我並不幫賊，也不過是心裏爲着世界上的窮人不平罷了。”

那范財主道：“世界上總有個貧富，你有什麼不平呢？”

男德道：“世界上有了爲富不仁的財主，才有貧無立錐的窮漢。”

范財主道：“無論怎地，他做了賊，你總不應該幫着他。”

男德道：“世界上物件，應爲世界人公用，那鑄定應該是那一人的私產嗎？那金華賤不過拿世界上塊麵包吃了，怎麼算是賊呢？”

范財主道：“怎樣才算是賊呢？”

男德道：“我看世界上的人，除了能作工的，仗着自己本領生活；其餘不能做工，靠着欺詐別人

慘世界第七十頁

手段發財的，那一個不是搶奪他人財產的蠹賊呢？這班蠹賊的妻室兒女，別說穿吃二字不缺，還要盡性兒的奢侈淫逸。可憐那窮人，稍取世界上些些東西活命，倒說他是賊，這還算平允嗎？況且像你做外國人的奴隸，天天巴結外國人，就把我們全國人的體面都玷辱了。照這樣看起來，你的人品比着金華賤還要下賤哩！”

這時候范財主又羞又氣，一息兒也做不出聲來，臉上只是青一陣，白一陣，呆呆的立了多時。

男德尋思道：“這也難怪了。你看世界上那些搶奪了別人國家的獨夫民賊，還要對着那主人翁，說甚麼‘食毛踐土’，‘深仁厚澤’的話哩。何況這班當洋奴的賤種，他懂得什麼呢？我何必和他計較。”

慘世界第七十一頁

想着，便轉身氣憤憤的出門去了。

欲知他出去之後情形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回

爲世不平俠士題壁

恩將仇報惡漢揮刀

話說男德和范財主爭論之後，不說范財主父子後事如何，且說男德以范財主不足教訓，便憤憤出門，回到自己家中。原來男德也住在巴黎，家道小康。父親明頑，生性固陋，也只身生男德一人。男德自離娘胎的時候，就有些蠢氣，因此一家人都瞧他不起。他的皮氣也很與眾不同，不屑事家人生產。到了十五歲的時候，就在中等學堂裏讀書，歲月如流，光陰似箭，不知不覺的又過了三年。

這一天男德就和范財主爭論回來，他父親明頑，手裏捏着一枝鉛筆，正在那裏算帳，猛然間看見男德氣憤憤的回來，大聲問道：“男德，你到那裏

慘世界第七十五頁

去了？”

男德本是一個爽直的漢子，從不會撒謊的，也就把在范桶家裏的事情，一一說出。

只見那明頑聽罷，立刻就把他的大眼鏡子取下來，厲聲罵道：“你這小孩子，也應該講甚麼爲世界上不平的話嗎？你莫羞死我罷！那世界上的事體，是你們這樣貧窮的人講得的麼？你若不去用心讀書，以圖功名富貴，好事養父母，你就快些去做告化子罷了。世上的人若能盡了這孝順兩個字，就是好人，不用講甚麼爲世不平的邪話。”說罷，將鉛筆放在桌上，還滿面堆着怒容。

男德也知道他父親是個冥頑不靈的東西，只好一言不發，聽他辱罵。後來見他父親住了口，才悄悄的去到自己的書房，悶坐多時；猛抬頭，只見玻璃窗外，雨雪滿天，把一座巴黎城都化作了銀花世界。

慘世界第七十六頁

男德見此淒涼景象，觸目驚心，不由得長嘆道：“哎，世界上這般炎涼悽慘，闔無天日，也合這天氣一般；倒是怎麼好呢？”正在獨自感傷，忽見後面用人送信進來。男德接過來拆開一看，只見信上約略寫了幾行道：

男德同志賜鑒，

頃有一位志士，從尚海來，託弟介紹于兄。倘蒙不棄，祈移玉來敝處一聚是禱。

弟某頓首。

男德看罷，尋思道：“尚海那個地方，曾有許多出名的愛國志士。但是那班志士，我也都見過，不過嘴裏說得好，實在沒有用處。一天二十四點鐘，沒有一分鐘把亡國滅種的慘事，放在心裏，只知道穿些

狠好看的衣服，坐馬車，吃花酒。還有一班，這些游蕩的事倒不去做，外面却裝着很老成，開個甚麼書局，甚麼報館，口裏說的是藉此運動到了經濟，才好辦利羣救國的事；其實也是羣羣爲利，不過飽得自己的荷包，真是到了利羣救國的事，他還是一毛不拔。哎，這種口是心非的愛國志士，實在比頑固人的罪惡還要大幾萬倍。這等賤種，我也不屑去見他。”便隨手將這封信放在桌上。這時候那壁上掛的自鳴鐘，正丁丁當當打了十二下。男德就嘆一口氣道：“哎，這鐘的聲音，也不過是不平則鳴，況是我頂天立地的大丈夫男德麼！”說着，就到飯廳裏去吃飯。

不多時，用人拿飯進來。這赤心俠骨的男德，和那尚海喜吃大菜的志士不同，也不問是什麼味道，胡亂吃罷，即忙起身回到書房，坐在書桌面前，七上八下的亂想一會，嘆道：“哎，世界上這般悽愴模

慘世界第七十八頁

樣，難道我就袖手旁觀，聽他們這樣不成嗎？只恨那口稱志士的一班人，只好做幾句歪詩，說兩句愛國的話。其實挽回人間種種惡習的事，那個肯親身去做呢？”又忽然想到他父親身上，嘆道：“哎，我的父親，這樣頑固……”剛說到這裏，又住了口，尋思到：“凡人做事都要按着天理做去，却不問他是老子不是老子；而且我的身體，雖是由父母所育；但是我父母，我祖宗，不仗着世上種種人的維持，那能獨自一人活在世上？就是我到這世上以後，不仗着世上種種人的養育教訓，也那能到了今日？難道我只好報父母的恩，就把世上衆人的恩，丟在一旁，不去報答麼？”

想罷，便立起身，在房門口探看一回，立刻又轉身進房，將掛在壁上一件半新不舊的外套，拿下來穿在身上。又取一把鎖匙，打開箱子，拿出十多

慘世界第七十九頁

塊銀錢，放在外套的袋裏。向書桌架上，尋出一柄不長不短的快刀，用一條白毛手巾包裹起來，放在外套裏面的長袋裏。足下換了一雙舊皮靴。順手在桌上拿了一枝鉛筆，看了一看，又放在桌上。這時諸事預備妥當，又低頭沈吟了一會，立刻跑到廚房裏拿了一枝黑炭，靜悄悄的從廚房的後門走出，來到那小花園裏，便提起那枝黑炭，向着小花園的牆壁上，歪歪斜斜的寫了四行字。寫罷，自己又念了幾遍，便即將這枝黑炭丟在地面，放開大踏步，一溜煙走了。

看官，你想男德到那裏去了？他寫的這四行字，是些什麼字呢？隨後再表。

那金華賤自從那大雪的時候，眼巴巴的坐在家裏忍不住饑寒，就偷竊麵包犯案。衙門裏定了罪後，就把一條鐵鍊子鎖起他的手脚，用一輛罪人的馬車，

慘世界第八十頁

解到道倫地方的監裏。走了二十七天，才到了道倫，便把華賤換上一件藍布的罪犯衣服。那衣襟上面有個號頭，沒有什麼金華賤的姓名，那華賤的號頭，乃是第二萬四千六百零一號。

過了十個多月，有一天晚上，天色已經黑闇，華賤坐在這監獄裏面，想起從前在家裏砍柴的苦境，又想到他的姐姐還有七個孩子，也不知道現在怎樣受苦，不由的一陣心酸，落下淚來。正呆呆的坐在那裏，越想越難受，朦朧間忽然瞥見一個黑影兒來到面前，漸走漸近。這時華賤嚇得渾身捏了一把汗，不由的戰慄起來，不知是人還是鬼。不多一會，來到身邊，才知道是一個年輕的男子，站着華賤身旁，對着他的耳朵，低聲說了好一會。

說罷，華賤接口道：“你想把他弄死嗎？”

那人答道：“不是，不過是用這般手段，來嚇

慘世界第八十一頁

他一嚇，他自然就會中了我的計。我焉能因為要救一個人，就來弄死一個人哩？”

華賤道：“言之有理。”

那人即刻跑到看監的房裏，瞥見了那看監的一眼，就凶狠狠的一手把他的衫襟扭住，一手伸在外套裏面，拔出一把光閃閃的明刀，說道：“你不要吃驚，我不是來殺你的，不過到這裏要救出那個金華賤。你快快的把那鐵門的鑰匙和他手脚鍊子的鑰匙，一齊交給於我；你若不肯依從，那却怪不得我，就要將你結果！”

那看監的嚇得魂飛魄散，口裏不住的說道：“我……我……我……把鑰匙交給你。”說着，就在衣衫袋裏摸出兩把鑰匙，說道：“這把大的，是開鐵……鐵門的，這個小的，就是開鐵……鐵鍊子的。”

， 慘 世 界 第 八 十 二 頁

那人接在手裏，隨將刀子收好，就扭他一陣來到華賤面前，將華賤手鍊腳鍊，一發開了。照樣把那看監的手腳鎖將起來；就和華賤一齊抽身跑到鐵門旁邊，將鐵門打開，兩人逃出。

華賤說道：“將門鎖起來。”

那人答道：“使不得，把他鎖在裏面，恐怕沒有人知道，不叫他餓死在裏面麼？”

華賤又道：“不把他鎖在裏面，我們不怕後患了麼？”

那人道：“今夜一定沒有人知道的。你看鐵牆這樣高法，就是他高聲喊叫，也沒人聽見，我們乘着夜裏快跑罷。”

兩人說着，就飛似的一直跑了三里多路，未曾停腳。忽然瞥見路旁有一叢黑影兒，二人吃了一驚，待慢慢的向前走去，一直到了面前，才知道是

一大叢樹林子。這時二人又驚又喜，就來在樹林子裏坐下歇息歇息。華賤便開口問道：“你是甚麼地方來的呢？你的名字叫做甚麼呢？”

那人答道：“我姓明，名字就叫做男德，巴黎人氏。自從去年聽得你的事體，心裏就不平起來，一定要來救你，那時便在家中取些銀兩……”

說到這裏，華賤就破顏一笑，問道：“現在你還有銀子麼？”

男德答道：“現在還有幾兩，在外套的袋裏，我們明天的路費總夠用了。”

華賤又問道：“你從那裏來的呢？”

答道：“我從巴黎而來。”

華賤道：“咦，這樣遠的路，怎麼你就來到了呢？”

男德道：“我一路告化，將近一年，到了前月

慘世界第八十四頁

才來到這裏。初到的時候，我不知道你的監房在那裏，只好在這地方左近，天天找些工做，得便打聽你的消息。前幾天我才聽見有一個工人，他道，‘有一個做苦工的人，自去年就收在這監裏。他家裏的姐姐，還有了六七個子女，都沒飯吃。他也不知道怎麼樣好，真真是可憐。’我聽得這樣說法，就一一知道你的消息。”

華賤道：“你怎麼就能夠進了那監呢？”

男德道：“到了今天早晨，恰好那個看監的開了鐵門，出來掃地，我就出其不意，跑進他的房裏，將身躲在床底下。一直到了今晚，我才乘他不在房中，出來救你。”

華賤聽罷，就長嘆一口氣道：“哎，你真真是我的救命恩人，但不知那一天才能報答？”

男德道：“那裏話來。我並不像那做生意的人

將本求利，也不過爲着世界上這般黑暗，打一點抱不平罷了。”說著，就脫下外套，對華賤道：“現在初交冬令，覺得有些寒冷，你穿上這件外套罷。”

華賤歡天喜地的即忙接了穿在身上。男德道：“我們二人今晚早些睡覺罷，明天還要早些跑路。”說罷，就躺在草地上睡了。

這時華賤尋思道：“我身上現在一文沒有，既然遇見這種奇貨，却不要放過了他。”正在那裏胡思亂想，只聽得男德睡得呼聲如雷。忽然翻身扒起來，跑了三四步，又住了脚。便在外套袋裏摸出那一把光閃閃的刀，口裏說道：“世界熙熙，皆爲利往，天下攘攘，皆爲利來。我金華賤這時候也爲金錢所驅使，顧不得什麼仁義道德了。”說着，就拚命的用盡平生氣力，把刀尖兒正對着男德身上，飛似的丟將過去，抽身便走。

慘世界第八十六頁

欲知道男德性命如何，下回就知道了。

第九回

忍奇辱紅顏薄命

刺民賊俠劍無情

慘世界第八十八頁

話說華賤丟刀來刺男德以後，就飛也似的一直奔出叢林去了，按下不表。

且說當時男德身體十分疲倦，也就一事不知的，一直睡到次日早晨日上三竿的時節，才扒起身來。忽然看見離身旁只三四寸遠，有一件東西，大大的吃了一驚。你道看見了一件甚麼呢，就是他的那把明閃閃刀子，插進草地裏有三寸多深。四面一看，又不見了華賤。

這時候男德心裏也就明白了，說道：“險哉險哉，不錯不錯，我昨晚說還有錢在外套袋裏，他就破顏一笑。”說著，又長嘆一聲道：“哎，臭銅錢，

慘世界第八十九頁

世界上那一件慘事，不是你驅使出來的！”

說到這裏，便探頭一看，四面均是叢林大樹，低下頭來沈思了一會，又道：“這樁事，也沒有甚麼奇怪。在這種慘世界上，那一個人不和華賤一般。我想是非用狠辣的手段，破壞了這腐敗的舊世界，另造一種公道的新世界，是難救這場大劫了。”說罷，便把那明刀拔將起來，說道：“我一生仁義道德，都仗着你才能夠去做，怎好不小心收藏起來。”說着，就把刀又收在袋裏。

這時男德身上一錢沒有。你看男德爲着世上不平的事，去捨身救人，倒弄得這樣下場，怎不令人灰心短氣？那曉得那男德是一個天生的剛強男子，不像尙海那班自稱甚麼志士的，平日說的是不怕艱難，不愁貧困；一遇了小小的挫折，就突自灰心短氣起來，再到了荷包空的時候，更免不得冤張怪李，

慘世界第九十頁

無事生端，做出些無理的事情，也顧不得大家恥笑，這就到了小人窮斯濫矣的地步。那男德雖然這樣失敗，這樣困窮，沒有一點兒悔恨的意思，還是一團心安理得，上不愧天，下不愧人的氣象。那一種救世憐人的慈悲心事，到底終身一絲不減，只是和顏悅色的手靠着背，向叢林外面走去，口裏還高聲唱道：

一天風雪壓巴黎
游俠心酸人去也

世界淒涼無了期
衆生懵懵有誰知

唱罷，自己說道：“這不是我離家的時候，寫在那小花園牆上的詩麼？咳，如今還是不能達我的志願。”

說罷，又向前走，不知不覺的已經出了那叢樹林，只見前面遠遠的有許多人家烟戶，心裏想道：那必定是一座村莊；但不知道這個村莊叫甚麼名兒，

待我去到那村莊裏告化告化罷了。說着，就放步一直向那村莊走去。不多一會，就走進村裏。剛走了十多步，瞥面看見一座高樓大廈，正在路旁，男德就將身來到那大屋的廚房門口，呆呆的立了多時。

只見一位年輕貌美的婦人，手裏拿着一個破碟子，走進廚房，一見男德，便開口問道：“你來做甚麼事體呢？”

男德答道：“大娘，沒有甚麼，不過來討一塊麵包吃。”

那婦人道：“我看你神色，倒不像個告化子，甚麼要來討麵包吃呢？你現在向我討麵包吃，你還不知道我的苦處，我不久也就要做告化子了。”說着，流下幾點傷心香淚來。

這時男德即忙問道：“大娘，你不是這大屋的主人麼？”

那婦人道：“是的。”

男德道：“你既是這大屋的主人，怎麼好說出這樣悽慘的話來？請你把這悽慘的情由，說給我聽聽。”

那婦人道：“不必說了，說着也無用的。世界上，是這般狼心狗肺的事，都也就沒奈何。”

這時男德聽說，越發著急，就忙說道：“既是像這樣可惡的事情，更要請你細細說。我聽了，或者我可以替你出了這口氣，也未可知。”

那婦人尋思道：你這個小小的孩子，有甚麼力量來救我？也只好說道：“也罷，就講給你聽聽，也好叫人知道我的冤情。”

這時男德，便抖起精神，站在門旁，豎起耳朵，來聽那婦人的說話。

只見那婦人說道：“前兩年我的丈夫出了外洋

慘世界第九十三頁

去做生意，辛苦了兩年，一直到今年二月，才帶些銀子回到家裏，買了這重住屋；還沒有多少時候，就聞傳到這村的官府耳朵裏。那官府……”男德剛聽到這裏，就癡狂似的，咬緊着牙根，用力把脚一頓。

那婦人驚問道：“你發了什麼毛病？”

男德忙答道：“我沒發什麼毛病。請你快些說罷，那官府怎麼樣呢？”

那婦人又接着道：“他姓滿，名兒叫做周苟。他見我家有了點錢財，就紅了眼睛，天天到我家來拜訪，外面看起來，倒很親熱。那時我就有些放心不下，時常勸我丈夫，不要攀扯這班做官的，恐怕得不着什麼好處。我丈夫那裏肯聽我的話，還罵我不知道人情世故，多般闊氣的官府，肯和我們這樣兒的人家交接，這就是一條好路，趁着巴結巴結他，

慘世界第九十四頁

後來或者可以提拔我們也未可知。我也就不便和他再講。到了三月底，那官府……”男德聽到這裏，又把腳頓。

那婦人見男德這樣情形，轉身就走，嘴裏還埋怨道：“你這發癩的小孩子，我也沒什麼和你說的了。”

男德連忙拉着那婦人的衣服，說道：“大娘，我並不發癩，不過聽了‘官府’兩個字，就不由我火上心來。請你休要見怪。”

那婦人聽他這樣說法，也就回轉過身來，正對着男德面前說道：“你真能替我出這口氣不成？”

男德道：“果然有了這樁事體，就是我的責任了，豈有袖手旁觀的道理。”

那婦人又道：“你這說大話的小孩子，真真可笑了。你現在還找不着一塊麵包吃，好講什麼責任的

話嗎。”

男德道：“你倒不要問這些長短，請你把這事體快快的說給我聽罷。”

那婦人說道：“滿周苟有一天來到我家，口稱，‘現在政府裏財政告乏，國庫空虛，要設法接濟接濟。因此就下了一令，要從新頒發鈔票三百二十萬金磅，當作現錢使用。從前的舊鈔票，一齊註銷。不久又發出一千萬圓的鈔票，所以銀票就漸漸跌價，我們官場裏也就因此大大的吃虧。我現在正有緊急的用項，要向你借一千元，快快的拿給我罷。’

“那時我丈夫就答道，‘舍下一時實在拿不出這樣鉅款。’

“那官府聽說拿不出，就立刻變了臉，厲聲罵道，‘你這大逆不道的東西，我是朝廷堂堂的一位命官，難道你都不怕嗎。也罷，我知道你是有錢難

捨。限你十天，倘然過了這十天，還是沒有，就要按着不敬官長的律例，辦你的罪名，你可要當心着些。’說罷，就兇狠狠的去。

“我丈夫見他這樣兇惡，也就算官令難違，只得東挪西借，方才湊齊，交給於他。從此以後，他也就一步不到我家來了。這時我丈夫已是後悔無及，只好忍氣吞聲，再到外洋去做生意，剩下我母女二人，在家度日。

“我丈夫已經去了一個多月，也沒有一文錢寄回家來。我現在穿吃二字，天天要用。倘若再過一月，不寄錢來，我母女二人，只得餓死在這屋裏了。”

男德聽到這裏，不由的眼圈兒一陣發紅，忍着眼淚說道：“大娘，我男德定要替你出了這口惡氣，才得過去。”

慘世界第九十七頁

那婦人看見男德這樣替他不平，心裏又感激，又悲酸，也不免落下幾行珠淚，呆呆的看着男德，口裏說不出話來。過了好一會，才開口問道：“你爲着什麼事體，從什麼地方來到這裏呢？”

男德道：“你不要問我這些閒事罷。我現在肚子裏餓得狠，請你去看看有甚麼東西，給一點我吃罷。”

這時那婦人現出那一種又憐又愛的樣子說道：“不是你提起，我倒忘懷了。”

說着，卽忙抽身走進客廳。不多一會，就帶了他的四五歲一個女孩兒，急忙忙的走出來。左邊手裏，擎着一大塊新鮮麵包，交給男德；又伸出右手來，說道：“你拿了這一塊銀錢去罷。”

男德道：“我不要，還是你留下自己用罷。”

那婦人道：“我看你這樣的小孩子，實在可

慘世界第九十八頁

憐，不忍叫你空空的回去。我雖是貧窮，但是現在也不重在這一點，你快些拿去罷。”

這時男德尋思道：我看這財帛原來是世界上大家公有的東西。現在我行囊空空，就領了他這番厚意，也不甚打緊；況且我男德從來受人的錢財，却和那食人之惠，不思報答的人不同。即便將銀錢接在手裏，道聲：“多謝大娘，我男德一定要替你打個抱不平，大娘你且放心。”

那婦人道：“你且去罷，還在這裏說甚麼大話，吹甚麼牛皮呢？”

男德也就不和他辯論，恭身向他母女二人，各施一禮，抽身就走。一面走，一面自言自語道：“燕雀那知鴻鵠志？”說着，忽見一座古寺，來在面前。便將身進去，拿出那塊麵包，飽餐一頓。吃罷，又走出去，一路看山玩水，只見一片秋末黃花，

慘世界第九十九頁

正是荒村風景，惱煞愁人。男德舉目四顧，只見那一輪紅日西傾，幾行歸鳥悲鳴。這時他悽慘慘的獨自去到一所客店，算過了帳，用過些酒飯，就一宿無話。

到了次日早晨起來，就問那客店主人道：“這個村莊名兒叫做甚麼？”

那客店主人道：“這裏叫做非弱士？”

男德又問道：“你可知道這村官滿周苟的家是在那裏？”

那店主人道：“哼，這個惡人嗎？住在這村裏的人，沒有一個不知道他的，你找他做甚？”

男德道：“沒有甚麼，不過想見一見他。”

那店主人道：“這也容易。他就住在這村外，相隔不過兩里多路。”

男德就細細的打聽了一番，又向他要一張新聞

慘世界第一百頁

紙看看。

店主人道：“有一個叫做難興乃爾（即國民之意）報，才送來的。”

說着，就走過去，拿了一張來。男德接在手裏，看了一看，忽然看到那一條地方新聞，猛然吃了一驚。那條新聞上面寫道：

前晚八下半鐘，盜犯金華賤，爲一年輕的男子所救，逃出獄外。昨日下午四下鐘，才在叢樹林旁拿獲。該犯身穿一件半新不舊的外套，袋裏還有幾塊銀錢，那救出該犯的男子，現已杳無蹤跡云。

男德看罷，也不做聲，就交還那店主人，說道：“我就要動身了。”

慘世界第百〇一頁

那店主人就滿臉堆着笑容說道：“你就要走了麼？那我就把你的帳算來罷。”

男德聞說，急忙問道：“昨日晚上我剛到這裏，就問你是幾多店錢。你說是五角錢，那時候我就馬上如數交給了你。你現在就忘記了麼？”

那店主人聞說，就兇狠狠的，圓睜着眼睛，緊捏着拳頭，說道：“你這生來的客人，怎樣就敢騙起老夫來！快把五角錢拿來；如若不然，我就把你拿住，當作騙子，送到衙門裏辦罪。”

這時男德心裏想道：這也是慘世界上人的本色，我也放不着和你這班無知無識的東西爭個長短。就在袋裏拿出昨晚他找還的那五角錢，交給了他，便一直出門去了。

這時男德身邊銀錢一元，都被那店主人詐去，目下兩手空空，便開口嘆道：“呀，呀，呀，這好

慘的世界，好慘的世界！我男德若不快快設法拯救同胞，再過幾年，我們法國的人心，不知腐敗到何等地步！”

因此他的憐人救世的熱心，越發抑壓不住了。一路不言不語的，走到太陽落山的時候，就決意去到那路邊的叢林裏，歇宿一夜，明日再作道理。不多一會，他就走近叢林裏面。這叢林又高又密，男德就在林下草地上，默默無言的坐了多時。忽然覺得那樹林裏陰風颯颯，有些鬼氣。這時男德心裏倒是着了驚慌的樣子，探頭東瞻西望，朦朧間忽然瞥見左邊有一條白閃閃的東西。男德定睛看時，才知道是條一尺闊的小路，兩旁松柏參天。那小路的右邊，似乎有一面大鏡子。男德心裏也就知道這個地方，一定是緊傍着海邊了。忽然又瞥眼看見離這小路七八丈遠，隱隱有個好像豆大的一粒燈光。

男德尋思道：那裏莫非有個農戶人家？說着，就站起身來，一直順着那條小路前去。走了不多一會，只見乃是一重泥磚做的茅草屋，還有個小樓，男德就停着腳在門外靜聽了一會；只聽得裏面有一個老婆子的聲音嘮嘮叨叨的罵道：“你這不懂事的丫頭，我的話你也敢不聽麼？自從你父母死後，就把你託在我家照料，那時候你還是一個手抱着的小孩子，現在養到你十七歲了，就想忘恩負義嗎？況且我乃是你的姑母。”

這時男德正呆呆的站在門外，忽然又聽得裏面有一年輕女子哽哽暗暗的啼哭，和那藤鞭子打的響聲。這時男德聽不出頭腦來，心裏正在那裏懷疑，忽然又聽得那女子的聲音，說道：“我的姑母呀，我從此再不敢違抗你的意思了。”

只聽得那老婆子就笑哈哈的說道：“我心愛

的美麗呀，你看世上的人，那一個不是棄少貪多呢？你現在天天在那村外製造局做工，每天也不過是一元錢，還要辛苦格夠。怎麼就會不情願做這快活的生意？你可以享些清閑福，我也就有了搖錢樹，這管多般好！”

男德聽到這裏，那俠心又忍耐不住，就伸手將柴門敲了幾下，立刻就有一個五六十歲的老婆子，前來開門，臉上還帶有怒容。男德就脫下帽子，對他施了一禮，即便在衣衫的袋裏，摸出一個大古老的黃銅錶，看一看；對着老婆子說道：“現在已經七點鐘，時候不早，我不能趕回家裏去了。求你借一間屋，給我住宿一夜，明天早晨就走；不知尊意如何？”

那老婆子即忙笑呵呵的答道：“這有何妨呢？請進來罷。”

男德即便跟他進去，走到客廳，老婆子更道聲：“請坐，待我到廚房裏弄些東西你吃罷，我看你的神色是狠餓的了。”

男德便道一聲：“多謝。”老婆子就走進廚房去了。

不多時，只見老婆子手裏拿着一大塊麵包，和牛油牛肉出來，說道：“我是貧窮人家，這就薄待了，還求貴客見諒。”

男德忙說道：“那裏話來？我來的時候，真真還夢想不到有這樣快樂的光景。

說罷，就用手接過來，放些牛油在這大塊麵包上面，胡亂吃了一頓。老婆子見他吃完，就收好盤子，又在袋裏拿了一條鎖匙，去將柴門鎖好，轉身來說道：“客人，請你今晚在樓下睡罷，我們睡在樓上。目下此地太平無事，請你放心睡覺，不用害

怕。”

說罷，就上樓去了。不多一會，又拿了一個大竹簍子，和一張舊紅氈下來，對男德說道：“客人，你今晚就用這張舊紅氈蓋着睡罷。”

這時男德就對老婆子說了一聲‘晚安’，老婆子也溫溫和和的答了一聲，即忙上樓去了。男德就吹滅了那支蠟燭，把紅氈子鋪在地上睡去。立刻忽又醒來，這時夜靜更深，只聽得樓上的自鳴鐘，丁丁冬冬的響了十一下，男德尋思道：這個老婆子真真奇了。忽然又聽得樓梯上面，好像有皮鞋子走着的声音，男德心裏正在那裏胡思不定。不多一會，就瞥面看見一個妙齡女子，手裏拿着一枝白蠟燭，一直向着男德面前走來。

男德即忙問道：“你是鬼還是狐呢？”

這時那個妙齡女子，就將白蠟燭放在木桌子上

面，放着一口嬌滴滴的聲音，說道：“我的朋友呀，我是一個人，你休要吃驚。我且問你身邊是有一個大金錶麼？”

男德見他說得離奇，不由的發怒，撲翻身起來，大聲罵道：“你來做甚麼？我沒有什麼金錶，只有一個是銅的。你快快離開此地，不要胡思亂想。”

那女子聽說，就立刻低下頭來，湊面通紅，呆呆的立在一旁，一動也不動。男德一見，更覺怒氣冲天，連聲說道：“快走，快走，快走，我不是尋常的男子。”說着，還圓睜着兩隻大眼睛，不住的看着他。

那女子就低聲說道：“妾也不是尋常的女子。客人休要他疑，我實在是來救你性命的。”

男德聞說，便忙問道：“這是怎麼緣故？請你

快快把細情說給我聽。”

那少女就含着眼淚說道：“現在時候不多了，我略略告訴你幾句罷。今晚我的姑母，因為看見你有個金錶，就頓起貪心……”

男德接口道：“他打算怎麼樣？”

那女子就放着悲聲道：“要將你殺死在此。”

男德聽到這裏，雖然吃了一驚，心裏還是半信半疑，就問道：“這有甚麼憑據呢？”

那女子答道：“客人呀，你跟我上樓去，就自然明白了。”

男德道：“這個使不得。請你把他要殺我的憑據，一一告訴與我，就是了。”

那女子也不願多說，立刻拿起蠟燭來，說道：“我沒有甚麼說的了，你跟我上樓來罷。”

男德就細想了一番，說道：“也罷，就跟他去

看着到底是甚麼怪事。”

說着，就跟着那女子一步一步的一直來到樓上。那女子剛開了左邊那衣櫃的兩扇門，男德就猛然看見兩大把光閃閃殺人的銅刀，放在那櫃裏面。男德對着那女子說道：“我也知道你是一個好女子。我今晚在門口，也聽得了你的苦情。現在你的姑母往那裏去了？”

那女子道：“他去到張三，李九的家裏，叫他們來幫著動手。他出去的時候，就吩咐我坐在這裏靜候着他，不要將你驚醒。他說十二點多鐘，就要回來。那時我也曾百般勸他，不好做這樣謀財害命的慘事。他反罵我是呆子，不知道圖利。我又說將來一定有後禍的話。他道，‘我現在去央來幾個幫手，就將他分爲幾斷，裝在那大竹篋裏面。待到來日天明，偷偷的丟下對面大海，隨着波濤流去，那時就人不

知鬼不覺了。你只要靜悄悄的在家裏待我回來就是了。’說罷，就急忙出去。現在時候不早了，恐怕他就快回來，你快想一個避難的法兒才好；倘待着張三，李九到來，那就不好了。”

男德問道：“張三，李九是什麼人呢？”

女子道：“他們都是一班幫閑兒的混帳忘八蛋，和我姑母時常來往。我從前也曾苦苦的勸我姑母，不要和他們做那些勾當，他不但不肯聽我的話，而且將我天天打罵不休；還說我不聽他的教訓，就是大大的不孝。我也只怨得自己命薄，父母雙亡，無人憐愛於我，只好飲恨吞聲，任他凌辱罷了。”

這時男德尋思道：我當初還不知道他是怎地。不料這女子說出這些話來，倒是句句可靠，字字可憐。咳，世界上竟有這樣老實，這樣孤苦的女孩兒，怎不教我男德見憐？這時那女子也看見男德生得英

慘世界 第一百十一頁

雄模樣，心裏又是佩服，又是憐愛，也就相對無語，淚滿香腮；還走近男德身邊，在自己衣衫袋裏，拿出一條雪白的手帕兒，眼淚汪汪的看着男德說道：“我的朋友呀，你用這手帕兒抹乾你的眼淚，好逃到別個地方去罷。不然，他們到來，那時候我怎麼對得住你呢。”

男德接着手帕，將眼淚抹乾，又交還於他，說道：“我現在並不是怕他們害我的性命；不過見你這樣苦的運命，落在這班奸人手裏，不免令我傷心起來。”說罷，就低下頭來，細細思量一番道：古人說得好，可以死，可以不死。我想救這人間苦難的責任，都在我一人身上。倘若白白送一條命，在這班小人之手，於世界上也沒甚益處，我男德豈肯這樣輕身麼？既而又尋思到：只是丟下這可憐的女子，見事不救，我自去逃命，也不是道理。就心生一計，

慘世界第一百十二頁

向那女子道：“你既肯按照大義，來救我的性命；我不忍獨自逃生，想設個法兒，救你出了這層地獄，才放心得過。但不知你可肯和我一齊逃走？這才算兩全其美。”

那女子聞說，便就低頭想了一會。

男德又說道：“我想你的姑母，既是這樣不知天理的畜牲，你倘若在他手裏，將來必定沒有好結果。”

那女子接口道：“客人，你既然有這般好意，肯帶我逃出，這就從命了。”

男德道：“時候到來，事不宜遲，就此動身罷。”

說着，那女子就急忙緊緊的握着男德的手，一齊跑下樓來，向後門逃出，飛似的順着門口的小路，一直跑了七八步。那女子道一聲：“不好了，他們回

慘世界 第一百十三頁

來了，你且聽罷。”

男德忙答道：“我們快躲在那邊大樹後面去罷。”

不多一會，只聽得男女三個人的聲音，一路走，一路說道：“我看他那個金錶，一定值得一千金。”

一人道：“照我看來，那樣大的，一定還不止千金。”

一人道：“我看他身上一定還有許多銀子。”說着，他們三人都正從這樹邊走過。

那女子嚇得一身冷汗，就拿出手帕兒抹乾了。男德說道：“不要多耽擱了，我們快跑罷。”說着，兩人就拚命的向一叢樹林子裏跑去，忽然聽見後面有一陣喊聲追來，男德回頭看時，只見一人前來拚命揪住他的衣衫，厲聲罵道：“這樣大膽的東西，

要想往那裏走？”

這時男德見事不妙，探頭四面一望，也不見那女子往那裏去了。當時男德忽然心生一計，急忙在衣衫袋裏掙出一把刀來，向那人的手刺過去。那人連忙撒了手，大叫一聲：“不好了，你們趕快來救我。”

這時男德抽出刀子，轉身拚命的跑出那樹林，還不敢立住腳，足足的跑了一點鐘之久；忽然迎面看見一座高屋，乃是一所敗落寺院。男德忙跑進去，躲在大門旁邊，心裏恍恍惚惚，想睡不睡的，正在那裏納悶，朦朧間忽然看見有兩個大漢進來。只聽一人道，李九，你快把繩子將他的狗腳綑住。又一人道，張三，你還不快些動手。這時男德雖然看見他們這樣光景，心裏却想和他抵抗，怎奈四肢無力，連一動也不能夠，只好任他怎麼殘害罷了。忽然又

慘世界 第一百五頁

見一個大漢，雙手舉起一根大鐵棍，叫聲李九道，你看我送他歸天。說着，就用力正對着男德當頭劈下。男德大吃一驚醒來，才知道是南柯一夢，渾身捏了一把冷汗，心裏還七上八下的想道：哎呀，有什麼法兒才能將那女子救出來呢？咳，只好待到明天，去找一個安身的地方，再作道理。

正在愁緒滿懷，不覺東方已白。男德就撲翻身扒起來，正想出門，忽然瞥面看見一個明眸皓齒，金髮朱唇的女子，臉上還帶着幾條淚痕，一直向這寺院跑來。見了男德，就滿臉發癡，眼瞪口呆的立了好一會，忽然大聲說道：“我的愛友呀，你在這裏麼？”

這時男德才知道正是他心裏所憶記的美人，急忙親親熱熱的用手一把摟住那美人的細腰，連親了幾個嘴（這是西俗，看官別要見疑），硬着喉嚨說

慘世界第一百六頁

道：“我的愛卿呀，我怎麼想得到還能和你在此相會呀！”這時候他二人那一種又傷心又歡喜的模樣，真是有言難表了。

男德又開口道：“現在白日青天，我想那賊必不敢追來。你且坐下，把我二人分散的時候你的情形，說給我聽罷。”

那女子道：“昨晚那賊追來的時候，我見事不好，就抽身跑到一叢小樹裏面藏躲。幸虧那賊未曾知道，今天才能夠到此與你相見。那時我也知道你被他們拿住，我就想出來和他們拚個死命。隨後我又想到，倘若我也被他們拿着，將來恐怕沒有人知道，來替你伸冤。因此我也就忍着不動；但不知你是怎麼樣才能逃到這裏？”

男德就將他逃走的情形，如何拔刀刺賊，如何跑到這寺院，如何得了惡夢，細細的說了一遍。

那女子聽罷，又傷心起來，放着悲聲道：“哎呀，倘若你昨晚有個好歹，我也不能和你同死，那教我怎麼對得住你？”

男德道：“你不要這樣呆氣。天下事禍福無門，悲歡莫定。人生的苦處，全在這喜怒哀怨四個字的圈兒裏頭拌來拌去，好不可憐；況且我們經了這點小小風波，那值得傷心不了？”

這時那女子聽了他這番勸解，就拿着雪白的手帕兒，抹乾了香淚，低聲說道：“照你這樣說起來，倒是沒有什麼傷心的事體。俗界悲歡，莫非妄念，還是定了心，快在此地拜謝上帝的恩罷。”

男德忙道：“你還是這樣愚蠢，我平生不知道什麼叫做上帝？”

那女子忽然呆看着男德，不懂甚麼緣故他說出這樣奇怪的話來。

慘世界第一百十八頁

男德又道：“我們去到神龕面前，好將這道理細細的講給你聽罷。”

那女子就拉着男德的手，走了十多步，來到神龕面前，雙雙坐下。

男德便開口說道：“這世上的人，天天說甚麼上帝，你以為真有什麼上帝麼？不過因為上古野蠻時代，人人無知無識，無論甚麼惡事都要去做，所以有些明白的人，就不得已胡亂檢個他們所最敬重的東西，說些善惡的果報，來治理他們，免得肆行無忌；那裏真有個上帝的道理呢？我從前幼年的時候，有一禮拜日，跟我的父親去做禮拜，只聽得那主教說道，‘凡人倘若時常敬重上帝，有錢的時時拿些錢來，放在寺院鐵箱子裏面，將來他父母死後的靈魂，就會上昇天堂。’想他這種荒唐的話，那時我就有些不信。”

慘世界第一百十九頁

那女子道：“我看來你這種見解，恐怕有些不對；你看世上的人，有一個敢不尊敬上帝的麼？”

男德聽到這裏，心裏十分可憐世人迷信宗教的苦處，又道：“你還不信嗎？待我再講把你聽，就明白了。這上帝到底是有無，我也沒有憑據。我定說沒有，料你心裏還是不信；我現在只好把不可迷信上帝的道理，說把你聽罷。即或就是有一個全知全能的上帝，管理人間的萬般事體，我也不必天天去對他燒香磕頭。譬如地方上有一位明白正直的君子，我也是一個明白正直的人，但是我不送些錢財禮物把他，又不天天去巴結他，難道那明白正直的君子，就說我是惡人不成麼？世界上那班無惡不作的東西，倒天天去拜上帝，一出禮拜堂，便捉刀殺人，難道上帝受了他的恭維，就恕過他的罪惡嗎？我想那裏有這種卑鄙無恥的上帝呢？”

慘世界 第一百二十頁

那女子道：“不信上帝，人生在世，就該信仰甚麼呢？”

男德道：“照我看來，爲人在世，總要常時問着良心就是了。不要去理會什麼上帝，什麼天地，什麼神佛，什麼禮義，什麼道德，什麼名譽，什麼聖人，什麼古訓。這般道理，一定要心地明白真理，脫除世上種種俗見的人，方才懂的。”

這時那女子道：“我從來沒聽過這番議論，所以也就隨着俗人之見，人云亦云；好像呆子，瞎子，聾子，啞子一般，不會用自己的知識去想想真正的道理。現在我才算是大夢初覺了。”

這時男德心裏暗想道：這個女子，倒是十分聰明。

那女子又道：“哎，我從前也曾聽人講過，東方亞洲，有個地方，叫做支那的。那支那的風俗，

慘世界 第一百二十一頁

極其野蠻，人人花費許多銀錢，焚化許多香紙，去崇拜那些泥塑木雕的菩薩。更有可笑的事，他們女子，將那天生的一雙好腳，用白布包裹起來，尖筲筲的好像那豬蹄子一樣，連路都不能走了。你說可笑不可笑呢？”

男德答道：“你不要去笑他們罷。你看我們歐洲的人，那一個不迷信上帝，花費無數的銀錢，不去救濟貧民，單單的造些這無用的寺院，無論甚麼混帳忘八蛋，也想着巴結巴結上帝就好超昇天堂。說起這班婦女，把好好的腰兒，細得這般細，好像黃蜂一般；還要把許多花草鵝毛首飾，頂在頭上。你只曉得那支那人敬神包腳的醜風俗，倘若世界上有了不信上帝，不細細腰的一種人，也就要恥笑我們歐洲人了。”

這時那女子聽說，一句也不能回答；呆呆的不

做聲。

男德就問道：“你會讀過幾年書呢？”

那女子答道：“我十二歲的時候，曾在本村裏公立的高等女學校卒了業。那時候我還想讀書，怎奈我姑母不肯，他道，‘像你這樣縹緲的女孩兒，何愁弄錢，還怕沒有金屋住嗎？’我就說要讀書學習些學問才好。他就大怒起來，罵道‘自古道，女子無才便是德’的話。”

男德到這裏，心裏越發起敬，說道：“我還不知道姑娘的高姓大名。”

那女子答道：“我姓孔，名美麗。請問官人的姓名來歷。”

男德想了一會，答道：“我姓明，名男德，家住巴黎城，只因出外游歷，來到此地。”

那女子道：“官人遠客他鄉，就不思念雙親

麼？”

男德心裏也知道他是女子的性情，只好答道：“大丈夫四海爲家，俗言道‘人間到處有青山’，還怕沒葬身之所嗎？我們也不必講閒話了，早些商量將來的一切事體罷。”

二人唧唧咕咕的商量了好一會，就拉着手走出去了。不言不語的走了幾點鐘，轉灣抹角，不覺經過六七座村莊。後來走到奇烈客地方，乃是一個通商鎮市。男德就和美麗走到一家雜貨店，剛進門，就碰見一個六七十歲的老者。男德連忙上前施了一禮說道：“先生，小生有一件事，前來奉求，不知道先生肯麼？”

那老者道：“客人但講無妨。”

男德道：“小生巴黎人氏，姓項，名仁傑，這是我的妹子，名兒叫做春英。本來父子三人，到此

慘世界 第二百二十四頁

游歷。一日，我的父親獨自一人出去，說到野外游山玩水。不知什麼緣故，我兩人在鄉村的客棧裏等了多時，都不見他回來。現在我兄妹二人，身上一文沒有，所以來到寶號，想暫且借住幾天，找些工做，順便慢慢打聽父親的消息。不知道先生意下如何？”

那老者尋思道：現在鄉下正是盜賊縱橫，他二人的父親，恐怕有些不妥。又只見男德是一個魁梧的男子，那美麗也是一個美貌的女流，就動了憐愛的心腸，即忙答道：“可以的，請坐，不要客氣。”說罷，就對用人說道：“快些去整備飯菜給客人吃罷。”

不多一會，那用人拿了一些飯菜進來。每人一碟子鹹牛肉，一碟子鮑魚湯，一大塊麵包，牛油，另外還有一大杯葡萄美酒。主客三人，就放量飽餐一

頓。

吃罷，那老者對男德道：“你今晚就在這店裏住下，不用客氣。令妹就和我一陣到我家裏住罷。”

二人聽說，喜出望外，就同說一聲：“多謝了。”

男德就對美麗說道：“你跟這位先生到他家裏去罷。”說罷，就先和那老者握手為禮，隨後又和美麗握了手，說道：“再會。”那老者和美麗也都說一聲：“就此少陪。”轉身去了。

男德就跟着一個用人，來到一間柴房裏面，和用人閒話了一會。那用人出去，男德就將房門門好，即忙在衣衫袋裏摸出他的小刀子，看了一眼，又收起來。就四面一望，忽然看見光閃閃的一把破柴的大刀，急忙在床上拿一條絨氈，將那把柴刀包裹起

慘世界 第二百二十六頁

來，夾在脅下；推開窗戶門，來到院子裏探頭一看，就扒在一棵榕樹上，縱身一躍，就飛似的跳出了這店裏的院牆，一直去了。

到了次日早晨，那老者忽然看見男德幽閒自在的拿着一把破柴刀，走回店來，就忙問道：“你往那裏去了？怎麼這刀上，就有了些血痕呢？”

男德忙施一禮，答道：“我今早去到山上斬柴，忽然遇着一匹惡狗，前來咬我，我就一刀將他分爲兩斷。”

那老者見他這般勇敢，心中十分歡喜，說道：“你就常住在我這店裏，每天去砍些柴來。令妹就住在我家，打掃房屋，不知尊意如何？”

男德就忙答道：“既承先生這般厚意，那有不從命的道理？”

那老者見男德這般有情有理，也就格外滿心樂

意。

次日早晨，那老者正到店裏，只見他的孩子，約莫十二三歲，名兒叫做克德，笑呵呵的手裏拿着一張報紙，說道：“阿爺呀，你看今天的難興乃爾報裏面，有一張好畫兒，實在是怕人。”

那老者接過來看時，乃是一張刺客圖。又將圖畫旁邊的那條新聞，着實細看了三四遍，便喜氣洋洋的，好像一文錢買得一隻金牛一般，口裏還自言自語道：“不料你這混帳忘八蛋，也有今日。”說罷，就將那報紙放在衣衫袋裏，便攜着他的孩子一同回家去了。

却說男德自從這天上午，在店裏吃完了飯，就提着一把柴刀，和店裏的用人，一同去到村外砍柴。只見一人急忙走來，和那用人施了一禮，那用人道：“你這樣忙着那裏去？”

慘世界 第二百二十八頁

那人道：“昨天非弱土村衙門出了賞格一條，倘若有人拿住刺殺村官滿周狗的兇手，就賞銀五萬兩。我現在正要找這樁財喜去。”說着，急忙抽身去了。

男德聞說，也不放在意中，只管砍柴。一直到日落西山，萬家燈火的時候，才將柴細好，挑回店裏。正要將柴放下，只見那老者笑呵呵的迎出來，急忙將柴接下來，說道：“請你快些同到我家，有點事體相商。”

這時男德心裏，也猜不出是什麼事體，只得跟他同去。心裏尋思道：大丈夫做事當磊磊落落，自己發願，自己受用，即便他把我送到衙門，害我一命，這也原來是我甘心情願了，沒有懷恨他人的道理。一面想，一面走，不覺已經來到門前。走進門去，只見客廳裏擺了一桌酒席。男德心裏越發見疑，

想道：他一定是弄醉了我，就要動手了的。

那老者說道：“請坐。”男德不慌不忙的，道聲：“多謝。”就坐下了。不多時，忽見一位婦人出來，看來足有四十多歲，却還是一個風韻猶存的老美人。男德就知道一定是那老者的家主婆了，即忙站起身來，和他握手爲禮。一會兒，又見美麗笑容可掬的走出來，那秋波一轉，直看着男德。男德也歡歡喜喜的，上前和他握手爲禮。說話之間，主客五人，依席坐下，各人都十分歡喜。男德雖然心裏有些意外的事情，但是他乃一個磊落丈夫，這點小事，也就不掛在臉上。這時美麗的心裏是怎麼樣，也沒有一個人能知道的了。各人正在酒酣耳熱的時候，美麗忽然對着男德說道：“哎，我不知何時方可以報答你的恩呢？”

男德就用腳輕輕的踢了美麗的腳一下，笑着

慘世界 第一百三十頁

說道：“我們兄妹之間，講甚麼報恩呢？你不要多吃酒罷。”

同席各人，聽得他兄妹二人這一番話，也都摸不着頭腦。男德即忙扯着閒事，說了一會，遮蓋過去。大家散席之後，那老者就對男德說道：“請你去到我的房裏，有些事情和你商量。”

男德答一聲‘從命’，立刻就站起身來，跟他走進房裏。只見那老者緊緊的將門門好，把兩隻手一齊伸在衣衫袋裏去摸一件東西。這時男德就將身立正，恭恭敬敬對那老者拱着手說道：“小生來的時候，也知先生的用意。先生相待厚恩，小生還一絲未曾報答，但是我這可憐的妹子，孤身無靠，還求先生發點慈悲心腸，好好的看待他，小生這就放心了。”

那老者聞說，就微微的一笑，說道：“請你

莫要多疑，我豈是那謀財害命的一流人物嗎？”說着，就在袋裏摸出一張難興乃爾報來，用手指着一條地方新聞，笑呵呵的說道：“請你自己看罷。”

男德接在手裏看時，只見上面寫道：一

村官被刺：

前晚十二點五十分鐘，非弱士村村官滿周苟，從親戚處回家，剛走到花園裏面後門旁邊，就被一兇漢扭住，大喊了一聲。家人聽見，即忙開門一看，只見村官尸身，已分作兩斷，係用大刀從左肩一直劈到右邊腰下。那家人剛開門的時候，還瞥見一個青年男子，提了一把破柴的大刀，飛奔去了。現在該處衙門，已出示曉諭各處，密拿該兇手，按律嚴辦。並懸有賞格，如有查知該犯蹤跡來報者，賞銀百元。生擒到來

慘世界 第三百三十二頁

者，賞銀五萬元。目下各處鄉民，聞此警報，莫不思尋獲該犯，以得此次巨賞云。

男德看罷，心裏尋思道：這老者明明知道是我弄的事了。這倒奇怪，怎樣他就會知道了呢？

要知道這老者是什麼意思，且待下回分解。

慘世界第百三十三頁

第十回

遣英雄老俠贈金

別知己美人揮淚

話說男德看罷新聞，便開口對那老者問道：
“你何以知道此事呢？”

那老者道：“請你坐下，待我慢慢講來。十四年前我有一個姪女，嫁了非弱士村裏一個商人。兩年前他的丈夫去到外洋經商，攢了些錢財回來，却被那村官滿周苟威風嚇詐的逼得精光，還是兩手空空，因此他丈夫只得再出外洋做工覓食，一去數月，音信不通。目下那女孩兒的日食費用，還靠著我幫貼他一點。”

男德聽到這裏，心裏想道：原來是如此。

那老者又接着說通：“你看那村官滿周苟，這

慘世界第百三十五頁

樣狠心狗肺，我心裏大爲不平，也曾百般設計，想
出這口毒氣。不料昨日晚上，我姪女歡天喜地的
跑到我家，說道現在有人替他出了氣的話。他曾說
這樁事體，十分奇怪，早幾天就有一個好像告化子
的人，來向他告化。他曾將這事說把那人聽了，那人
就即刻氣的了不得，說道要替他出氣的話。他說的那
人衣衫像貌，倒正和你一般，我那時心裏也就明白，
便將閣下的來歷說給他聽了。今天我見這報紙，就知
道一定是閣下無疑了。”

男德聽到這裏，忙問道：“怎麼令姪女不來見
我呢？”

這時老者聞說，便手摸着白鬍子，搖搖頭長
歎一聲道：“哎，這也不必說了。”

男德道：“但講無妨，這沒什麼打緊。”

老者長歎一聲道：“說起這惡丫頭來，實在

慘世界 第三百三十六頁

令人可惱。他聽我說出你的下落，他就說出吃矢的話來。”

男德道：“他說什麼呢？”

老者道：“他說，‘現在官府出了告示，說是有人拿了他，就可以得五萬賞銀。我們正在窮到這樣地步，何妨趁着這個機會去發這筆大財，好比順手牽羊了。’我聽他這樣說來，就不由的大怒，痛罵他一頓。他還不服，反口就罵我窩藏匪類的話，氣憤憤的回家去了。”

男德聽說，就兩淚汪汪，一言不發。老者勸着男德道：“仁傑，你也不必傷心，像他這樣沒有良心的丫頭，也不放着和他計較。我看閣下這樣豪俠，將來必定能做一番驚天動地的事業，可惜我已經老得這樣，不能幫着你了。現在那惡丫頭既然知道你的下落，又受了我一番臭罵，必定要張揚出去。倘若狗

慘世界第百五十七頁

官們得了風聲，倒爲不妙。我想幫點盤費與你，好快些逃到別個地方，暫且一避，再作道理。你道如何？”

男德聞說，便道：“先生這樣過譽小生，怎麼當得起？小生不過不忍眼看着同胞受種種的苦難，束手不救，心裏就過不去。”

老者又忙說道：“這是男兒分內事。你總要實心實意的做着去，莫學尙海的那班志士，有口無心的人才好哩。”

男德即忙拱手答道：“小生謹領先生的教訓。我項仁傑生在世界上，這世界上甚麼時候才能夠太平，甚麼時候才能夠沒有不平的事，沒有沒良心的人，我都不管這些。但是我項仁傑活在世界上一天，遇着一件不平的事，一個沒有良心的人，我就不能聽他過去。”

慘世界 第三百十八頁

老者聽到這裏，便開口嘆道：“哎，我和你初見面的時候，不過看着你是一個無歸的窮漢；倒不料你乃是一個義俠男兒，真是‘有眼不識泰山’了。”

男德道：“先生正是一位‘人老心不老’的大英雄。小生年輕才淺，先生還這般誇獎，真是有愧了。”

那老者忽又傷心道：“諒這世上種種可慘的人，做出種種可慘的事來；我們天天活在這種種可慘的世界上，和這種種可慘的人交接，若是聽他壞去，不肯設法補救，這一生一世，倒容易混過去。只怕來世投胎，還是要再到這可慘的世界上度日，如何能丟得去呢？可恨老夫此生休矣，你們青春年少，正是後生可畏之時，還望努力自重才好。”

男德見他這樣傷感起來，就想安慰他一番，

慘世界 第三百三十九頁

說道：“哎，先生，自古道‘良馬雖老，志在千里。’人生在世，只怕沒有志氣，那有傷心年老的道理呢？你且看世上的翩翩少年，外面上看起來，倒是不老，其實心裏已經死得透了頂，不過是一個死尸，天天能殼在世上活動罷了。這等人實在是可憐哩。像先生這種白髮蒼顏，如火如荼的老少年，有什麼傷心的呢？”

老者聽男德這樣說法，只好收了眼淚，抖起精神，現出一種很快樂的樣子。這時老者心裏，那一種佩服男德的意思，也不知說甚麼話才好。

男德又問道：“我的妹子也曾知道我這番事情麼？”

老者道：“我沒告訴他，想還不曾知道。”

男德急忙道：“請先生千萬別要將這件事叫他知道了。那女子的性情，他聽見了這樣的事，又不

慘世界第四百十頁

曉得要驚嚇到什麼樣兒。現在我想先去尚海，隨後就回到家裏。”

老者道：“這倒也好。尚海那地方，也有許多假志士，順便到那裏去走一遭，看看他們到底做些什麼事體。”

男德也不理會這句話，便道：“我去之後，我的妹子，就托先生照料，日後他的親事，還要先生留心則個。”

那老者一一答應了。男德便在袋裏取出小小方塊紙，和一枝鉛筆來，寫了幾行字，交給老者說道：“這就是我朋友的住處，先生要打聽得家父的消息，就由這地方寄信與我，管不會錯的。”

老者接過來，就放在衣衫的袋裏，順手拿錶一看，說道：“現在已經八點鐘了，開往尚海的輪船，照例是九點鐘開船。我現在叫人去店裏取你的鋪蓋

慘世界 第四百一頁

行李來，請你在這裏略候片時。”

男德忙說道：“請先生不要露了風聲，使我妹子知道才好。”

老者道：“我知道的。”說着，就出去了。

男德默默無言，獨自一人坐在房裏，忽然聽得門外有一陣腳步聲。不多時，只見就是這如玉如花的美麗，拭着眼淚跑進來，急忙將身坐在男德傍邊，伸手將男德的雙手捨命的捏着，不住的弔下淚來，說道：“我的好朋友呀，你現在要到別個地方去麼？”

男德微微的一笑答道：“我親愛的美麗呀，你怎麼會知道了呢？”

美麗忙道：“還是那克德來告訴我的。他說，他的阿爹現在去找人到店裏取行李，給你出門去。是真有此事嗎？”

慘世界第一百四十二頁

男德答道：“不錯，但是望你就在這裏住下，我將來必定有個打算。你千萬別要傷心，恐怕損壞了身子。”

美麗聽說，越發傷心起來，低着聲音說道：“我怎麼好長住在這裏？我要跟你一同去。”

男德聽得他這樣說法，就發了呆，不能則聲。只見美麗將自己的頭，斜枕着男德的肩膀上，放聲大哭不止。

不多時，那老者拿着一件半新不舊的外套，走進房來。男德就將美麗來到的話，說了一遍。老者就笑呵呵的對着美麗道：“春英姑娘呀，你別要這樣傷心。好兄妹們有個分離，原來是難捨；但你哥哥現在也不是一去不復返的，不過是替我去到尚海，探聽些生意行情，十天半月就要回來的。”

男德也接着道：“我親愛的春英妹呀，請你別

要傷心。我去半個多月，就要回來的。你且住在先生家裏，無論甚麼事體，都要聽先生的教訓才是。”

這時美麗含着眼淚，低着頭，合着口，一聲也不發。老者又說了許多安慰的話，說罷，就拿出五十兩銀子，交給男德，說道：“仁傑兄，你且拿着這點盤費罷。”

男德接過銀兩，穿起外套，說道：“現在時候不早，我就此告辭了。”

老者道：“我已經吩咐用人，替你照應一切，請你和他一同上船罷。一路上諸事小心，早日回來。令妹的事，就擔在老漢身上，請你放心便了。”

男德聞說，便笑嘻嘻的和老者握手告辭，又恭身對美麗親嘴爲禮，只見美麗哭得和醉人一般。老者見他兄妹二人這般恩愛難捨，一陣心酸，也幾乎落下淚來。只是這無情的壯士，不肯停留，大踏步出

慘世界第一百四十四頁

門去了。

要知男德去後如何，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敗家子黑夜逢良友

守財虜白手見閻王

慘世界 第四百六頁

話說男德自從那日晚上，別了老者和美麗，由奇烈客起程，風平浪靜，一路耽擱，走了十多天才到尚海。船抵碼頭時，已經四點半鐘，男德便將行李挑起，去到一所客店，一直進去，將行李放下。那店小二即忙出來招呼，男德便開口道：“請問寶號叫做甚麼名兒？我進來的時候，還粗心未曾瞧着。”

店小二答道：“這店叫做色利棧便是。”

男德聽說，微微一笑，說道：“世上有許多好字眼，怎麼都不用，偏要用這兩個醜字，掛在門外，做個招牌呢？”

慘世界第一百四十七頁

店小二答道：“這雖是兩個醜字；你看這世界上的人，那一個不做這兩個字的走狗呢？就是這尙海的人罷，還不是這樣嗎？”

男德道：“你這話雖說得有理。但是這‘色’字未免太俗了，不若改個‘名’字，就叫做‘名利棧’罷。”

店小二笑道：“那‘名’字雖也是人人所好，但是有了‘色’，那‘名’也就不要了。我看還是‘色’字好。”

男德忙道：“罷了，罷了，我現在‘名’也不要，‘色’也不要，只是要吃了。請你快去拿些好酒和飯菜給我用罷。”

店小二答應一聲‘是了’，抽身就去到廚房。不多一會，即將飯菜齊備拿來，說一聲‘客人請用飯罷’，即忙轉身去了。

慘世界 第一百四十八頁

這時男德一人坐下，自斟自飲，不覺飲到有了幾分醉意，就放下，將加里飯拿過來吃了兩碟子。吃罷，洗過了臉，就背着手，在房裏走來走去。心裏想到法國文豪講自由的一首傷時詩，口中就大聲念道：

甘爲游俠流離子

婦孺無顏長者憂

何不掃除公義盡

任他富貴到心頭

念罷，就將外套脫下，掛在牆上，掩了房門，打開行李，剛將身睡下；只見窗外陰風颯颯，桌上寒燈，火光如豆，正是客路淒涼的境界。忽然聽得屋門微微的響了一下，男德還不着意，猛然又瞥見了一個黑影兒爬將進來。男德就斜着眼睛看注，口裏還假裝着大呼而睡。只見一個黑東西，忽然豎起身來，忙把牆上掛着的外套拿下。男德就即忙翻身扒起，托地跳將下來，向那黑東西背後一閃，用力將那黑

東西的頸子揪住。只見這黑東西的頸子，不過只有手指頭粗，還是皮包着骨。男德想道：這到底是一個甚麼瘦鬼呢？即便開口問道：“你是甚麼東西？”

只聽得那黑東西急忙答道：“我是一個人。”

男德又問道：“你既然是個人，叫甚麼名兒呢？”

那黑東西又答道：“我就是范桶。”

男德聽得范桶兩個字，倒着了一驚，即忙撒開了手問道：“范桶哥，你怎麼就會到了這個地步呢？”

范桶就放聲大哭起來。男德見他這般景象，心裏也就替他可憐。目下正交寒冬，他還是身穿一件單衫；這件單衫新做的時候，倒狠堂皇，可惜現在已經舊得七穿八爛，連身上的肉都遮不住了。

慘世界第百五十頁

男德說道：“范桶哥，請你就穿着這件外套，坐下，將你這程子的光景，說給我聽聽罷。”

范桶也就扯着又破又黑好似抹布的袖子，抹乾眼淚，和男德一齊坐下，說道：“家父近年生意，頗算得手。他也就生成的是個吝嗇祖宗，一錢如命，你是曉得的。因此到了今年四月結帳，就能夠積下了幾十萬家財，只望回到故鄉，樂享田園，在無賴村裏，也算得數一數二的富戶。誰知道剛住了一個多月，這富戶的聲名就轟傳出去，那村官葛土蟲，就來到我家派捐，說道要開辦甚麼孤兒院，甚麼禮拜堂，向家父籌款十五萬，將來就可以保舉個功名。家父也知他甘言相誘，但看他是一位官府大老爺，和他爭執不得，只好低聲下氣，在荷包裏如數拿出把他。想家父平日一絲一毫都是疼惜的，忽然叫他拿出這樣巨款，怎不如刀割肉；雖說是敢怒而不敢言，

慘世界第一百五十一頁

也就因此日日愁窮，積憂成病，到了五月十三半夜，忽然嘔血而死。”

男德聽到這裏，心裏嘆道：哎，世上的守財虜，到了這樣收場，也真是不合算了。

范桶又接着說道：“家父死後，我家裏也還剩下十萬多財產，不愁度日。不料我的堂伯父，只見家父一死，就來到我家，對我母親說道，家父從前出外做生意的時候，曾借過他七萬兩銀子，現在要來討帳。這時我母親就驚訝起來，說道，‘我只見阿桶的父親在時，還送錢與你。就是他臨死的時候，也未曾說到借你錢的話。’

“我伯父聽說，就硬着頸脖子，兇狠狠的說道，‘凡人臨死的時候，心裏就糊塗了，那裏還記起這些事呢？’

“那時我母親又道，‘他在生的時候，你怎麼

慘世界 第一百五十二頁

不說起，偏要等到他死無對證，就好來討這筆糊塗帳嗎？’

“我伯父忙答道，‘只爲那村官騙了他許多銀錢，那裏還肯火上加油，因此就將這件事體攔起。難道到了今天，就要搪賴不成。你不必多說了；倘若不快將銀子還我，就將這條老命，拚着你這富戶。’

“我母親本來是個婦道，又生成膽兒小，怎敢和他計較，也只得忍着氣和他好言相商。但是隨後怎麼說好了，我也莫名其妙。到了六月間，有一天我母親向我放聲大哭一回，說道，‘兒呀，不知道你父親前世做了甚麼罪惡，要受人家這樣冤氣？哎，這也只怨得自己命薄罷了！’到了第二天，他忽然拿出六千兩銀子給我，說道，‘兒呀，你拿了這些銀兩，去到尚海找個好學堂，學習些學問，日後好有

個生路。你父親丟下的家財，都被奸人們騙盡，只剩下你一人，定要替爺娘爭氣，才是道理。現在你也已經長大成人，倘若再過幾年，還是這樣游游蕩蕩，一事無成，我就不願叫你活在世上，免得把人家奚落。’

“那時我就答應一聲‘謹遵母命’，將手接過了銀子，就跑到好朋友吳齒的家裏，約他作伴同來尚海。當下兩人就動身上船，來到此地，在這死脈路一家客棧裏住下，到那些茶樓，酒店，戲館，花園一連玩了幾天，我就催吳齒和我去找個學堂讀書。他就引我去到一個學堂，那學堂門口，倒掛着好幾塊某某先生的名牌。我就問他，掛着這些牌子做什麼用的呢；他答道，‘一家學堂，有好幾位先生，掛出這些名牌，就是叫人家揀擇的意思。’

“那時我又問道，‘我們打算揀擇那一位先生

呢？’

“他就指着當中一塊牌子道，‘這位靈心寶先生，是一個新科榜眼，在尙海要算他最有名了。’

“我聽說，就歡天喜地和他一同進去。剛剛走進大門，只見幾個衣衫襤褸的大煙鬼子，喊了一聲。我也不知道他喊的是什麼，只管糊糊塗塗的跟着吳齒上了樓，就有一位年方三六的佳人，輕身緩步的走出來，好似出水芙蓉一般。我一見就目迷心醉，拚命的看着他不扎一眼。這時吳齒就和旁邊那三十餘歲的一個婦人，指着我唧唧噥噥的說好些話，我也不會懂得。我就向吳齒問道，‘那位是靈心寶先生呢？’

“吳齒沈吟了一會，指着那美人便答道，‘正是這位。’

“我那時就待以師禮，叫一聲‘先生’，將

慘世界 第一百五十五頁

身爬下地對那美人磕了三個響頭，只見他三人拍掌大笑起來。吳齒又對着那婦人的耳朵，低聲說了好一會。只聽得那婦人連答道，‘知道了，知道了。’一時那美人拿煙奉茶，彈琴歌唱，百般恭維。我心裏尋思到天下還有這樣好先生，曉得是這樣怎不早些來上學讀書，如今未免悔恨太晚了。大家又閒談了好一會，才起身回去。臨行的時候，那美人還捏着我的手，親親熱熱的送到門外，說些‘對不起’，‘明天早些再來’的話。

“我回到客棧，就問吳齒道，‘這學堂裏教書的先生，怎麼有女的呢？’

“他答道，‘這是尙海的規矩，沒什麼奇怪。你不懂得此地的規矩；我前年就是一個富家公子來到尙海，所以無論甚麼地方都認得，甚麼規矩都懂得。你樣樣都聽着我的話做去就是了。’

慘世界 第一百五十六頁

“我就唯唯答應。那時我一夜也未會睡着。到了第二天兩點半鐘，才扒起身來，胡亂吃了些飯，趕忙又跑到那美人的家裏去了。一連兩個禮拜，都是吃酒打牌，無邊的快樂，好像在天宮一般。

“隨後我又問吳齒道，‘我離家的時候，我母親招呼我來尚海讀書學習些學問。現在進了這個學堂，和這女先生玩了十多天，花去銀子一千餘兩，怎麼還未曾教我讀書，學一點學問呢？’

“那時他答道，‘讀書學學問，有什麼好處呢？就是算學罷，那小九九的算盤，我們也都會的。甚麼天文地理，更是胡言亂道了，有什麼可學的呢？若是英文，德文，俄文，我們何必學那外國人的話呢，這更是不消說的了。人生在世，有幾十年光陰，何不快樂快樂，還要受罪讀什麼書呢？我老實對你說罷，我和你天天去的那個地方，並不是學堂，

就是一家妓院，那位女先生，也就是一個妓女。我
不知道什麼學堂。你果真要進學堂讀書，請你另外找
一個朋友領你去罷，我就不敢奉陪了。’

“那時我便道，‘原來是如此呀。我也知道
玩耍比讀書快樂，剛才不過是那樣說，當真就要
去讀書嗎？你且不要見怪，我們再到那好學堂裏
去罷。’

“他聽了便破顏一笑，道聲‘好兄弟’，即
忙牽着我的手，走出門外，一直又到靈心寶家中頑
耍一回。朝歡暮樂，轉眼又過了兩個禮拜。那時吳
齒又引來他一個姪友姓豬的，和我廝會。從此三人同
行，十分親密，好似膠漆一般。大家應酬來往，一
共又用了千金。吳齒便向我說道，‘我們帶來的川
資，現在不過一月，已經用去將近一半。長久如此，
不想個法兒，怎生是好呢？’

慘世界 第一百五十八頁

“我道，‘你看想個甚麼法兒？’

“他道，‘把銀子放在身邊，一點利息也生不出來，用了一分便少一分；不如給我拿些去到巴黎，開一個煙店，好賺點利錢來使用，那本錢還可以永遠留存。’

“我道，‘這是一個頂好的法子，可以使得。’

“此時就掣出二千兩銀子交與吳齒，第二天他就動身去到巴黎，一連兩個月，也沒一封信來。這時候我身邊的銀子已經用得精光，那靈心寶見我手中無錢，也就改變心腸。我去到那裏，不是說‘不在家’，就道‘有客不便相會’。即便見了面，也無非是冷言冷語的，譏諷一頓。到了隨後我越發窮苦，衣帽不周的時候，連門也進不去了。這時我正是追悔無及，傷心不了，天天坐在棧房裏，眼巴巴

慘世界第百五十九頁

的望着吳齒的信來。

“一日傍晚，去到門外閒步，以解愁悶。忽見前面來了一人，好像無賴村的一位好朋友，即忙上前招呼。只見那人道，‘范桶，你還在這裏嗎？你的母親已經死了。’我聞得心如刀割，待要問個詳細，那人一言不答，竟自去了。我回到棧房，大哭了一頓，這時正是家敗人亡，我范桶舒服了一生，到此也就是初次傷心了。要想回家探看，怎奈一文沒有，便叫插翅難飛。

“那棧房的主人，見我欠他店帳二十餘元，分文不繳，即便趕我出來，到處漂流，告化度日。恰好今天傍晚，在這客棧門前，看見老兄進得棧來，身邊還帶着些財物，因此冒昧前來。”

范桶說到這裏，又放聲大哭不止。男德見他這般光景，便開口勸道：“范桶哥，事已到此，不

慘世界第一百六十頁

必傷心。我在此也不過四五天耽擱，就要回到巴黎。你可隨同我去，看那吳齒到底是個什麼光景。若能索得些須，隨後再回家探看不遲。今晚你就此和我同住，明天再去替你買幾件衣衫穿着。”

范桶聽說，立刻悲去歡來，破涕爲笑，說一聲‘蒙哥哥這樣厚待，這就感謝不盡了’。

當晚二人一宿無話。次日早起，洗了面，吃了飯，正要出去，只聽得有人敲門。男德即忙開開門，問聲‘你來做甚’。

那人答道：“小人是賣衣服的。”

男德問道：“你有綿袍子麼？”

答道：“樣樣俱全。請客人揀擇便了。”

男德便打開衣包，揀一件新布綿袍子，問范桶道：“你看這件如何？”

范桶道：“好，好。”

男德問那人道：“這件衣要多少價呢？”

那人道：“不說虛頭，價銀十元。”

男德便如數給了，那人接着銀子，拴起衣包，出去。范甯便穿上這件綿袍，和男德出得門來。男德便道：“我們到書坊裏去看看，有什麼新出的書籍，買些兒回來看看消閑。”說着，放步前行。不多一會，到了好幾家書局，看了一些兒的書，却都是從英國書譯出來的，沒有一部是法國人自己做的；譯的文筆，還有些不甚通順。男德尋思道：“我法國人被歷代的昏君欺壓已久，不許平民習此治國救民的實學，所以百姓的智慧，就難以長進。目下雖是革了命，正當思想進步的時光，但是受病已久，才智不廣，不能自出心裁，只知道羨慕英國人的制度學問，這却也難怪。我二人暫且回去罷。”說着，二人就攜手回到客寓裏。吃過了晚飯，男德便拿一

張本日的報，剛看了幾行，便怒容滿面。

范桶道：“哥哥爲何動氣？”

男德道：“范桶哥有所不知。你想我們法國人，從前被那烏國王，踐踏得多般利害。幸而現在革了命，改了民主的制度；你看還有這樣不愛臉的報館主筆，到了現在還要發些袒護王黨的議論。我看這樣人，那算得是我們法蘭西高尚的民種呢。”

說罷，怒猶未息，心中暗想道：這班賤鳥物，一朝撞在我男德之手，才叫他天良發現。男德正在那裏自言自語，轉眼看范桶時，已撲在桌上齣齣的睡熟。男德尋思到：我剛才的話，真是對牛彈琴了。便叫聲：“范桶哥醒來。”

范桶猛然立起應道：“甚麼？甚麼？”

男德道：“我們早睡罷，明日還要早起動身哩。”說罷，二人解衣睡去。

慘世界第一百六十三頁

翌日天明，男德便叫范桶同起，吃了早飯，二人收拾行李，動身上船。這尚海由水路到巴黎，足有一千餘里；十日順風，一路無話，到了巴黎，男德便將范桶帶回自己家中去了。

要知男德回家情形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寄情書佳人懷春怨

滅王黨頑父露風聲

慘世界第一百六十六頁

却說明頑自從他兒子離家以後，音信不通，未免心如刀割。只得自己尋思到：這樣門衰祚薄，時運不齊，倒怨得誰呢？整日裏自家七上八下的胡思亂想，總要設法光耀門庭。忽一日，異想天開，得了一條妙計。立刻將所有家產，典變得精光，設法行賄，謀得一縣官之職。馬上耀武揚威，東欺西詐，混到年終，攢了好些銀錢，又招了一個義子，正在逍遙度歲。不料男德忽然回來，明頑一見，又怒又喜，說聲：“我的愛子呀，你這幾年到甚麼去處？叫我把眼睛都望瞎了。家裏人都說你是得了瘋病。那後園的字，是你題的麼？”

慘世界第一百六十七頁

男德答道：“父親呀，我到尙海……”

話猶未了，明頑便厲聲罵道：“哼，你真是不孝了。古人道，‘父母在，不遠游，游必有方。’你竟不辭而去，這等膽大妄爲。你到在尙海一年做甚？”

男德道：“我往尙海，不過游歷，并無他事，求父親恕過。”

明頑道：“既往不咎。但從今以後，你要在家中安分守己，孝順我一些。我現在已做了縣官，你還不知道罷？”

男德也不去理會他這話，便道：“范桶哥現和我一陣來到門前，父親肯令他進來麼？”

明頑聞說，便埋怨道：“自從他搬下鄉去，一年未見，把我想壞了。今日駕到，怎不和他一陣進來，還叫他在門前等候做甚？你且快去請來罷。”

慘世界 第一百六十八頁

男德轉身出去，不多時和范桶一同進來，對明頑各施一禮坐下。男德便將范桶破家落魄的情形，對明頑細說一遍，明頑立刻瞪了眼變了色。

男德又道：“父親肯令他在我家住麼？”

不料明頑陡起惡心，忙將范桶推出門外，轉身向男德罵道：“你要帶這等窮鬼到家做甚？”

男德道：“父親息怒。常言道，‘天有不測之風雲，人有霎時之禍福。’望父親發點慈悲，留他在我家暫住，替他找點工做，免得世界上又多一個漂流無歸的閑漢。”

明頑道：“那樣賤東西，就留在家裏看門，也是不中用的。我那有許多閒飯，養這班窮鬼呢？”說罷，便獨自進房去了。

男德只好走到門外，只見范桶抱頭痛哭，男德便在袋裏拿出幾塊銀錢，交給范桶說道：“你不必傷

慘世界第一百六十九頁

心，暫且去客寓安歇。明日我和你尋獲吳齒，再做道理。”范桶拜別而去。

次日，二人尋得吳齒住處，怎奈吳齒推托烟店虧空，不肯收留范桶。幸得有男德赤心苦口，百般勸懇，吳齒方才應允。男德便向范桶，吳齒各施一禮，告別回家去了。

一連幾個月，男德都在外邊交朋覓友，一些空兒也沒得。到了五月十八號晚九點半鐘，剛從外面回來，忽然接到一信，信面寫着項仁傑先生收啓。男德即忙拆開看時，只見紙上的細字，好像絲線一般，上寫道：—

男德愛友足下，

與君別後，美麗靈魂，隨君去矣。久欲奉書，又恐增君懷舊之感，是以逡巡不果者

慘世界第七十頁

屢月。今以忍容無已，敢訴衷曲。自覩君顏，即傾妾心，高情厚義，誠足爲吾法蘭西男子之代表。妾數月以來，心爲君摧，淚爲君枯，身體爲君瘦損，腦筋爲君迷亂。每日夜八萬六千四十秒鐘，妾之神經，未有一秒鐘遺君而他用也。妾非不知君負國民重大之義務，敢以兒女之情，擾君哀樂。惟妾此生知己，舍君莫屬，私心愛慕，不獲自解。山海之誓，此心如石。妾身孤苦，惟君見憐。春花秋月，人生幾何？勿使碧玉命薄，遺君無窮之痛，此尤妾所傷心預揣者也。言不盡意，惟君圖之。不宣不具。千七百九十七年四月二十七號燈下美麗拜上。

男德看罷，將信捏在手中，默默無言；獨自坐了一點

慘世界第七十一頁

多鐘，才將信折好，藏入衣箱裏面，脫下外衫，直到臥房安歇。睡到次日紅日三竿，才扒起身來。盥洗甫畢，就走進書房，急忙寫了一信，交給用人送到郵政局去了。此時業已鐘鳴十下，各種報紙，均已到齊。男德便隨手拏一張巴黎日日報，躺在藤椅上，細看巴黎新聞內，有一條題目叫做‘命案不明’。男德再朝下看來，道是：一

前晚十一點五十分鐘，忌利爐街第三十七號門牌，某煙店主人吳齒，到警察局報稱，素與他同居的朋友，不知所得何病，霎時身故。昨日午前，警察局委員往驗尸身，毫未受傷，但亦斷非因病而死。警察局以情節離奇，隨即招醫生古律士前往剖尸細驗，始知係中海婁濮爾之毒而死。按海婁濮爾，俗名叫

慘世界第七十二頁

做‘耶穌壽節薔薇’，乃是一種樹根的毒汁，初吃下的時候，並不發作；待吃着有油質的東西，就立刻毒發，嘔吐不止，頭部昏暈，腹痛脛攣，至遲七點鐘以內，無不喪命。此案死者，年方二十四歲。至如何了結，詳訪續錄。

男德看罷，哎呀了一聲，又尋思道：這必是范桶哥被害無疑了。他本在尚海，我勸他來到巴黎，以致遭這奸人的毒手。我若不去替他報復這場冤仇，怎地對得住他呢。

男德主意已定，正要動身，適逢用人來請去吃午飯，男德胡亂應了一聲。用人去後，男德便在衣箱裏取出一柄小刀，藏在衣衫袋裏，轉身向外。還走不上四五步，將近書房門口，只見他父親面無

人色，氣很很的跑回家來，正迎著男德，急忙用手將男德推進書房，坐在椅子上，便厲聲罵道：“你這大逆不道的畜牲，好生膽大，你想送却你一家人性命嗎？”

男德道：“是甚麼事體呢？”

明頑又道：“你這幾個月日日夜夜，在外亂跑，我就有些疑心了。怎料你果然這般不忠不孝？”

男德又問道：“到底是怎地呢？”

明頑又道：“你還假裝不知道嗎？後天的事體，我都一一知道了。”

男德道：“到底你知道的是什麼事體呢？”

明頑道：“方才聞吳齒說道，那雅各伯餘黨，又約定後天晚間起事。他說你也在這黨，並從前曾百般勸他入夥，他不肯聽從。”

男德聽到這裏，便道：“並無此事。我要去尋獲吳齒，問個明白。”

明頑道：“你別出去，我不管你有無此事，但自此以後，你不可出門一步。”

說着，便呼喚用人，將男德鎖在書房裏面。一日三餐，都叫人送進去，房門窗戶，派人晝夜嚴守，好似看賊一般。

這話休絮。看官你道這雅各伯黨，乃是一個什麼黨呢？原來法國自革命以後，民間分爲兩黨：一個是王黨，這時雖是共和政治，却是大總統拿破崙，大權在握。這班王黨，就迎合拿破崙的意思，要奉他做法蘭西專制皇帝。一個就是雅各伯黨，這黨的人，要實行民主共和政治，不承認拿破崙爲皇帝。拿破崙曾派兵打散該黨，但這黨的人，個個都心堅似鐵，那肯改變初志。那夥餘黨，分散各城各鎮，

聯合同志，到處秘密結會，總會設在巴黎。會黨有了好幾萬人，政府一些兒都不知道。會中定了幾條規矩，便是：一

第一條 取來富戶的財產，當分給盡力自由之人，以及窮苦的同胞。

第二條 凡是能做工的人，都有到那背叛自由人的家裏居住，和占奪他財產的權利。

第三條 全國的人，從前已經賣出去的房屋田地，以及各種物件，都可以任意取回。

第四條 凡是為自由而死的遺族，須要盡心保護。

第五條 法國的土地，應當為法國的人民的

慘世界第七十六頁

公產，無論何人，都可以隨意占有，不准一人多占土地。

這時入黨的一天多似一天，法國全境，都鬧動了。後來政府知道，就拿到幾個頭目，收在監裏。怎料這黨的人，不徒毫無懼色，還因此更加不平，各處激動起來，立意和這暴虐政府，勢不兩立。全國黨人，已經議定於本月二十一號同時起事，却被這明頑知道，走露了風聲，政府又拿去好些頭目，送了性命。從此民主黨漸漸微弱，王黨的氣燄，一時興盛起來。拿破崙就議出種種殘害志士，暴虐百姓的法子，真是慘無天日，一言難盡了。這時貝德還囚在家中，聽見這些傷心慘目的事體，你道是何等難受。

光陰迅速，不覺挨過了四年。到了年終十二

月二十號下午五點半鐘的時候，有一用人拿晚飯進來。男德一見，便定了神，只見那用人將飯菜放在桌上，笑容可掬的，來和男德握手爲禮。男德忙開口問道：“你倒是什麼人？”

那用人道：“小弟就是克德，哥哥竟忘懷了麼？”

男德大聲道：“不錯，你進來的時候，我就疑心是你，不料果然是賢弟到此。但不知令尊大人，現下光景如何？”

克德一聞此話，便淚落如雨。男德道：“賢弟不必傷心；但有些兒不平的事體，請告訴我，我自有個主張。”

克德便拭著眼淚，硬着喉嚨道：“家父已歸地下矣。”

男德聞說，也未免傷感一回，只見克德淚落不

止，男德開口勸道：“人生在世，都有必死的命運，你今哭死也是無益的。”

克德道：“家父死得冤屈，與他人不同，怎不令我傷感？”

男德聞說，忙問道：“令尊大人倒是怎地死的？”

克德道：“說來話長。年前六月間，那非弱士的村官，見年長日久，還未捕獲刺殺前官滿周狗的兇手，心中甚是納悶，特地又加出些賞格。這時我那堂姐，財使心迷，就去報了官，說家父曾收留兇手在家。官府聞說，一面給他賞銀，一面差人將家父捕去。家父就當堂數着那班狗官暴虐貪賊的劣迹，罵不絕口。那村官一時又羞又怒，做聲不得，臉上紅一陣，白一陣，口中喃喃吶吶的道，‘你藐視官長，這還了得。’馬上就招呼退堂，次日便將我父定罪斬

首。”

男德聞說，按不住的無名業火，陡然高起三千多丈，巴不得立刻就去替他報仇雪恨才好。克德又道：“那時家母乃是婦道，我又年少無知，這就不能奈何他。到了上月，家母就對我說道，‘自古道，君父之仇，不共戴天，你還不知道嗎？況且我們法蘭西人，比不得那東方支那賤種的人，把殺害他祖宗的仇人，當作聖主仁君看待。你父親的仇人，你是曉得的。我要將家產變賣乾淨，和你去到巴黎，尋找項仁傑哥哥，商量一個報仇的計策。你父在生時，曾號過他是一條好漢，必不肯付之不理。’那時我就唯唯聽命。母子二人，商議已定，便動身來到此地，在三保爾客棧住下。一連尋找幾日，才知道哥哥的真姓名，真消息。即便裝作尋做粗工的，來聽府上使用。恰好今晚送飯的用人，得病回家去

慘世界第一百八十頁

了，因此小弟才能夠乘間替他到此。家母還要乘着沒人的時候，悄悄地來和哥哥商量此事。”

男德聽他說罷，才曉得他的來意，心中喝采道：似他母子二人，這般苦心報仇，倒也難得。男德沈吟了一會，便開口向克德道：“殺父冤仇，原不可不報。但自我看起來，你既然能捨一命爲父報仇，不如索性大起義兵，將這班滿朝文武，檢那黑心肝的，殺個乾淨；那不但報了私仇，而且替這全國的人，消了許多不平的冤恨。你道這不是一舉而兩得麼？”

克德聞說，尋思多時，說道：“哥哥言之有理。但家母在此，待小弟稟知，然後行事。”

男德道：“這就使不得。婦人們見識必短，只知道報復私仇，說到一國的公仇，若不情願時，反怕誤了大事。你若肯依照我的主義，明日再來，

慘世界第一百八十一頁

我自有個計較。但是這話，千萬不可告訴第三個人，只你我二人知道便了。”

克德一一答應，轉身出去。要知明日男德畢竟說出什麼計較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孔美麗斷魂奇烈客

明男德犯駕巴黎城

話說男德向克德所說的話，克德都一一應承，便道：“這飯菜拿來多時，哥哥請用罷。”

男德應聲，隨即胡亂吃罷，克德收拾碗碟七箸，告別去了。剛出書房門口，男德又大聲喚道：“克德兄弟回來。”

克德聞聲，即忙轉回到男德面前道：“哥哥呼喚小弟回來則甚？”

男德道：“並無別事。就是我的妹子，目下光景如何，還未聞你說及。”

克德聞說，便兩眼通紅，半天做聲不得。

男德忙道：“到底是怎地了？”

克德道：“我那可憐可愛的姐姐呀！他本招呼別將他的事告訴哥哥，今哥哥問及，也瞞隱不住了，一發告訴哥哥罷。他自從與哥哥別後，終日蛾眉雙鎖，寢食不安。到了大前年六月四號，他看見報紙上說道，離非弱士村不遠，有個村莊叫做浪斯培村裏，有個姓任的老寡婦，和那姓張姓李的三人，夜半去到鄰村打劫，被人拿獲，三人一齊喪命。他便沒來由痛哭一回。住在隔壁的丫環，聽見他臨睡之時，叫了哥哥幾聲，那聲音漸漸微細，便沈睡去了。到次日早晨，家母走過他房裏探望，只見他還未起身，恐驚醒了他，便轉身出來。直到鐘鳴十一下，還未見他出來，家母又去叫他，怎料一揭開紗帳……”

男德聽說，便接口道：“揭開紗帳，便怎樣了？”

慘世界第一百八十六頁

克德又道：“只見他用一條絨氈，將全身遮蓋。家母便不敢揭開，轉眼一看，忽見榻旁有幾滴鮮血，急忙跑出門外，嚇得連舌頭也掉不轉來。恰逢家父走出來，見這事有些蹊蹺，即忙進房探望，見房中毫無動靜。揭開紗帳，便吃一驚。又將絨氈揭起，只見他鮮血滿面，左鬢下刺入一柄尖利的剪刀。”

男德聽到這裏，便圓睜着眼睛，淚從眼角落雨也似的流出，用力握着克德的手道：“賢弟你親眼所見是這樣嗎？”

克德又道：“是小弟親眼所見。那時口中還微微出氣，好似別教我哥哥知道的話。家父即忙一面吩咐小弟，去請那馬利希離醫生，一面自己去報警察。不多時，馬醫生到來，看時，便道，‘剪刀刺傷腦筋，難以救藥，再過一點鐘，恐怕他就永辭人世’

了。

“家母聞說，兀自傷心起來。馬醫生道，‘姑且抬到醫院，施些醫藥，以盡人事罷。’

“剛說之間，警察到來，驗過傷處，確係自殺，旁處更沒動靜。隨即打開他的衣箱檢查，亦毫無形迹。隨後從貼身衣袋裏，搜出一封書信，取出看時，乃是一張殘信，沒有幾行字。”

男德道：“那幾行字，是些什麼呢？”

克德道：“寫的是‘倘吾無責任與將來之希望，吾當携佳人如卿者，駕輕車，策肥馬，漫游世界，以送吾生。’”

男德道：“只是這幾個字麼？”

克德道：“僅有這幾個字，那前後都已扯去了。查看信面的郵政信票，才知道是千七百九十七年五月十九號午前十一下鐘，由巴黎所發。所言何

慘世界第一百八十八頁

事，及由何人所寄，警察也查不出頭腦來。立刻命人抬赴醫院，不到四十分鐘，就有人送信來，說道，‘姑娘沒氣了。’”

男德聽到這裏，大叫一聲：“我那可憐的賢妹呀！”便停住了聲，圓睜着眼，一滴眼淚也落不下來。呆坐了多時，又尋思到：事到如今，且幸這世界上我沒一些兒繫戀，一些兒罣礙，正好獨行我志了。

克德開口道：“時已不早，小弟就此告辭，明日再見了。”說畢，便轉身去了。

到了次日，克德如約再來。男德便取出紙筆，即忙寫了幾路字，交給克德道：“你照這地方尋去，自然就有一位店主人出來接待與你。”

克德接過來看時，一字也不認識，便道：“你這紙上寫的是些什麼？”

男德道：“這種字只有我們會黨裏的人曉得，這就叫做秘密通信的法子。你若入了我們的會黨，慢慢就會明白了。只是我們會黨裏，無論甚事，都是以秘密爲第一緊要的規矩，務要小心則個。”克德一一答應，一溜烟去了。

自此以後，克德常到黨中，探聽消息，報知男德。男德有話，也可由克德告知黨中，兩下裏一發消息靈通了。

一日，克德忽倉皇來告男德道：“這幾日我們黨裏面，閔傳大總統拿破崙，想做專制君主的形迹，一天流露似一天，壓制民權的手段，一天暴烈似一天，儼然又是路易第十四世和第十六世的樣子來了。”

男德聞說，不覺怒髮衝冠，露出英雄本色。低頭尋思到：那布爾奔朝廷的虐政，至今想起，猶

令人心驚肉跳。我法蘭西志士，送了多少頭顱，流了多少熱血，才能夠去了那野蠻的朝廷，殺了那暴虐的皇帝，改了民主共和制度，衆人們方才有些兒生機。不料拿破崙這廝，又想作威作福。我法蘭西國民，乃是義俠不服壓制的好漢子，不像那做慣了奴隸的支那人，怎麼就好聽這烏大總統，來做個生殺予奪獨斷獨行的大皇帝呢？男德當時沈吟了半響，便附着克德的耳朵，唧唧噥噥的說了好一會，克德便抽身去了。

次日克德進來，取來一件黑紙包裹的物事，交給男德。男德又低聲向克德耳邊，說了好些話。克德聞說，立刻面如死色，手脚不住的發抖起來，一交跌睡在藤椅上，動躺不得。當時男德與克德不交一言，便飛也似奔出去了。

次日巴黎城內，四處闖傳道：昨日大總統前

往戲園觀劇時，途中適遇爆彈炸裂，幸御車遲到幾步，還未受傷。隨即尋獲一男子，係已用槍自斃，於外衫袋中搜獲小刀一柄，疑即犯駕兇手云。

這話休絮。却說金華賤自從刺殺男德不中，逃出林外，留連半日，又被巡兵拿獲，收入道倫監中。隨後又三次逃跑，均被拿獲。前後一共監禁一十九年，始行釋放，並得一張黃色路票。華賤便狂喜道：“從此我又得自由了。”

不料隨後還有許多危難。當其在監中做工，所得工價，除去用度，還應存百零九個銀角子，和九個銅角子。不料時運不齊，盡被強人搶劫去了，一些兒也不曾留下。出監的次日，就去幫人做工，終日勤力，毫不怠惰。當時工頭就很賞識華賤，說他是一個得力的工匠。華賤於做工之時，打聽同作的工人，每日工價多少。衆工人答道：“一日可得銅角

子三十個。”

一日，華賤打算去到潘大利地方，便到工頭那邊，去索這幾日的工價。工頭只給他十五個銅角子，便一言不發。華賤道：“便是這些兒嗎？”

工頭道：“這就太多了。我若一文不給你，你便敢怎地？”

華賤尋思：自己乃是犯罪無歸的窮漢，怎地奈何得他呢？只得忍氣吞聲去了。次日，便起身步行過太尼城，受了許多磨折，方才尋到孟主教家裏，住宿一夜。這些情形，前已說過，不必再表。

且說這夜華賤住在孟主教家裏，到了鐘鳴二下，華賤忽從夢中驚醒，側耳靜聽，孟主教全家，都已沈沈鼾睡去了。當時華賤已有二十年之久，不得臥榻安睡，今忽得了這個舒服所在，所以和衣鼾睡了四點鐘，也就養足精神，不覺疲倦了。驚醒之

後，勉強將眼睛緊閉，已難以成夢。當時華賤萬種心思，一齊潮也似湧到眼前，七上八下的亂想，翻身帳轉，再也不能夠合眼。忽然想起一樁事體，把別件心思，都丟到九霄雲外。

你道是一樁甚麼事體呢？就是孟主教家中銀碟子六個，和大匙一柄，吃飯時，華賤已注眼瞧了一會；睡覺時，又眼見凡媽將這些銀器，收入床頭下碗櫃裏面。華賤估量這些銀器，至少也能夠值二十多兩銀子，比我十九年監裏所做的工價還多。想到這裏，心中不覺大喜，便撲翻身扒將起來，剛是鐘鳴三下。華賤急忙張目四下一看，便伸手檢點自己行李，再移身下地，打算出去；又不敢出去，躊躇不決，不覺又來到床前，默默無言。獨坐一會，又將身睡下，四處亂想，依然神魂不定，不能合眼，扒起睡下，起落好幾次。因恐天色將明，難以

行事，便決計離開床榻。側耳聽時，同屋之人，盡皆酣睡。便輕輕地走到窗前，推開窗門，將身跳出，乃是花園所在，抬頭一看，天色尚未發光。探看園中一會，又跳進房中，取出行李，擱在窗口。又轉身進房，取出日常所携的鐵棍，拿在右手，屏着氣輕輕的走到隔壁主教的臥室。所幸門未落門，華賤將門輕輕地一推，門即微啓。停住脚，聽了一會，只見寂無人聲。又推一下，門又稍啓，足容一人出入。華賤便挨身進去，不料有一小兒攔阻，不能前進。華賤再將門一推，只因用力過猛，將窗上之鐵螺絲震下，豁琅的一聲響亮，華賤嚇得渾身發抖不止，急忙抽身跑出來了。

要知端的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器銀贈貧救主孟

良天發命臨賤華金

話說華賤只見一聲響亮，嚇得心驚肉跳，急忙跑出，喘做一團。因恐將人驚醒，自己逃脫不得，也不知從那邊走才好。過了數分鐘，心神方才稍定，轉身看時，房門業已半開。華賤便放膽進去一看，還是寂然無聲。探聽多時，知道並不曾將人驚醒，度危險已過，便輕身入內。只聽得鼾鼾酣睡的聲音，華賤便放膽前進。及至孟主教臥榻不遠，更覺鼻息之聲，呼呼應耳。再逕向榻旁看時，只見似銀的月光從窗戶隙處透入，直射到孟主教面上。主教依舊閉目酣睡，這時已交嚴冬，主教乃和衣而臥，外面罩着一件玄色外套，頭臉斜放着枕上，將手伸出榻

外，指頭上還帶着敬神的戒指。觀其神色，又覺和靄，又覺莊嚴。華賤當時，手執短鐵棍，壁直的立在月影兒裏，一動也不動；一見主教的神色，不覺倒吃驚起來，心中狐疑不決，呆呆的注目看了好幾分鐘。華賤才將帽子摘下，便右手執棍，左手執帽，走近榻前。又將帽子戴上，直至碗櫃旁邊，即將鐵棍擊開了鎖，急忙把銀器籃子取出，大踏步飛奔向外，絕不回顧。跑出房門，便把籃子丟下，將銀器放入行囊裏面，繞出花園，越牆逃走去了。

次日天方明時，孟主教扒起身來，剛到花園散步，忽見凡媽跑來大叫道：“主教，你知道一籃子的銀器，放在什麼所在？”

孟主教答道：“我知道的。”

凡媽道：“你知道在那裏？”

孟主教便在花園牆腳下，尋獲那籃子，便交給

慘世界第九十八頁

凡媽道：“這不是裝銀器的籃子嗎？”

凡媽接着道：“籃子端的不錯，但是那銀器往那裏去了？”

孟主教道：“你說起那銀器來，我便不知道了。”

凡媽聞說，便道一聲：“哎呀，這一定是被昨夜來的那偷兒竊去無疑了。”

說罷，將眼四處一瞧，便跑到禱告台，和孟主教的臥房，細細查看了一遍，所幸並未失去別樣物件。又仍舊來到花園，只見孟主教立在那邊，正歎惜有一朵鮮花被那籃子壓壞了。凡媽即大叫道：“孟先生，那人已經逃走，銀器也被他偷去了。你還不知道嗎？”

孟主教默默無言。凡媽又指着花園牆道：“你看他不是從這裏逃出，逕向苦急街去的嗎？”

孟主教聞說，便滿面堆着笑容，向凡媽道：“你且不要着忙，你知道那銀器到底是誰的？原來是一個窮漢的。我久已就有些不願意要了。”

凡媽道：“雖然不是我們的，但是我們用了這麼久，也就合我們的無異了。”

孟主教道：“我們還有錫碟子沒有？”

凡媽道：“沒有。”

孟主教又道：“鐵的呢？”

凡媽道：“也沒有。”

孟主教道：“如此就用木的也罷。”

說罷，用人便請孟主教去用早飯，一面吃，一面和寶姑娘談論些閑話。此時凡媽心中，還是憤憤不平。早膳剛畢，忽聞有人叩門，孟主教立起身來道聲‘請進’，只見門開響處，擁進一羣人來。孟主教正爲詫異，定睛看時，內有三人，揪住一人。

慘世界第二百頁

這三人原是巡勇，一人便是金華賤。旁邊還立着一個巡勇頭目，見了孟主教，即忙稱聲‘孟主教’，行個軍禮。華賤當時，正在垂頭喪氣，耳邊下忽聽得孟主教三字，不覺抬起頭來，現出一種如聾似癡的形像，還低聲道：“孟主教一定沒有主教的職分。”

衆巡勇忙喝住道：“孟主教在此，怎敢大聲說話。”

孟主教便開口向華賤道：“你還在此？我給你的銀蠟台，爲什麼不和銀碟子一同拿去？”

華賤聞說，便圓睜着兩眼，不住的看着孟主教。這時巡勇頭目，便開口向孟主教道：“我們路遇此人，只見他神色好似逃走的一般，因此將他拿住，盤問一番。他說有什麼銀碟子……”

話猶未了，孟主教便接口道：“他曾告訴你，

乃是一位和他同住的牧師送他的麼？這些事我都知道的。你放了他罷，別要錯辦了他。”

那頭目聞說，便道：“既是如此，我們就可以給還他的自由了。”

孟主教道：“這是自然的了。”

於是那頭目便令衆巡勇將華賤釋放。孟主教便向華賤道：“朋友呀，你若回去時，可將那蠟台一同帶了去。”

說着便到檯上，取來一對銀蠟台，交給華賤。那凡媽和寶姑娘二人，眼見如此，也不敢多嘴。華賤滿面羞容，兩隻手抖抖的接過了蠟台。孟主教道：“你現在可以從容去了。以後你若再來時，不必從花園走過，一直由前門進來便了。”說罷，便向衆巡勇道：“諸位可以請回了。”

衆巡勇聞說，便皆散去。當時華賤，甚覺精神

恍惚。孟主教又走近華賤身邊，低聲道：“你別要忘記了，你曾經答應我，你用了這些銀器，便要改心歸正的話。”

華賤聞說，只像不知有此事一般。

孟主教又道：“華賤兄呀，我用金錢買爾之罪惡，救爾之靈魂，恭喜你便從此去惡就善了。”

華賤一言未答，慌忙出城，形若逃遁，急忙尋些荒山僻境而行。走了一天，他却忘了飢渴，一面走，一面想，想起自己二十年來無惡不作，也未免有些悔恨之心。正在一路沈思之間，不覺金烏西墜，玉兔銜山，華賤便將身來到樹林後面，歇息了片時。

此地乃是窮鄉僻壤，連人影也沒有，只見隔林數步，有一條小路。華賤尋思到：諒我這樣襤褸，那旁若有人來，不知道要怎樣驚慌了。華賤正在那

裏狐疑，忽聞後面有一片嬉笑之聲，回頭看時，只見有幾個童子，也來在樹林裏玩耍。內中有一十多歲的童子，一隻手拿了風琴，且走且唱，一隻手握著些銅錢，拋擲為嬉。錢落地時，有一個四開錢（值四十文），直滾到華賤身傍。華賤便抬起腳來，將錢踩住。奈童子早已瞧見，便前來在華賤身邊道：“客人，曾見我的四開錢麼？”

華賤道：“你叫做什麼名兒？”

童子道：“我名叫做小極可哀。”

華賤聞說，便吃一驚；少頃說道：“還不快去，在此則甚？”

童子道：“請客人還我錢來。”

華賤垂頭莫對。童子又道：“還我錢來。”

華賤只是注目於地，一言不答。童子因大聲叫道：“我的錢呢？我的白錢呢？我的銀錢呢？”

華賤還是不理。童子便向前揪住他的衣衿，華賤乃以短棍擊之。童子大聲哭道：“我要我的錢。我的四開錢呢？”

華賤只是昂着頭不動輜一步，還圓睜着如狼似虎的兩隻大眼睛，看着童子，舉起鐵棍，兇狠狠地叫道：“你倒是誰，敢來此歪纏我？”

童子道：“我便是極可哀。請你方便，移動一步，讓我拾起那四開錢。”

華賤道：“你還不肯走嗎？好孩子，快快留心，我將對不住你。”

童子聞說，渾身發抖起來，連忙逃跑，不敢回顧一步，離開華賤稍遠，才敢緩緩的連喘連走去了。當時天色已黑，不多時，那童子就不見了。華賤雖是一日不曾飲食，肚中却亦不飢。童子逃去之後，還是呆呆的立在樹旁，呼息之聲，由急而緩。少頃，

肉戰，漸覺夜寒，便將帽子拉在額上，緊扭衣衿，俯身來拾起所踩的四開錢。華賤拾起錢來以後，不覺心昏神亂，東瞻西望，覺得孤身立在這荒野，四望無人，天色昏黑，渾身不住的發抖。不得已，只好尾着童子的去路，急急趕上前去。走了好幾十步，還是人影兒也見不着，便大聲叫道：“極可哀呀！極可哀呀！”叫罷，側耳靜聽，還是無人答應。却逢西北風又嗚嗚颯的起來，連那滿山草木，都有個嚇人殺人的形狀。華賤當時，腳底下越走越快，喉嚨裏越喊越大，連聲狂叫‘極可哀’。

正走間，忽迎面來了一位牧師，策馬而行。華賤便恭身上前問道：“信士，你曾見一童子走過麼？”

牧師說：“就是叫極可哀的麼？我未曾遇見。”

慘世界 第二百〇六頁

說罷，華賤道：“我看你很覺困苦，今給你兩塊半元的銀錢。”又道：“那童子的年紀，約莫有十多歲，手裏拿着風琴，我想他必定從這條路經過。”

牧師道：“我實在未見。”

華賤忽眼瞅着牧師道：“我是一個賊，你怎不拿我？”

牧師聞說，大吃一驚，急忙馬上加鞭，遠遠地逃走去了。華賤還照舊路前進。不多時，又回身狂叫一會，仍是不見一人。立住腳遠遠望時，只見滿目疏林，荒山亂石，疑心是人。忙向前行，剛到三叉路口，便停了腳。當時的月色，光如白晝。華賤忽覺渾身出汗，足不能舉，便狂叫起‘極可哀’來，那聲音越叫越低。少頃，忽覺有人逼其雙膝跪下，心驚肉戰，如同在禮拜堂前，自招其生平罪惡一般。

慘世界 第二百〇七頁

並自覺奪那童子的四開錢，爲生平第一大罪，主教斷不能恕過的。華賤正在驚疑不定，忽然兩眼漆黑，頭腦昏暈，翻筋斗一交跌倒在石上。兩手握髮，兩膝接面，一時心如刀割，淚如雨下；自覺精神恍惚，魂魄飄蕩，來到一處生平未到的所在，看見一種生平未睹的奇光，那奇光中也不知有幾多魔王惡鬼。心中驚恐不住，自此以後，華賤到底又去到何方，幹些什麼，也沒一人知道了。

只是次日早晨，有一趕車的，路過主教街，見有一人，石頭似的跪在石路上樹蔭底下，面向着孟主教大門，好像在禱告的樣子。這樣看起來，正是：—

堯桀原同盡

坦戚有攸分

我心造三界

別無禍福門

慘世界第二百〇八頁

此書原名慘社會，曾在一九〇三年十月八日至十二月一日上海出版的國民日日報上登載過，署名是法國大文豪蕭俄著，中國蘇子毅譯。登至第十一回未完，因報館被封中止。一九〇四年由上海鏡今書局刊成單行本，共十四回，改名爲慘世界。因原譯時曾經過陳獨秀的潤飾，故署名是蘇子毅，陳由已同譯，由已就是獨秀的別號。書中內容和報上所載，頗有不同之處，回目亦經修改。後來鏡今書局關閉，單行本便沒有買處了。直到一九二一年，曼殊的友人胡寄塵把鏡今本交給上海泰東圖書局翻印，又把書

慘世界 第二百〇九頁

名改做悲慘世界。但內容却經寄塵寫信給錢玄同，證明一字未改。我們本來有一部鏡今本的慘世界，但遍尋不得，恐怕是已經失去了。現在所輯錄的，是根據泰東本的悲慘世界，但把書名仍改做慘世界，以還鏡今本的原來面目。一九二七年五月編者記。

遜跡記第一頁

此印度人筆記，自英文重譯者。其人蓋懷亡國之悲，託諸神話；所謂盜戴赤帽，怒發巨銃者，指白種人言之。

譯者記

遯跡記第二頁

時在伐薩 (Varsna 此云雨季)，不慧失道荒谷，天忽陰晦，小雨溟溟，婆支迦華 (Varchika 云雨時生花) 盛開，香漬心府。行漸前，三山犬牙，夾道皆美。池流清淨，材木蔚然。不慧拾椰壳掬池水止渴。復行一由延，遇巨樹作聲如獅吼；古人謂巨木能言，殆指此耶？既而涼生肩上，諦視左側，蓋洞口也。不慧坐石背少選，歌聲自洞出，如鼓篳篥。聽至

星耶峯耶俱無生

浪撼沙灘巖滴淚

圍籠茫茫寧有情

我將化泥冥海出

Live not the stars and mountains? Are the waves

遯跡記 第三頁

Without a spirit? Are the dropping caves

Without a feeling in their silent tears?

No, no;—they woo and clasp us to their spheres,

Dissolve th's clog and clod of clay before

Its hour, and merge our soul in the great shore.

不慧驚起曰，是得毋靈府耶？策杖入洞，歌聲亦止，黑暗不辨徑路，足下柔草，如踐鵝絨。心知其異，但不生恐怖。默計步數，恐不能返。行且三十五武，始辨五指，復行十武，光如白晝。既出洞，迎面空寂，似無所有；但奄茲落日，殘照海濱，作黃金色。回顧有弄潮兒，衣芭蕉葉，偃臥灘邊。不慧心念小子，必是超人，倚杖望洋，愜然若失。

俄而皎月東升，赤日西墮；不慧遶海濱行約百武，板橋垂柳，半露蘆屏，風送蓮芬，通人鼻觀。遠見一舟，纖小如芥，一男一女，均以碧蕉蔽體，微

遯跡記第四頁

聞歌聲。男云：

腕勝柔枝脣勝蕾

華光圓滿斯予美

女云：

最好夜深潮水滿

伴郎搖月到柴門

Her ruddy lip vies with the opening bud ;

Her graceful arms are as the twining stalks ;

And her whole form is radiant with the glow

Of youthful beauty, as the tree with bloom.

且搖且歌，瞬然已杳。爾時悲喜太息，不慧老於憂患，念當於此絕食自沈，冀得罪垢消滅。擲杖躍身入水，魂魄一去，藐若忘形；微聞童子高呼，如天樂尾音而已。

嗣余忽醒，身臥茅廬，新葵在頂，少間，壯者來，卽先見諸舟中者，對不慧啓口云：“咄！男子，何故視軀壳如破鉢耶？”

遯跡記第五頁

不慧詢彼曰：“壯者救我，將奚以爲？”

曰：“內子救爾。”

不慧聞之，怒曰：“女人，女人。”奮身躍出，欲再自沈，被阻不果。

壯者曰：“揣爾心情，將毋悔生耶？”復曰：“大慧須知是非濁世，乃娑羅鄉。”

不慧驚曰：“有是哉？嘗聞娑羅天鄉，仙衆住處；今得毋夢境？”

壯者曰：“吾儕非仙，遯跡者耳。雖然，以惡世相校，固無異仙鄉。爾云何？”

不慧求出世久，曰：“幸有以教我。”

壯者曰：“大慧善諦聽：劫初神衆，造宇宙已，地面黑闇，因曰，‘吾儕需光。’神首曰，‘朕當造之。朕無長箭，足以貫通黑暗也。’四嚮搜索，得一乾納（Cannas此云楊枝）。斷之，擇其長端，

遯跡記第六頁

置弓弦上，仰身射去。少選，現一微星，神衆注視，星體漸大，光隨穿入。須臾，孔愈巨，黑闇盡失。神衆能視地，治水造陸，又作河湖泉澗。工既竣，神衆歡呼而散。

“是後地面漸有溼生，化生，卵生，胎生，此云四生，性殊殘暴。神首聞之，遣其一子下世診察，復命神首，具言衆生不道。神首下令，勅世界衆生，齊集聽講，蓋欲誘勸之也。四生果集大壑，神首珊瑚降臨，左足踏左嶺，右足踏右嶺；但是四生仰止，不聞所講。神首詔近其下，乃頒約法，以告草木，昆蟲，禽獸，男女，嬰兒等衆，戒勿忘失。忽有穉惡巨獸，交頸耳語，不聽神言。神首怒，俯身倒拔巨樹，鞭諸惡獸。鞭已，復摘樹上殘英，結惡獸頭上，乃勅四生曰，‘善哉大德！此去善播美種於地，永爲朕友，毋造惡因。造惡因者，必自受報。

遯跡記第七頁

惡獸本當化爲男體，因彼多事，今悉變爲女體。大德識之！惡獸女體，頭上插花，以爲徽識。

“宇宙萬象既備，又起火災。火災過已，此世天地，還欲成時，有餘衆生，福盡行盡命盡，從光音天命終。來生斯世，皆悉化生，歡喜爲食，身光自照，神足飛空，安樂無碍。爾時無有尊卑上下，亦無異名，衆共生世，故名衆生。是時又有自然地味，出凝地面，猶如醍醐。地味出時，亦復如是，味甜如蜜。於是衆生以指試嘗，知如何味，初嘗覺好，遂生味著。如是展轉，嘗之不己，遂生貪著。便以手掬，漸成段食。段食不己，餘衆生見，復效食之。食之不己，時此衆生，身體羸瘠，光明轉滅，無復神足，不能飛行。

“大慧諦聽：衆生食地味已，久住於世。其食多者，顏色羸悴；其食少者，顏色光潤。然後乃

· 遜 跡 記 第 八 頁 ·

知衆生顏色，形貌優劣，互相是非。言我勝爾，爾不如我，心存彼我，故懷諍競。嗟夫，大慧，人類之初，固勝妙也；奈何求食，懷彼我念，生不善心，罪惡是起。復次，女人爲助惡因，能斷善種，外貌柔媚，內心忤惡。物之可畏，莫女人若。毒蛇害肉身，女人害法身。女人多嫉妬；以此因緣，女人死去，卽生餓鬼趣中。女人爲地獄使者，其發美言，卽是噴毒。吾先觀子不屑女人，故以大慧呼爾。”

不慧曰“誠哉！一切江河必委曲，一切女人必妖冶。”

壯者盱衡上視曰：“吾更語大慧：我本神明華胄，一時外出，身着錢囊，人悉奪去，復餓無以爲食。頂禮梵天，幸蒙哀愍，差使鴉鵲爲我負數日糧，得以不死。順道還歸，欲視家室；家室已滅，惟

餘灰燼，父母兄弟財產，都被大盜竊去。”

壯者言已，爾時女子在側，亦先見諸舟中者。不慧睇之，顫上淚痕，化作珍珠，槃旋墮地。壯者曰：“此子雖女，性殊英俊，惟大慧莫輕之。”

余詢壯者名。曰：“吾儕無名，蓋無所用。”以手指青葱處示不慧曰：“彼岸均是遜跡超人，大慧曷居此同消萬古恨耶？”

余便詢其何時至此。曰：“先是余家既亡，悵悵無之。大盜更迫我儕，爲供奔走。測彼居心，是畜獵犬之技。斯時認賊爲父，自殘梵裔者，亦復不少；女人尤多。蓋彼女人殘燼失氣，只知以室利沙花 (Sirishw)，飾其耳際，珠貝玉石，鎖其頸上。大慧，余念念弗忘女人之罪；雖析諸峯草木，以爲籌箸，不能算之矣。且置斯語，請言吾儕：一日聚六百餘人，與大盜奮鬪四次。嗟夫，大慧，吾儕以血肉

遯跡記第十頁

之軀，當彼兇殘鉅敵。既而五百七十餘人皆死，存者數十，皆被剖腹；遺余一人，心念不能報復大仇，還我舊物，則非梵天之裔。思逐水濱，跪求梵天有以加庇也。余甫垂頭，梵天果詔

景運當昌

娑羅是冀

來日方長

勗哉小子

忽有少女從西泛舩艫來，女爲余拾履，相扶登舟；而大盜追至，戟手罵詈，云爾等不服王化。余叱之曰：‘須彌之兇獅，恆伽之暴虎，深林之毒蛇，無爾險毒。尙云王化，冤哉！’大盜怒，發巨銃，擊吾儕不中。回首觀其形狀，頂戴赤帽，正若獼猴，怒視吾儕，睛眙弗轉。吾儕南行三十由延，方抵此土。始知少女爲盧奧侏王女，父王及於大盜之難，狀正如余，欲糾合英俊，滅此朝食者。吾儕既抵此土，跪禮梵天，成爲夫婦。名是地曰娑羅，順梵天之詔

遜跡記 第十一頁

也。”

壯者言畢，默然睡去。翌日，天朗無雲，余去凡衣，換以碧葉，弄艇投竿，千愁俱滅。饑卽食指那尼（Echinani 譯言漢持來，卽桃子），或食蕉子，渴卽飲椰水。讀吾筆記者，將謂不慧樂無旣矣。寧知天下事有大謬不然者耶？

一日，鼓棹中流，女語不慧：“昔有羅磨王，爲父所逐，移居南邊，其妃犀達扈從。一時相携遊椶伽國（Lanka 此云獅子國，卽今錫蘭島），國王名羅波那，豔其妃之美，竟奪之。羅磨大怒，誓雪斯讎；率大軍破之，復獲犀達，誅羅波那，推立其弟。於是羅磨大王英威蓋世，遐邇來歸。阿利安人亦紛紛自中天徙居南國，蓋慕其文化也。嗟夫，長者，妾則羅磨王遺裔，不圖零墜至於斯極也！嗚呼！前王以美人之故，尙能不屈；妾則失父母之邦，兄弟姊

遯跡記第十二頁

妹，悉被凌辱。使前王猶生今日，妾知大盜無遺孽矣！”

方女言時，聲淚俱下。不慧太息久之，曰：“昔大王犀婆耆，當大盜昌披之世，以單刀匹馬，所向無前。吾儕其與乎？”

壯者指天曰：“自古傳說，‘黑雲鬩翳，斯爲殺氛。’吾自栖身世外以來，未嘗一日而忘恫恨，吾儕當出世圖之。”

遂約四十餘人，飄然出洞。壯者語不慧：此許有神呵護，輕佻媚外不知遠計者，無許進洞云。不慧留心道路，殊非曩昔所經。前面有峻嶺，四十餘人，均自梯嶺而行，惟壯者夫妻相扶持。既達嶺頂，不慧俯視恆河明滅，壯美無倫，一帶恆伽子（Gangaputra 恆伽跋多羅，此云恆河邊岸），行人如蟻。吾儕下山，復行八由延，經一深林，闕寂無

遯跡記第十三頁

聲。深林過已，達舍（Darca 此云新月）已懸天際，四十餘人，均指對岸。不慧諦觀，累累白骨，的的枯顛，與月爭光而已。夜靜風涼，四十餘人，沈沈睡去。

不慧獨不成寐，展轉間，微聞簫聲陰深萋莽。不慧起身，審簫聲自東來；撥草窮源，尋至其地，果見長老髮白蓬蓬，不慧進前拜禮，伏地大哭。長老顰其雙眉曰：“小子，國破家亡，爾奚言！爾當知吾國實哲學之淵海，俯視希臘，殆後進耳。吾國雖在上世分崩，然列國政治，蓋依摩奴法典，人民安樂。奈何末世威權墜弛，漸入衰頹；以至今日，莊嚴樂土，全屬他人。傷心哉，小子！我非神仙，我為摩竭陀遺老，一時巡禮海濱，以弔先賢之厲。忽見大盜，執三數人，剖腹投諸海濱，蓋私築鹽坑以求活者。傷心哉，小子！忍令梵天之裔，淪於刺蝟？

遯跡記第十四頁

我乃率此士百有餘人，以申公憤，寧以筋骨爲繩柱，血肉爲泥塗。百有餘人，果已盡死，豈非貞貫白虹？今我吹簫哀訴梵天而已！”

長老言滔滔若海潮音。不慧白長老以謀恢復事，長老以手背收淚曰：“小子當徐圖之。”

尋諸隱士亦至，不慧一一復長老言，四十餘人均起舞以表歡悅。舞已，復行，至一村落，古木參天，花放滿足，奕奕有光，天香繚繞。不慧憑弔斷井頽垣，淒然下淚。是日村民家家寒食，蓋爲涼七節（Citalā—Saptame 尸多羅薩陀彌）；不慧避世久，今始知時爲仲夏也。長老無言久之，命壯者對彼村民，陳恢復大義，復遣壯者妻教導婦女。壯者肅容指天白衆曰：“余輩梵天遺裔，亡國已來，被大盜殘殺無已，思之能勿髮指！今茲大盜重定法典，是猶豺狼鳴和鸞以噬人，盜賊借揖讓而行劫耳；安比

遜跡記第十五頁

摩奴法典？嗚呼！自昔阿利安人侵入，利用階級制度，束縛吾人。繼而回人殘暴。及莫臥爾自蒙古來，尚可以德報怨。乃至今日，欲食鹽亦不可得。吾儕試思，梵土者，梵天畀以載吾梵裔者也；今反令大盜爲主，古所未聞。况復盜行巧詐污穢，殆不忍言。人非木石，斷不能長此終古也！彼認賊作父者，余三復思之，決非吾族。嗟夫！吾儕神明之胄，勿以大盜爲可親呢；不觀其腹若卑巴酒桶，日啜吾血，以充饑渴。助賊爲暴者，雖恃法典，如阿輪迦樹（Asok—tree），根枯枝朽，不足爲畏。大聖有言：五趣生死，輪轉無際；可愍衆生，百劫難度。今欲早離苦海，當以大雄無畏之身，還我婆婆大地；若其不爾，則非梵天之裔，永墜泥黎，敢憑濕縛（Siva司破壞萬物之神）慈悲哀愍。”

村民聽已，皆大歡呼，願滅大盜。惟諸婦女，

遜跡記第十六頁

偷安逸處，膽如粟大，婦人爲物，真百劫不超昇者哉！既而部署畢，吾儕率數百村人，長老先導；行至日暮，有大盜四人，擁一女子，盛妝姣服，百計裝潢。諸人見之，疑爲蜂妖。四人悉衣黑服，頸懸一物，作十字形，發光閃閃如屠者刀。不慧叱之曰：“且住。我且問爾，踐我印度人之土，食我印度人之肉，飲我印度人之血，非汝等耶？”

長身者曰：“同胞，同胞，胡爲者？吾等匪他，乃感上帝神靈，爲同胞宣布上帝真理，上帝愛人之大道者。”

言已，口喃喃不可辨。不慧勃然復叱之曰：“誰是汝同胞？汝自是上帝使者，且爲頗裨（Paphi 此云殺者，亦名惡中惡）。狗子尚有佛性，汝云愛人如己哉？不值我神明華胄一倍。”

村衆皆曰：“殺之洩吾憤。彼‘惡中惡’，負罪

遜跡記第十七頁

至巨，非可以慈心訶責。”

惟長老不可，謂彼眇小無賴。繼而壯者進前諭之曰：“汝罪弗可逭，汝知之否？我印度人生於斯，食於斯，相羊自得。春至雜花滿樹，嫣然欲語；秋則紅葉照耀山村。今汝等乃使我兄弟無家可歸，我誓擯汝速離吾土。此非猶太，任汝上帝縱橫，勿謂我印度無人也！”

壯者妻隨曰：“梵天在上，我兄弟姊妹，爲汝魚肉久矣。今茲相逢，不忍斃汝；吾同胞固懷慈愛。汝且勿驚，詳以告我，賊渠今在何處？”

長身者藍睛一轉，有如烏鬚，點頭曰：“西。汝欲何爲？”

不慧曰：“此去幾由延？”

曰：“未一由延。”

不慧遂約村衆縱之去。賊有長髯者語少女：

遜跡記第十八頁

“吾今午餐墜鹽，危哉！”（案某國俗，忌落鹽桌上；若別少許，棄左肩後，方可解除云。）

少女云：“誠危。余亦三噴嚏。”（案某國俗：一噴嚏必有信來，二噴嚏有人將拊其頰，三噴嚏必爲凶兆。）

其一人曰：“余昨見白兔橫路而過，已有戒心。”

賊衆言已，皆撫胸跪地，以白眼上向天，感上帝有靈云。爾時諸天昏暗，盲風暴雨，震盪川陸。村衆亟欲西進，長老持之，屬不慧尾賊。回顧數賊，黑蔭已遠。不慧伏地諦視，堤下江色，影照蒿萊。不慧亟履水面飄行，此兒時所熟習也。時山谷嘯號，木葉墮地，知婆樓那風（Pharna 此云迅烈風）方起，又聞虎嘯；不慧憤大仇之未復，絕無恐怖。舉首隱約辨橋梁，傍垂檉柳，濛濛茂翳。攀枝至幹，苔

遯跡記第十九頁

滑幾蹄。少選，黑衣賊喃喃語，果已過橋，達巨室，已先有人伫立。適電光閃入斜條疎薄處，諦視賊輩，悉已進宅，知是盜窟。急復下水，返白長老。長老曰：“當於西暫避。”長老言已，獨自東去。長老行止，不可測也。

吾儕於是指西疾走，隨聞礮聲殷殷不斷，審是大盜示威，念近之無脫死者。昔聞鄉人，咸謂賊方用此利器，傳布上帝愛人大道，若午夜鐘聲也。回回人以刀引揚教法，遠遜之矣。吾儕既進叢篁，前有燿火，其光斷續。壯者夫妻隨村衆休息，不佞直前斥候，尋至光下，知是田舍。搗門久之，有一男子持燭拔關。不慧於燭影下覘吾梵裔儀容，樸誠之氣，游溢眉宇。大盜方以法律，權利，界限，爲親愛之券。愈思吾同胞不可一日屈大盜下也！雖彼方孽類，假盧索浮說，謂人有天賦特權平等自繇，願日以掠

遯跡記第二十頁

人財產土地爲事。不慧名之，是爲淫婦；自繇平等云乎哉，實淫婦之自然主義耳！

不慧既哀陳所自來，男子以口滅燭，且息門燈，下氣語曰：“善哉！村衆幸進我許，毋他慮。”

已而吾儕齊至，聞老人聲，曳不慧手徐徐而行。進蘆屋已，老人屬吾儕席地坐，未及舉火。老人曰：“嗟我兄弟，今夕瘡矣，且請安息。大盜雖凶，未敢犯我。我是前此吐蒲那（Daphuna）國諸侯，今爲農父，哀哉！兄弟亦知僅有曇盧洲（Dhari）尙爲乾淨土，未落賊手耶？我常與大盜委蛇，大盜且厚結我。傷哉農叟，豈知更有凄惻者！據昔摩奴法典，一切耕地，悉屬開墾者自耕之。納賦國王，但以穀米酬保護之勞耳；固非田地稅，國王雖悍，無得濫徵。顧至今日，稅項之苛，得未夢到。彈指異年，我同胞不食黃泥，無以度日也！夜靜月明，未嘗不諦

遜跡記第二十一頁

思墮淚。我田雖多且美，爲大盜作佃奴；我產雖麗且富，爲亡國留賤夫。我每飯猶未忘先君遺訓：人而甘自暴棄，勿爲衆生增長福祉；毋寧自焚其身，化爲塵灰，風來吹散，走向天空，與罪業同滅。願我不肖，身爲奴虜，捧肝自問，誠無以對先君。深悔當日老眼昏瞶，親此大盜。我今揣諸大德心情，必謂我狂勃無雙，五天草木，將不屑與我同腐矣。”

言次，哭不成聲。村衆不知所慰。老人嗚咽，更申其言：“嗚呼！大盜竊國，五天同悲。今有一言：吾儕身受茲恥，必身復之。如或因循，此生過已，爾子若孫，奚但忘却讎仇，反視大盜爲神所命，且頌盜恩德不暇矣。誰謂百世之下，尙能復仇也？”

不慧驚起，束蘆爲管，疾書老人語於貝葉。時已夜深，大風稍定，雨不可止。大衆寂寥無語，

遯跡記第二十二頁

但聞西風振籟，參以雨聲，心共碎耳。翌晨，旭日照園，鷓鴣聲急，大衆相顧，容顏蕉萃。老人淪躬爲餐，大衆獲飽。壯者夫妻隨不慧去摘果實，甫涉江，逢長老。長老龍鍾托鉢，中盛異果，將以分吾三人，對受食之，芳甘凝舌。

長老言：“昨夜臥岡坵蔓草間，靜審大德無虞。東方既白，有婦提瓶汲水，見我佇趾，跪拜不已，且曰：‘仙人憫我！仙人憫我！’我問於意云何。答曰：‘仙人，仙人，小妾有言，賜憐垂聽。妾無失歡，胡未舉子？妾無失德，胡俾貧窶？仙人，仙人，何以教我？’余曰：‘善來女人。汝無小動物助而耕耘乎？汝無銅貨助而換鹽乎？汝不自覺，有盜翁媪奪爾田地，烹汝兄弟姊妹，又使汝不得少啜鹽湯。汝夜靜眠，誠念汝嫁時所受聘幣，他女豈得兼受之耶！善女人，盍自做醒，招汝姊妹，聯手以

遜跡記第二十三頁

來，奪回梵天遺產，如主人索其舊物。此非細事；汝莫謂女人心雖怨毒，面仍謔笑，可以博人歡愛！彼紅髯奴囚殘正未有艾，指顧問可以碎汝五漏之軀。汝但願有兒女財產，以爲無慮。無有是處。’婦閉目搖頭張口曰：‘惡，是何言！婦人祇知兒女財產，從心所欲。仙人，仙人，我殊不解：彼赤髮綠眸，高乳大尻者，是否摩訶目犍連那所見地獄中餓鬼耶？相其面目，心實憎之。雖然，我固婦道，不容多言。雖是餓鬼，今有勢藉，又焉能以醜名相加？汝仙人固不近情。仙人，仙人，我誠語爾：吾隣家有婦少艾，夫婿賢明，極蒙彼輩厚遇，日能縱欲。婦人所希冀者，正在此耳！今仙人導我與之疎遠，是誠何心？仙人，仙人，爾言不入耳。小妾雖不識一字，不爾惑也。’余聽至此，舉杖欲叩之，始踉蹌遁去。嗚呼！大盜初來，無過三五偷兒，不意其禍一至於此！推

遜跡記第二十四頁

婦人言，知賊輩狡黠無倫，好行小惠，昧者魂魄，竟爲所奪。嗟夫！我梵裔天性長厚，大盜餌之，滋用憫惻。其若女性，如脂如韋，不知恥辱。彼摩登祇（Motandhi 此女卑賤，拂箒爲活）正以女身當爲男子拾糞；錢幣而外，安知他物？”長老言至此，撫吾等曰：“歸乎？”

甫行，遇一牧童，壯者妻向之曰：“小子良苦，朝露未晞，負草何之？”

童子云：“誠如若言，我殆極人世之至戚者。汝知我背上濕草，何所用者？我竊語汝，以飼馬也。飼馬非怪事，所恨者，仇人乘之以殺吾兄弟。昔者吾父死於賊，吾年尚幼。今也目擊殘殺我兄弟姊妹，奚啻數十？或以麻繩束之樹杪，揭銃射之，而觀其避丸也。或以刃剜腸，塞以敗絮，而觀其手舞足蹈也。或以蘇支（Shuchi此云尖針）釘其兩目，投向

遯跡記第二十五頁

潮流，而觀其浮沈上下也。我始驚疑，如是凶殘，必具神力。否否，聞父老言，方知其來由西北隅。余幼時隨大父乘涼樹蔭，思啖素迦（Shukker 此云糖）；財得少許，未足余食，復索不果，撫剪大哭。傍兒竊曰：‘小弟勿哭，於西北方有穉惡鬼國，聞汝哭糖，將來奪汝。’嗚呼！今風景依然，顧吾兄弟家財，竟歸惡鬼矣！余雖幼穉，不自揆量，無時不思爲父報仇。一時憤火中起，盛米於筐，潛藏匕首，隨父老出鄉。至大盜所，欲於五步之內，洩吾孤憤。奈何余欲進門，有人阻我，非是賊類，乃我國人。我遂手刃之，泚血書其背曰‘賤孽子’，用儆來者。是後去而爲牧，冀蒼蒼者或成小子之志。我言盡此。我懷此心，汝豈同哉？”

吾儕諦聽童言，鏗鏗尙有餘響。長老太息撫慰，招歸村落。自是吾儕各散鄉間，終日籌畫，心爲

摧折。

節序不居，九經弦望，十方大德，咸來聚會。純剛利器，亦自諸方遺老將來。一時壯者率諸村衆，牧童斬木爲麾，長者吹簫先導，魂欲出管。壯者妻拔長刀以衛幼艾，不慧扶老人隨諸隱士悉騎駿馬。老人張目，幢幢發光，踞鞍顧盼曰：“不圖今日，奮興壯舉！嗟夫！梵天帝釋，實所共鑒。梵裔固非好殺者。”嗣闔軍大呼曰：“梵天帝釋，實鑒此心。”聲撼碧落。於是策馬夜行，月華如水，行役之勞，不自知其消散於山河壯麗間也。

凌晨，至摩竭陀國（Maghada）波沙耶山（Pashaya 此云孤絕山），揭竿山頂。老人指點曰：“此當年遺老避兵處也。腐草轉燐，今日猶現。吾師未捷，有如此耳！”

長老擎香華一束，俯伏山岡。行禮既已，白髮

遯跡記第二十七頁

娑娑，臨風草檄曰：

粵昔大聖，鹿苑開場，愍人天之長寐；解除四姓，樂平等之無邊。（譯者案：世尊始在鹿野苑 Deer Park，說因緣相生之實，非四姓不平之理。）何圖末世，獅王弗吼，化佛困於稿灰；野狐亂鳴，生靈陷於鬼窟。（嗣後佛法衰微，人心穢亂，沈淪不返，以致外人屢次侵入，卒以亡國。）妙高如故，恆河猶昔。所遺舊物，惟有蒲柳。時見雁影，遠橫天際。（Shanbha 梵音僧婆，英譯作雁。譯者案：當作雁影，吻合唐言。雁者，梵音亘娑；蓋梵土亦以雁爲義鳥，最可哀愍。相傳昔有伽藍，翫習小乘漸教，開三淨之食，但是三淨，求不時獲。有苾芻經行，忽見雁陣飛翔，戲言曰：“今日僧衆中食不充，

遜跡記第二十八頁

摩訶薩埵宜知。”言聲未絕，一雁退飛，當苾芻前，投身自殞。苾芻見已，具白衆僧，聞者悲感，咸相謂曰：“如來設法，導誘隨機；我等守愚，執行漸教。大乘，正理也，宜改先執，務從聖旨。此雁垂誠，誠爲明導。宜旌厚德，傳記終古。”遂建塔婆，以彼死雁瘞其下焉。）

旅客過斯，尙懷愴悵。况我同氣，能勿傷心？今茲吾儕，願發弘誓，摧滅殘賊，一切有情，同心共憤。追懷亡國之初，竺生烈女，大雄奮迅，喋血報讎；率土之濱，莫非梵裔。奈何縱逸，仁心不競，莊嚴淨土，坐付髡奴？或有甘於小惠，爲賊廝養。嗟我兄弟，誰無隱慮，可爲猩猩之嗜酒，燕雀之巢幕上哉？古稱豪傑，無待猶興。邇者慧日方升，慈風初拂；當振大軍於覺海，驅天魔於無間；上招遺老之魂，下弔神明

遯跡記第二十九頁

冑。凡我同氣，各盡爾心。

吾師所經，風流鄉盛。次日，審賊軍屯耶舍江（Yasa 此云澄明，）壯者妻携幼艾，傳檄過江。賊軍多屬土人，誦檄文已，抱幼艾大哭曰：“吾獨非爾兄弟耶？”悉携軍旅來歸。剎那間，賊營既拔，逐其渠帥；軍威逾振，所向克捷，澄江以南，均無賊跡。過一月已，忽聞急報，吾軍夜溯澄江北上，礮震肉飛，喋血三日。吾軍丸藥將罄，積尸橫地，江爲之赤。牧童高呼曰：“殺我者，我兄弟也！墟我梵土者，我北人也！”言畢，以刃自剖。爾時不慧魂已出殼，墮身江浦，無知覺已。

少頃，微知臂痛，又聽濤聲滄汨。久之漸醒，寥寂無睹。沙尾鱗鱗，寒潮已退；惟有葭草蒙籠，陂陀回首，見蒼崖翠嶺。不慧始行以足，繼以手，終

遯跡記第三十頁

踞石灘，尻行以上。一泓澄碧，鑑我愁容，枯瘠無比。舉頭天際，殘陽照海，鳥帶雲歸。足下香花，旖旎茸莢，不覺淚下潺湲，念此野卉，爾濺吾淚，實屬前緣。但願爾生生怒放，俾吾梵裔，擷爾芬烈，禱告梵天，方出師也。出師不捷，亦願如爾墮地時化爲泥土，更護新葩，梵裔亦復如是，擷爾興師，誓不休也。已而日色向晦，巖傍草徑甚微，念南出則爲山路。是夕無月，不辨一物，惟螢光出沒耳。不慧彳亍行，且倦，忽有物觸趾端；異之，俯服捫摩，審是斷碑，深勒星迦梨書曰：佛陀伽耶鉢邏底也（二合）底迦（*Buddhagayapradydika* 此云寂滅道場邊地），知是中天村落，悲哉世尊，於此成法身大士者！不慧涔涔落淚，乃臥碑上，不忍舍去。其傍泉水，瀲灩遠流，不慧思飲，以手掬取。有孤羅迦果（*Kuraka* 狀如酸棗）聚積石間，拾果食之。食已，

遜跡記第三十一頁

危坐久之，微聞香馥，蓋花開也。

少選天明，又掬清泉，臨流濯足，以去宿垢。然後獨行村外，垂柳含煙，紫蕨遍野，朝露猶存，透濕吾脛；忽逢蘭若，蕪廢無僧，芙蓉方開甚盛。躡足徐進，但見落花滿砌。不慧俯身坐殘英上，始見左臂爲丸穿過，血已凝結。乃摘因蘿（Inra 云香葉）拭去積血，方知痛楚。時已近午，有叟過門，見余傷臂，卽往掇素路多惹那（Surutayana 此爲礬石），素色有光，猶如水精，親製成汁，爲不慧洗傷。不慧敬詢仁叟，知是藥師。痛旣失矣，叟授商那（Shamna 此云麻衣），不慧著之，飄飄如羽。行過村落，行人如昨，逾可哀耳！

如是我聞：一時阿沙伐瞿舍（Acvaghosha 馬鳴菩薩）巡遊波吒釐子城（Patariputra），哀愍衆生，作賴吒和邏（Rastavara）曲調，以是因緣，攝

遜跡記第三十二頁

化頑愚，盡超冥界。哀哀不慧，後生小子，躬逢憂患；一經義舉，失跡飄零，遺老壯者，兩不相知。梵天有靈，尙其詔我，爰握管爲紀過去事。伏願一切有情，同下血淚，斯吾筆記發凡也。

一日，不慧獨坐河畔，力疾書此，乃至微風引磬，萬念俱空。日暮復行至深林，乍聞哀哭，繼復聞澎湃聲。就之，影旣逝，不慧隨之入水，抱其軀殼，至方塔側；解衣席地，拾椰爲枕，使之仰臥，闕寂無聲。少選，月出，諦審其容，壯者妻也，驚惶欲絕。壯者妻須臾蘇醒，麻痺無力。不慧凄聲帶淚曰：“長老暨諸大德無恙不？……”

此書曾在一九〇八年七月，八月日本東京出版的民報第二十二號，二十三號上登載過，係未完之稿。原署娑羅(Sala)海濱遜跡記，南印度瞿沙(Ghōcha)著，南國行人譯。自序云：此印度人筆記，自英文重譯者。唯內有星耶峯耶俱無生一詩，據天義報上所登文學因緣廣告目次，為拜輪所作。瞿沙以印度人著書，不應反引拜輪詩句，很覺矛盾。曼殊好弄玄虛，或者此書竟是自撰，而託名重譯，也未可知。此事又成疑案了。一九二七年四月柳無忌輯入曼殊逸著兩種，現根據輯錄。一九二七年五月編者記。

